

1915

年

第

卷

第

7

期

香艷誌

第七期



丁悚

1915

游戲雜誌

鈍根

天盧我生

主任編輯

按月一期

定價四角

發行所上海棋盤街中華圖書館

本埠外埠各大書坊均有出售

●第九期 內容披露

水彩畫封面(他之小影)
 精印三色銅版風景(上海名畫家徐詠青手筆)
 投稿者 仰 朱石痴 真州趙一 黃花瘦 劉鏡夫 滬生小
 克吐溫小影 德皇威廉第二自一歲至現在之歷年小影 美國名小說家馬
 世界歌場之明星馬丹撒拉培羅兒 與其子地孫女曾孫合影
 美國名女優(慈翁弗蘭克琳)扮鬼臉六種 王瘦人之游廬照 左
 陶之游戲畫 複形之面孔
 海上名伶 蓋叫天 蓋月樓 扮演(八大鏡)(曾頭市)(翠屏山)
 攝影
 新劇(愛之花)攝影 新劇家 亞父 拂塵 淚閣小影
 滑稽文數十篇 徵文揭曉十篇 詩一百七十一首 詞曲五十闕
 譯林數十則 談叢十一種
 劇譚(新劇不進步之原因)(演藝棒喝)(春柳劇場觀劇平談)(戲
 迷新語) 嗚虹軒觀劇者之研究)
 魔術講義
 戲學講義(京戲之源流及派別)(京調之分類)(京戲術語)(京戲
 名伶誌)(新劇沿革小史)(新劇之源流及派別)(表情術)(化裝
 術)(背景)(音樂及其他技術)(新劇家列傳)(舊戲坤角志)(女
 術)(新劇家列傳)(男女合演問題)(客串之性質)(北京梨園沿革小
 史)(上海梨園沿革小史)(現今南北著名票友之一班)(演戲者
 心理上之研究)(觀客心理上之研究)(舞台上之經驗談)(俗界
 積習)(名優軼聞)(演戲與營業之關係)
 說部八種(雙花塚 蓮湖怨 何等英雄 幽恨 遇之巧 沒字
 碑 五千磅 雙報父仇)
 傳奇(綠綺琴) 彈詞(葫蘆娘)
 樂府(崑劇)紫釵記) 京劇(洪羊洞) 新劇(生死鴛鴦)

注意

本期特色 戲學講義 徵文揭曉

香艷雜誌第七期總目次

圖 畫 (1) 顧叔惠君 (2) 張聘漁君 (3) 陳惠菴君 茅拔君 楊克臣君 (4) 產科女醫士竺楨卿君

(5) 博愛醫學校女學生陳旭君 (6) 溫玉振君 (7) 廣東香山女師範學校校長李綺仙君 (8) 投稿人 佩貞女士 (9) 蘭因女士 (10) 朱琴香女史之遺畫四幅 (11) 南潯競新女學校全體攝影 (12) 上海競雄女學校全體攝影

論 說 受胎說

新 形 史 張節母傳

名 閨 片 羽 勤姑 錢繡春 鳳麟 錢淑琴 紅兒 朱瑛 陸慶芬 菊妙

諧 文 林柳爭春記 代秦淮畫舫請弛賭禁呈 愛看他人妾貪吟自己詩八股文

滑 稽 叢 話 滑稽叢話四十七則 俞佳鈿女士輯

鬢 華 室 詩 話 曼仙女士

香 豔 詩 話 莊初秋君

香 豔 聯 話 胡蘊山君

粵 香 館 隨 筆 十八則李綺仙女士

海 外 豔 門 六則沈旦清君

閨 文五篇 詩一百十四首 詞十闕

豔 文四篇 詩六十三首 詞十四闕

短篇小說 吳宮秘牒 奇妓 圖寶 秋水小姐

長篇小說 真珠箔 官僚風流史 漂布泥 夢梅再世 上海孽史

女界新聞 八則

梅花簪傳奇 續

工藝新書 鍍鑲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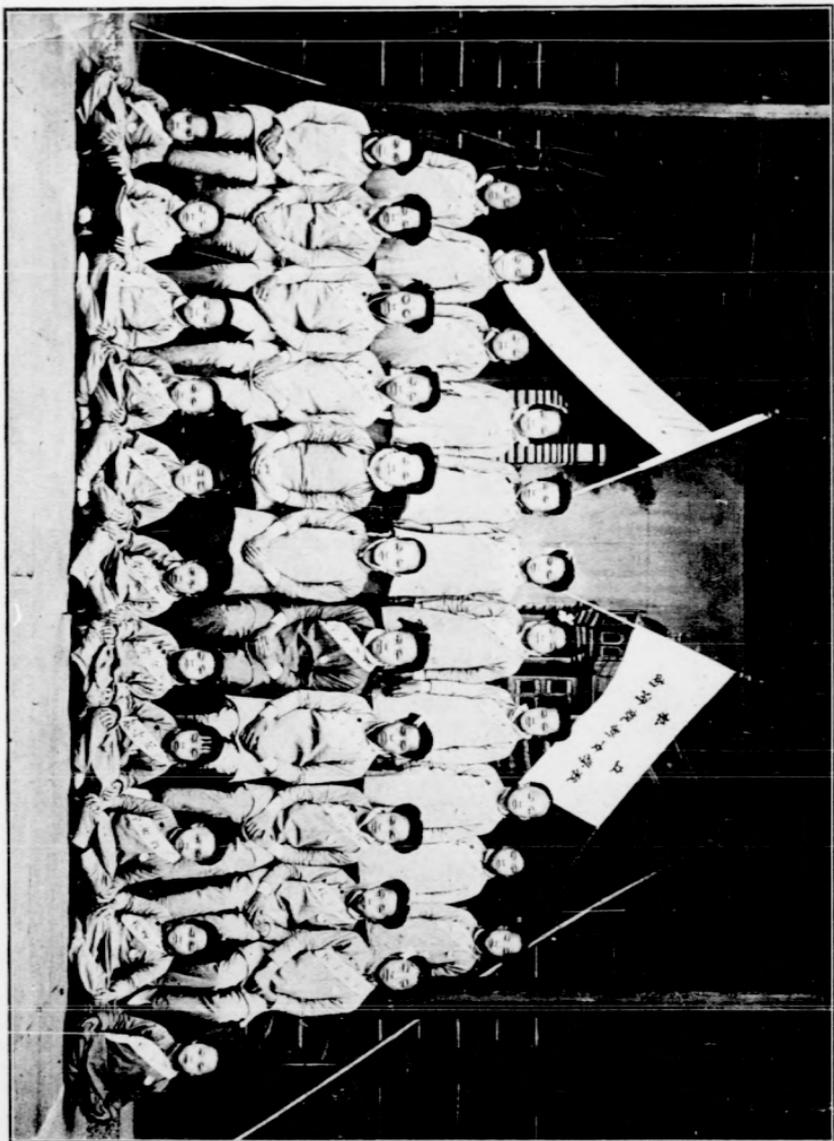
女伶月旦 劉喜奎 小翠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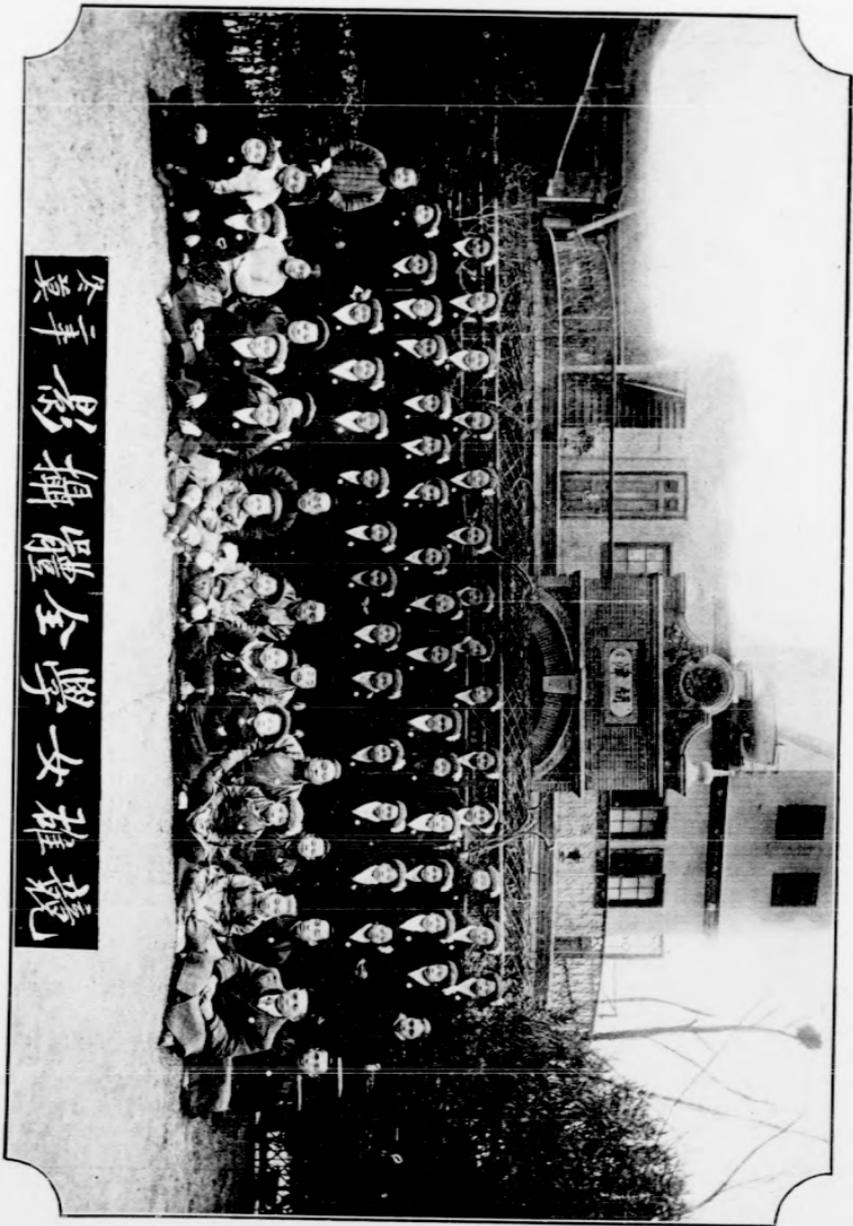
各埠花叢紀事 上海五則 天津四則 漢口三則 杭州七則

藝雲軒酒國長春令

紅樓夢航史

燈虎 三十八條





冬莫年影攝體全學女雄競

論

說

題 摘

豐

優美高尚最新雜誌

女界

第三期之內容披露

●圖畫

世界第一女子大運動家麥麗麥文德之種種攝影十六幀 ●西班牙公主紐蘭梨俄宮之游攝影五幀 紐蘭梨小影 俄皇尼古拉第二 俄后 俄皇后之小公主 冬宮 ●投稿女士小影七幀 金仲英女士 俞玉霞女士 朱穆英女士 李曙支女士 呂韵清女士 劉玉如女士 王蘊文女士 ●女美術家投稿八幀

●文選

玉臺新集駢散文八首 ●揚芳集傳記文六首 ●散花集閨秀文選九首 ●鮮願集四首 世界女子傳 湯夫人傳 紅閨軼史四篇 戲擬東施答西施書 危險之新婦(麥麗麥文德軼事)

●譯著

懷蘭室叢話 ●弄脂餘瀟 ●蕉軒隨筆 西班牙公主紐蘭梨歐洲各國宮闈游記

●筆記

閨秀詩話 ●香奩詩話 ●曲欄閑話 詩詞曲選 名媛集詩選九十九首 詞選二十六首 曲選五折 ●香奩集詩詞選六十餘首

●說部

瘦鵲 歷史 小說 瑣英別傳 小蝶 寫情 小說 怪指環 常覺小蝶 寫情 他之小史 天虛我生 (彈詞) 瀟湘影 蝶仙 (傳奇) 白團扇 吳梅 中西樂律同源考 繁華令正調譜 胡琴與繁華令比較表 胡琴七調變法 繁華令七調變法 琴調變譯工尺譜法 西樂譜翻入七絃琴法 三絃主調譜 三絃譯西樂譜 琵琶主調譜 琵琶譯西樂譜 箏之主調及譯西樂譜 瑟譜 洋琴譜

●工藝

化妝品製造庫 匡子 新食譜 萬癡 新食譜之又一種 十五則 裁縫之敵 袴之裁法 二門面之裁法 尺五門面之裁法 種種

●家庭

家庭教育後言 朱翰芬女士著 幼兒保護法 幼兒教育法 幼兒疾病看護法 ●自由結婚之評論 李幼沅女士著 ●結婚之利害 丁福保醫士著 ●濼縮美術(續)

●美術

嬰兒衛生 論小兒驚風 驚風之起原 驚風之預防法 驚風之看護法 雜俎 (不及備載)

●衛生

陽歷三月十號出版 每册定價洋四角 編輯者天虛我生 總發行所上海棋盤街中華圖書館

論說

顧陶貞善

受胎說

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此先哲之言也。乃一經細按。其間變化之微。構造之複。發育之井然。不亂。真令人駭歎者。考胎兒發育之初。眇小僅如蛆耳。既乃具身體各部而成人形。以此受胎後。經若干月之胎兒。得據而斷定焉。茲舉胎兒各月發育之次序如下。

第一個月終。胎兒身僅長二三分。彎曲特甚。頭圓尾尖。眼在頭之兩旁。略呈暗點。全卵大如鷄卵。

第二個月終。胎兒身長約一寸三分許。兩眼尙爲圓凹窩。鼻孔、耳孔、口裂已成形。四肢略具。終生關節。全卵大如鷄卵。此時胎兒之營養物。因絨毛膜之絨毛而受自母體。

第三個月終。胎兒身長約二寸九分餘。眼裂現。手指足趾皆可辨。頭部、軀幹、四肢亦分明。全卵大如鷄卵。此時絨毛膜之絨毛。半成胎盤部。半則消滅。至於月末。已成完全之胎盤。胎兒遂由是吸取營養物。

第四個月終。胎兒身長約五寸二分八厘。指趾各具爪甲。生外陰部。男女可別。胎兒有時能微動。

第五個月終。胎兒身長約八寸二分五厘。頭有髮。膚有毳毛。胎兒能活潑運動。妊婦覺之。

第六個月終。胎兒身長約九寸九厘。目微開。皮下始生脂肪。全身覆帶黃色之胎脂。

第七個月終。胎兒身長約一尺一寸五分五厘。體重平均一千五。面多皺紋如老人。此時產下。啼泣聲微。稍能哺乳。或尙不能。體甚虛弱。在子宮外。究難生存。故在七個月以前分娩之胎兒。謂之不熟胎兒。又曰

第

七

期

未熟嬰兒。亦名未成嬰兒。七個月以後分娩之胎兒。謂之早熟胎兒。又曰早期嬰兒。亦名可成嬰兒。第八個月終。胎兒身長約一尺三寸二分。體重平均一千五百瓦。膚赤而瘦。多毳毛。面部尙有皺紋。爪甲軟而薄。手足短。臍帶自腹中央向下依附。男有陰囊。無睪丸。女則自大陰唇間。突出小陰唇。此時產下。泣聲尙低。常就眠。體易冷。吸乳力猶弱。若養育完全。亦幸得生存。

第九個月終。胎兒身長約一尺四寸八分五厘。體重平均二千五百瓦。皮下脂肪加多。筋肉十分發育。故全身稍豐滿。手足亦較圓。皮膚之赤色漸退。此時產下。大都生存。然養育缺乏。亦尙多死亡。

第十個月終。胎兒身長一尺六寸五分。體重平均三千瓦。發育完全。軀體豐圓。毳毛盡脫。此時產下。謂之成熟胎兒。又曰成熟嬰兒。

右之月數。係據妊娠歷算之。妊娠歷之一個月。爲二十有八日。所謂成熟胎兒者。乃歷二百八十日。而備有左之諸徵者也。

(一)身長平均一尺六寸零。

(二)體重平均四斤十四兩。

(三)肩廣三寸六分。腰廣三寸。

(四)周身圓滿。

(五)膚色淡紅。處處粘白色之胎脂。

(六)皮膚毳毛。幾脫盡。惟項、背、肩三部尙有。

(七)頭蓋骨頗硬。結合亦較爲堅固。髮長可寸半。綿密叢生。

(八)頭蓋有一定之徑線。

(九)面豐腴。無皺紋。

(十)爪甲堅硬。出指趾尖端外。

(十一)生殖器已完備。在男。睪丸已入陰囊內。在女。大陰唇已蓋蔽小陰唇。

(十二)產下後即高聲啼泣。目開張。手足善運動。授乳頭。知哺乳。二便同出。糞帶黑綠色。粘稠似粥。是日胎糞。

婦人受孕之後。身體上即漸來種種之變化。於此可分爲兩類。一曰生殖器之變化。二曰生殖器以外之變化。

生殖器之變化

子宮。尋常未受孕之婦人。子宮長一寸三分。既妊則漸次增加。至於末期。達於一尺一寸六分餘。其內腔大五百餘倍。底部之壁加厚。血管亦粗而且多。

在妊娠一二月內。子宮始漸次下降。骨盤內。強令前轉前屈。至三個月。逐漸上升。至四個月。出大骨盤。後此子宮益大。於是子宮底之位置。日益上升。及九個月。至於心窩。十個月後。乃仍下降。

子宮頸管。亦漸弛緩而且柔軟。頸管中分泌之粘液日多。又因妊娠月數之遞加。該頸管逐漸短縮。至於末期。僅餘薄緣而已。

子宮粘膜在受胎之時。異常增息。肥厚而成脫落膜。以覆胎兒。後且構成胎盤而恃以營養。陰道及外陰部。受胎之後。陰道及外陰部。因流入之血液加多。故頗溫暖。且弛緩而增加分泌。前庭陰壁子宮膈部等。俱變化而帶青赤色。大陰唇之靜脈。有時怒張。

月經。妊娠之中。月經全然停止。間有在二個月內。來不規則之月經者。

乳房。乳房至第三個月之間。漸次加大。而且柔軟。至於末期。以指擠之。卽有稀薄如水之乳汁分泌。謂之初乳。乳量之色愈著。現赤色。或黑褐色。

生殖器以外之變化

容貌。多失其固有之光澤。容貌亦變。皮膚弛緩。且現黃色。眼之周圍。纏青色之輪。至全身之形狀。則多向前突出。上體向後。

消化器系。清晨或空腹時。嘔惡頗著。時或起便秘。及食物嗜好之變化。唾液分泌增加。

神經系。發頭痛。齒痛。關節痛。神經痛。不眠等症。常常倦怠。其他則精神過敏。忽悲忽喜。有時或往往卒倒。

泌尿器系。尿意頻數。時或尿閉。或尿有異常性質。

呼吸器系。妊娠之時。腹部膨大。故妨碍呼吸運動。而呼吸覺苦悶。

皮膚。妊娠之皮膚。處處著色。眼圍。乳暈。白條線部。臍部。外生殖器。等皆呈褐色。又因腹部膨大。而該處之皮膚緊張。致生皸裂。皮膚現帶赤色之線條。謂之妊娠線。此線在分娩後。變爲白色。永遠遺留。有時乳

房膨大。此部亦呈妊娠綫。

凡受孕之婦人。必有以上種種之變化。固然。然苟罹他種疾病。亦非無現。類似之症狀者。故欲斷其是否果係受孕。殊匪易。茲分列三種如下。

(一)可疑之證據。一、向來月經調順。忽一旦停止。二、子宮大而且軟。三、陰戶溫暖。漏液加多。陰道周圍壁著色。四、乳房加大。五、聞有子宮雜音。

(二)不確之證據。神經、消化器、泌尿器、循環器、呼吸器、諸系統及皮膚等。同起異常。

(三)確實之證據。發自胎兒之徵候如次。一、聞有胎兒之心音。二、聞有臍帶雜音。三、聞有胎動音。孕婦亦自覺胎動。四、觸知胎兒之各體部。此等徵候。非在妊娠五個月後不發。然在五個月以前。亦非不能斷其為確係受孕者。況此等徵候。即有其一。固亦得證明其為受孕也。

受孕既有確實之證據。其現象必按月不同。所謂妊娠各個月之徵候是也。顧但憑孕婦個人之言。依據最終月經之時期。即貿然斷其為妊娠時期。亦未足恃。要以精細檢查為當。凡初次受孕者。其各個月之現象有如下。

(一)第一個月終。陰戶內漏洩之液汁頗多。且常溫暖。此時在老手檢查。可知子宮體柔軟。以手觸之。微覺膨亨。孕婦所自覺者。有少腹溫暖。胃脘苦悶。惡心。嘔吐。嗜好異常。諸症候。俗所稱病疑是也。

(二)第二個月終。子宮大如鵝卵。質益柔軟。其頸部較體部稍硬。故檢查之時。儼若子宮在頸部之間。中斷者。是謂海嘉爾氏妊娠徵候。但此徵候。在他種子宮病。亦非無之也。

(三)第三個月終 子宮大如手拳。幾充滿於小骨盤內。超越乎骨盤入口面上。達指橫徑。觸之柔軟如餅。陰道周圍壁。及他部始著色。下腹部稍膨隆。妊婦之自覺症。日益增加。有尿意頻數。便秘。神經痛等症。下腹浮腫。又名水腫。此因子宮增大。壓迫膀胱。直及骨盤內之血管神經等故也。乳房自此月起。稍稍緊滿著色。至是而海嘉爾氏之確徵益明。

(四)第四個月終 子宮大如兒頭。全充塞骨盤內。其底部出至骨盤入口之上。故自外部觸之。有一球形在恥骨縫際上。又外診上。得聞有子宮血管之雜音。或聞得胎動音。能觸知胎兒部分。

(五)第五個月終 子宮底在臍及恥骨縫際之中間。得聞胎兒之心音。妊婦自覺胎動。子宮全在骨盤外。周圍俱不受壓迫。故因壓迫而起之妊娠症狀。如浮腫。便秘。神經痛等。皆一旦消散。惡心。嘔吐。亦全就治。

(六)第六個月終 子宮底之高等於臍。益得顯然觸知胎兒之各體部。

(七)第七個月終 子宮底高於臍部一指橫徑處。下腹膨大。現妊娠線。

(八)第八個月終 子宮底達於臍與胸骨劍狀突起之中間。臍窩全平坦。

(九)第九個月終 子宮上升至心窩部。其底部達於劍狀突起之下。側部全接肋骨弓。故全腹緊滿。子宮外口雖微哆開。內口則緊閉。妊婦自覺子宮之收縮。胎兒之運動益甚。以致不得安眠。且因子宮膨大。壓迫肺臟。故呼吸困難。妊婦之苦悶。至是達於極度。

(十)第十個月終 子宮再下降。其底部位置之高。與八個月之末相同。妊婦自覺呼吸輕舒。臍窩突出。

兒頭全固定於骨盤內。絕不移動。子宮膈部消失。為薄緣而圍子宮口。陰部異常弛緩。分泌增加。膀胱直腸。俱受壓迫。故兩便皆有頻數之意。此時計測如左。

一 腹圍 九十二至一百生的邁當。

二 胎弓 三十五至三十七生的邁當。

三 胎軸 二十五生的邁當。

由以上所述。檢查子宮底之位置。始可知確實之妊娠月數。惟八個月之子宮底。與十個月之子宮底。高皆相同。故不得不區別之。其鑑別處如左。

第八個月之末

一 胃部之腹壁頗緊滿。

二 臍窩平坦。

三 胎兒可移動於骨盤之上。

四 子宮與陰道。尚有一指節之長。

第十個月之末

一 胃部之腹壁頗弛緩。

二 臍窩突出。

三 兒頭已固定。



異產一則

受胎說

四 子宮腔部爲楔狀。且全消失而不能觸知。

南鄉二道溝地方。有村婦馬姓者。

懷孕將近一年。肚腹膨大異常。忽

於昨日夜半腹中奇痛。臨盆有兩

時之久。胎包始下。破之並無嬰孩。

惟滿盛清水而已。傳者咸以爲異

云。

新彤史

大錯題

聲揚

丁悚
314

張節母傳

張宗望聽漁

張節母氏金。吳江吳淞鄉人。余從叔觀秋公室也。年十九歸觀秋公。伉儷甚篤。生男子歲甫周。觀秋公病。癘在牀褥。節母侍左右。敷藥舐毒。衣不解帶者數月。繼知疾不瘳。焚香禱告。願以身代。觀秋公疾革。謂節母曰。余終鮮兄弟。上有二親。疾苟不愈。事親教子。將惟卿是賴。已而觀秋公卒。節母哀痛欲絕。淚盡繼血。吳俗大殮。製楔於棺蓋之後。和曰。子孫釘。必死者之孤親擊之。至是節母之姑欲強此事於襁褓之孫。節母恐驚其子。雅不欲。曰。藐茲遺孤。一線僅存。死者有知。必不以缺禮而見責。而姑持益堅。不得已從之。是時噉聲樂聲發於堂。哭聲斧聲震於旁。而遺孤卒以驚悸死。嗚呼。天降閔凶。既促我觀秋公之年。復奪其嗣。節母孤苦零丁。肝腸摧裂。欲以身殉。回顧二老在堂。先夫子臨歿之言云。何又不得不忍。此餘生代夫奉養。且姑姓嚴厲。喜怒不常。節母先意承志。因得相安無間言。數年翁卒。姑以家道不幸。疊遭大故。胸懷鬱結。肝病大作。投以藥不效。有勸服阿芙蓉者。吸之疾愈。而煙癮成矣。家僅中產。至是益落。節母先姑而起。後姑而寢。躬自操作。事無不舉。間有憐之者。則曰。此我所應爲也。數十年如一日。終無怨言。庚戌煙禁。

嚴姑以斷烟病中風。纏綿牀褥。飲食需人。節母撫摯折枝。終宵不懈。藥爐茶鐺。事事躬親。卽湔裙滌穢。亦不假手於人。嚴寒溽暑。如一日。鄉里共欽之。如是者又三年。姑卒。節母爲之營葬。畢曰。余今而後可對先夫子於地下矣。所不慚於心者。遺兒早卒。未盡教養。有違夫命。言之泣然。節母今年五十有七歲。張宗望曰。世風澆薄。道德淪亡。言節孝者。久不聞於耳矣。如我叔母金太夫人者。純孝苦節。稱於一鄉。余族無人。不能上其本末於當道。以旌其里。余又不文。未敢自附於當世立言之君子。以重我節母。而潛德不彰。爲可惜也。

瀨 園 集

羅氏華容嚴循閑之妻也。循閑性通敏。喜飾儀容。好學廣交。善滑稽。開口而笑。無虛日。羅氏年十八。歸循閑。貌寢而拙。期年生一女。無何爲循閑所棄。不入其室者十餘年。羅氏獨與其女共晨夕。拮据米鹽。不啻未亡人。然事舅姑。彌謹。奉中饋。無闕。每客至。循閑未嘗入謀。而杯盤應時具。雖黽敏同心者。容未逮也。於是循閑母及祖母及伯仲母咸責詈。循閑爲羅氏不平。久之循閑病。羅氏就侍牀側。煮藥進糜。夙夜不稍懈者二百餘日。循閑病漸不可起。羅氏私自泣。目盡腫。抱其女屬姑曰。脫有不諱。當以身殉。願姑視此女如子。勿但以爲孫也。比循閑死。羅氏哭盡哀。兩手拊地。十指冰裂。爪甲殆盡。姑令婢子輩防守。是夜漏盡。伺守者倦。經於棺側。同穴而封。里中人爲歌。穀則異室。死則同穴之章以誅之。

譚

以數

王鼎書肩

中華圖書廣告

中華民國新文牘

每部裝訂十二
本定價洋二元

自辛亥之秋鄂軍振臂一呼黎氏佈告全國同胞之檄文出現而陸離光怪離暢淋漓之新文章新法令遂日出而不窮而坊間拉雜編輯之本亦屢見而不一見陳之今日其價格已等諸斷爛朝報矣是編體例嚴正選錄精審分部析類朗若列眉自民國元年正月起凡有關政要之文牘無不採錄誠留心經世文章者必備之品也全書凡有十二類首政綱次陸軍次海軍次財政次外交次內務次教育次農林次工商次交通次司法終以雜文殿焉為卷二十為文幾六百篇都數十萬言

共和進行尺牘

每部裝訂八本一
套定價大洋壹元

是書為新陽陳君也梅所著資料新穎用筆平易語尤淺切最合初學程度而於商學二界之外尤注重工界凡各種工業所需函件無不應有盡有今詳加注解尤易一目了然凡各界初學及工業中人欲得共和體之新尺牘者幸勿交臂失之

簡淺顯尺牘

每部裝訂二冊
定價洋三角

世界億兆人人入畢生所最不可缺者衣食住三者之外莫如寫信故近來各普通學校多有教授尺牘之課然初學尺牘須從簡淺顯三法入手是編深得此訣最宜於小學故久已不脛而走

最新分類普通尺牘全璧

每部裝訂八本一
套定價大洋壹元

尺牘之書非以簡通儒所以鑿商學各界普通之子也故詞旨筆意貴明白曉暢程式稱謂貴適宜切用方臻完善是書筆墨明通材料豐富可稱合作而諸體具備各界兼雜尤為不易誠往來交際仕途商場中必需之品也

共和最新普通分類尺牘大全

每部裝訂八本一
套定價大洋壹元

尺牘一物人人必需之交際文字也然坊間所行諸本每偏於一部分之人所用而不能各界普通間或有之則又不分門類致閱者翻檢不易引為憾事是編力矯此弊最注意於普通分類二者而一切程式稱謂均取材近時故最適用於共和時代也

中華女子尺牘

每部精裝貳冊
定價洋三角

年來國體更新女學日盛故女界之交際亦日進文明而女尺牘於是乎尚矣惟坊間素少此書間有數種非高深陳舊之文即剽竊蕪雜之作殊不適用本書為蘇楊二女士編注取材閨闈與男界函牘載然有別非坊間翻抄混珠之本可比蓋確係純粹的女子尺牘也

名閨片羽

閑閑手輯

勤姑

勤姑吳門船女也。忘其姓氏。貌美而豔。光緒丁酉中秋之前三日。鵲湖游子爲述其逸事云。勤姑年二十餘。早有心上人。長於勤姑十歲。服役於吳縣署。勤姑愛之甚。雖于思勿計焉。父母屢議遣嫁。勤姑輒阻撓之。致罷議。嗣以事急。始私以願嫁。甲密告其母。母以年齒相懸。禁勿許。而勤姑遂以廢食爭事。始諧及親迎之夕。某甲忽患痧病。勿能起。其父母媒妁急不能擇。卽飾其弟而行。合卺禮。勤姑脫紅巾。睜目視之。始訝易婚。然怒不敢言。只得將錯就錯。翌日某甲遂亡。勤姑至今夫婦敦睦。有勝於畫眉者。噫。豈真前生注定耶。

錢繡春

繡春姓錢氏。隸籍揚州。年十四。隨父宦游浙江。厲后市街。與前清行宮爲隣。廚下大樹一株。攀登其上。凡宮內風景。均在眉睫間。疊石爲山。依花作徑。遠勝尋常別業。時當中秋。繡春愛日眠遲。與丫環輩微升木之。孫竟潛入宮內。遍游幽勝。月色皎潔。絕無障礙之處。忽於假山側得佩玉一。細察之。晶瑩可愛。知係珍寶。亦不察其玉之自來。喜極而藏之。袖及歸。出視之。燈光之下。更形鮮潔。紋片澈透。決非近代物。洵珍品也。繡春佩不棄。身暇輒一摩撫之。時繡春于歸有日矣。檢視之。玉忽作闔色。抹之無光。已成塊。土遂棄。遺

室內後爲嫗媪輩所得出沽於骨董鋪則價值不資疑媪盜來欲鳴之官嫗懼而遁歸自是不敢出視人然寶之益如拱璧越一年玉忽自裂揉之立成齧粉媪始悔之擲於地飛屑入目淚如雨下目頓明蓋媪年已七十患目疾久矣至是竟愈繡春知之倩畫師圖其形而香花供奉之是亦好談博古者之所宜研究焉時光緒五六年事

鳳麟

錢淑琴附

鳳麟女史初不知誰家閨閣光緒中葉時於報章上得讀其零星短句諏訪殆遍無有知之者後有述其家世云係吳門陸氏女幼工詩詞與錢淑琴女史最莫逆相隔數步每當樓角斜陽停針罷繡時此往彼來殆無虛日茲錄其秋閨二絕東錢淑琴女史云新秋又報落梧桐砌畔頻聞唧唧蟲靜坐深閨無個事撲螢携扇月明中銀河耿耿夜迢迢倚檻閒吟解寂寥秋思撩人眠不得誰家樓上紫雲簫後嫁長洲張秀才璧著有璇閨唱和集淑琴女史禾中產與鳳麟爲中表姊妹父性誠篤不合時宜聽鼓十年不得一差淑琴深得母教其詩才勝於鳳麟惜不能得其隻字爲文生徐景春室年未三十而卒殆亦才長而遇短者

紅兒

白下陳棟臣之侍兒紅兒本舊家女艱於境而鬻身陳氏者棟臣夫婦遇之厚與兒女輩同習誦讀其聰穎過人陳氏兄妹自歎勿如也會棟臣經商遠游南越北燕經年始返紅兒代主母理家政裕如也以故愛如掌珠無殊已出時值洪楊之變金陵受禍最久紅兒初隨陳氏避地至揚州中途各散隻影隻隻遂

蒙垢行乞。遍覓主人。不得。墮落於廿四橋頭。歷有年所。然終日以賣唱爲生活。守身如玉。貞潔不可犯。及金陵爲清軍克復。相距十稔。紅兒始冒死返金陵。陳氏舊宅未及匝月。主母歸而主人已物故矣。紅兒哭之痛。一如喪父。然時紅兒年已二十。有七流離失所。十數寒暑。能不爲強暴所迫。依然處女。賢者難之主。母嘉其貞。爲擇壻於馮氏。親迎之日。紅兒猶浣衣滌器。以盡其職。其勤儉如此。後陳氏中落。紅兒餽米贈金。並代葬主人骸骨。以報云。

朱瑛

朱瑛。字玉英。海甯之硤石人。父業賈。母吳氏。本大家女。嫻文翰。而尤長詩詞。瑛幼習文字。七歲時已朗朗能讀唐詩三百首。年稍長。刺繡之餘。手不釋卷。有時學五七言。頗得唐人氣息。然舍母氏外。無有能傳其隻字者。蓋家教素嚴。而姊妹行又皆沒字碑。有詩成長。作獨吟人之概。中表某年與瑛相若。素無行慕瑛之才。苦不得間以達其意。偶相值。瑛固矜嚴。自持不敢以非禮之言觸瑛。耳會村中。酬神有賽會之舉。瑛隨母氏赴中表家觀會。三日。母氏以事先返。而中表妄思非分。逼瑛委身。時中表已納婦矣。瑛無力抵抗。幸以計免。乘間服毒死。村人惡中表之行。將執之官裏去。中表宵遁。家人盛殮厚葬。以寢其事。後有搜爲其生平遺著。得孤燈小草一冊。詩僅十數首。讀之貞烈可風。其自感云。慶貞吳氏女。願與訂知音。慶貞海甯貞女。事載邑乘。可想見其操節之孤高矣。一時題其詩草者。爭先恐後。不下數十家。然反以傳誦而致遺失。惜哉。

陸慶芬

甲午之秋。薄游天台。與同里蔣竹農相值於旅次。偶談風月。藉遣晨昏。竹農爲告離此十里許。有良家婦。設鑪款客。頗擅詩詞。問諸鄰近云。來此年餘。僉不知其家世。竹農促同訪之。越日天雨。山路滯滑。不良於行。雇筭輿過之。至則竹屋三椽。鑪酒正暖。座列盆花兩三。芬芳撲鼻。沁入心脾。一望而知爲風雅中人也。候客童子年十三四。惟寂無美人形影。酒再巡。特陳來意。童子曰。主人至鄰村買菜未歸。客能稍待片時。便當往告。余慮童往乏人當鑪。童子曰。有老嫗在無妨焉。童乃喚老嫗出而奔告之。須臾。翩翩然來。衣服縞素。年約三十許。見余輩。便問姓氏。余與竹農均操杭音。彼亦以杭語相問答。轉叩姓氏。答云。姓陸。字慶芬。問及家世。卽以一語了之。曰。莫談莫談。余甚怪其言之隱約。急叩之。佛然他去。余恐其見惡也。亦不深究。惟索其詩詞稿。以擴眼界。慶芬無難色。檢數紙出。墨瀋未乾。蓋近作也。其首列古樂府四章。讀之令人哀艷。欲絕。或其夫遠役在外而賣酒。自給者。殆亦傷心人也。竹農嘉之。並錄其數首。以歸。昨檢行篋。幸未遺失。特紀之以留鴻爪。其古樂府云。婉嬾好女兒。採蓮南塘邊。金釵耀素手。翠袖朱裏緣。盪槳入深處。遠波生微烟。鄰娃十二三。攔船前進言。寄聲休孟浪。中有鴛鴦眠。其二云。採蓮必採子。採子聊復爾。中藏一寸心。誰爲剖明此。阿儂好顏色。摘取二三粒。歸以獻君子。便見妾胸臆。胸臆何所思。向君前致詞。道苦君不信。君食當自知。其三云。蕭蕭白楊樹。落日城東戍。良人話別時。杯酒餞歧路。歧路何太長。使妾摧心腸。有淚不敢落。恐君憂妾傷。願持妾心去。猶得死君旁。其四云。春風二三月。陌上人採桑。鄰婦携筠籃。頭上珍珠光。頓首蠶祠下。祝禱語依稀。一祝願蠶肥。二祝願夫歸。蠶死則無衣。夫遠將誰依。

菊炒鵲湖女尼也。幼鬻於新菴。紫薇山下。數產尤物。清淨場中。聲譽鵲起者。亦不止菊妙一人。菊妙自履佛地。老尼督責之。授以經卷十餘齡。卽能手寫楞華楷法。娟秀才名播遠。近慕之者衆。而老尼固愛若掌珠。不令與衆尼之列。有欲見菊妙一面者。幾有侯門如海之歎。鄂渚李三郎隨父幕游浙中。以差遣流寓谷水。已十餘載。天資聰慧兼鄭虔三絕之長。亦傾慕菊妙之一分子。居與菴相近。時與老尼通款曲。老尼待之亦不薄。遇事輒與三郎商。妬之者呼三郎爲老尼顧問官。非虛語也。三郎每至菴中。菊妙亦不甚規避。如是者年餘。眉角傳情。三郎與菊妙遂有白頭之約。寂靜室竟變爲歡喜地矣。時鵲湖之慕菊妙者實繁。有徒至是。讒言四起。飛短流長。情海波濤。瞬息千變。其黠者將覓間捉姦。乃偵察數月。卒以禪房秘密無隙可乘。三郎得倖免。然知已中無不爲三郎賀。並勸代脫佛籍。俾踐終身之約。三郎笑不答。蓋有志而力未逮也。越三年。三郎畢業於警察學堂。得警長差。始設法迎歸藏之。金屋聞者。豔之好事者爲撰木魚緣傳奇以誌其事。惜無刊本。近已遍覓不得矣。猶記有句云。這邊是菩薩。低眉那邊是金剛。怒目低眉。妬我心。歡怒目怪我。捷足句雖俚鄙。而意尙可取。亦佳話也。

女界之愛國熱

啓者。氏住方濱橋惠順里者。已逾十載矣。夫爲出店。而所獲工資。入不敷出。猶幸蒼天默佑。一家強健。煑炊之餘。往收各行號先生衣服。爲之洗滌。陸續積下洗衣工資洋五元。聞丈夫時述現下國事緊急及救國儲金之方法。特將存元託入送交中國銀行。在氏區區之五元。何裨毫末。照上海富貴紳商之太太奶奶小姐輩鮮衣華服。眩暉人目。御汽車。吃大菜。總計費用。實不知幾千萬億。苟能稍省節之。移爲救國儲金之用。則氏之五元。可抵五萬元矣。我女界同胞。祈速速解囊。氏將旦夕焚香常拜之。洗衣老婦袁氏上。

敬啓者。報載提倡救國捐一則。此誠盡善盡美之良法。而連日中國銀行開收之款。檢閱各報。各界繳納。均踴躍爭先。深堪佩服。照吾女界同胞。仍屬寥寥。況值此共和時代。男女均屬國民。何分歧異。擁護國家。乃國民之天職。氏雖女子。亦頗知愛國之忱。是以先願捐洋五十元。茲復節衣縮食。源源積捐。明知杯水車薪。無補時艱。乃聊盡綿力而已。請刊登報端。以爲吾女界同胞之前導。想吾愛國之女同胞。必聞風興起矣。寶善街德泰號羅楊氏啟

諧文

林柳競爭記

莊紉秋



龍陽才子易實甫作女伶曲曰前明亡國多名妓前清亡國無名妓前明之亡何以有聲有色如茶而如火前清之亡何以無聲無色如土而如塵旨哉言乎才人諷世之熱誠可歌可泣其忠愛悱惻之詞可以風矣前明之亡南朝金粉艷絕一時如陳圓圓馬湘蘭柳如是李香君董小宛卞玉京顧橫波寇白門輩類皆風流靡曼色妙天下今亡清名妓卓卓於海上者首以林黛玉柳如是稱黛玉襲紅樓夢林顰卿之名詞非必有偶寶哥哥之奇想如是效錢虞山之姬侍未必有儒林丈人之好迷顧林則以髦兒戲擅場於時金剛不壞身頭白垂垂年華四十九矣柳亦善歌閒或串戲而丰姿之嬌冶倩盼之動人得未曾有歸吾鄉某公子不數月即大去今林柳二人爭名騫豔於花叢且傳其有爭媚蔡姓客之事林曾贈蔡香巾一幅為柳所見扯碎作蝴蝶飛其醋學之高競爭之烈可以想見嗚呼既生瑜何生亮既有今日何必當初黛玉如是二人誤盡天下才子不少使龍陽易先生見之當必有絕妙好詞為兩佳人寫照矣記者

願。爲。是。記。以。徵。易。先。生。之。文。可。乎。

擬代秦淮花舫請弛賭禁呈

同上

秦淮花舫。自昔豔稱。光復以來。賭禁甚嚴。聞花舫中人。擬呈請長官。爲乞 恩弛禁。余戲爲代擬一呈云。

具呈人秦淮花舫樂戶某某等。爲籲懇准弛賭禁。以安生業事。竊維秦淮一水。自古豔稱。青溪訪蔣姑之。詞桃葉。喚舟人之渡。盈盈紅粉。燕子飛來。脈脈秋波。鸚哥巧語。翳昔板橋雜記。豔品流傳。余淡心譜。曲於紅牙。董小宛。揚芬於白紵。從來名士最愛佳人。如此江山。寧無勝概。妓等朽同。榜櫟命薄。桃花偶依一槳。之生涯。且作千秋之韻事。或則紛陳雙陸。倩來如意郎君。或則一擲呼盧。不負掃眉才子。是四壁荷花之地。微聞檀板輕敲。當三春杏雨之時。好逞榜蒲豪舉。時爲癸丑中春。惟是生逢民國。禁令綦嚴。妓等幸託軒轅。敢忘仁化。援有開必先之例。陸博非由我而興。引以征爲禁之條。抽餉亦於公有裨。此呈。

愛看他人妾貪吟自己詩

八股文

同上

樊樊山先生以易碩甫有詩曰。愛看他人妾貪吟自己詩。作制藝一首。余愛其文之工也。戲和作之。古人有和詩者。無和作文者。和詩則須步韻。和作文則不必步韻。淡淡揮寫。妙能肖其大意而已。文曰。君子嚴於人已之辨。卽兩端以故分軒輊焉。夫妾也。而曷爲屬於他人者好。詩也。而曷爲屬於自己者工。愛看宜。貪吟亦宜。且人已之辨。君子所兢兢。致意者已。亦有妾而已之妾。總不若人妾之愈。形佳妙人亦。有詩而人之詩。總不若己詩之能。知苦甘其愛看也。劫於外而貪吟也。動於中。知此者可與言易碩甫先。

生之詩。夫石甫之詩已爲樊山引用矣。吾今且不暇再引而先卽妾與詩二者言之。鏡中顏色蛾眉奪
 擊翠之妍。則量十斛以償聘錢。將競向天孫而乞巧妾也。洵美矣。而無奈其屬於他人也。夢裏雲山蠶繭
 寫孽牋之字。則鍊十年而諧聲韻。或將詣摩詰而談天詩。誠可興矣。而況乎其出於自己也。凡事之不屬
 於己者。每深歆羨之。思何也。以其未得之也。既得之。則有不甚愛惜之思矣。人有財貨而已。羨之人有宮
 室而已。慕之人有佳子弟而已。贊美之。皆以其屬於人也。若夫妾則問寒熨暖。三更詠孔雀之屏。伴讀篝
 燈。十索和丁娘之韻。世且有置妾而並工詩者。是妾之美更勝於詩之美也。曷其奈何。弗愛而茲之。妾則
 異是。悵已躬之不閱。遑恤他人。凡文之傳鈔。自人者。輒不勝鄙夷之想。何也。以其自外來也。若由中來。則
 有益形愉快之意矣。己有佳肴而人食之。己有美衣而人共之。己有好園林而人遊賞之。皆以其屬於己
 也。若夫詩。則峭聳吟肩。牛臂貼朝雲之袖。輕拈髮碎。夜深携玩月之槃。袁子才云。憫夜讀之更深。怒携
 燈去。世亦有詠詩而不廢妾者。是詩之妙。尤勝於妾之妙也。曷其奈何。弗貪而茲之。詩則更佳。試他題
 以未嫻。不忘自己。噫。竭來瀉瀆張園之裙屐。翩翻指曲水以流觴。覺一顧驚鴻。粥粥之羣。雌爲閨閣壁
 人之選效。劉禎之平視。能無豔賦洛神老矣。蘭成江左之烽烟。蒼莽寄郵筒。以引曲知半生劣。鶩舫航之
 巨集。足爲後來小子之型。詠工部之詩篇。或且心傷酒聖。意緣莫解。最難忘寶玉之鍾。凡粉香脂澤之留
 貽。悉爲才子唾餘之料。畫筆難工。將莫肯禪關之讖語。是斷簡叢編之刊刻。幾成美人文字之緣。兩扇
 題非交互發揮不可。樊山所謂如此。則不能移易在一句題文也。妾也。詩也。人之妾也。己之詩也。貪
 看之。則饑涎欲滴。恐泥犁地獄將收。瞽目之精靈。愛吟之。則結習未忘。覺蓮社吟壇。自詡至尊之巨擘。人

己之界可不辨之於早哉。

昔科場以文章弋朱紫鄙矣。我今以文章爲遊戲快哉。但曾憶十八九歲應試時。搜索枯腸。殊苦不勝。今則揮灑如飛。布局遣詞。頭頭是道。二十年不作八股。而文思泉湧。無異少年時。固知作文不在拘拘高頭講章。而自有掉臂游行之樂也。一笑。

新

諧

語

成都教養所之批示

據王源順等保陳雙合一詞批云。狀悉。惟據稱妻寡子幼。不無可疑。本所長稍讀儒書。只知無夫曰寡。伊妻既寡。則雙合何有。殆詩云寡妻之寡耶。或劇云寡人之寡耶。抑亦臨時之寡。或非正式之寡耶。又稱伊妻臥病不起。果爾如此。恐寡不在妻。而自由寡焉者。在也。似此情形。殊堪嗟憫。無如限期迢迢。實有礙難之處。前批俱在。仰卽遵照。此批。

滑稽叢話

俞佳鈿女士輯

香

曉

雜

誌

齊晏嬰短小使楚。楚爲小門於大門側。乃延晏子。嬰不入。曰：使狗國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狗門入。王曰：齊無人耶？對曰：齊使賢者使賢王。不肖者使不肖王。嬰不肖，故使王耳。王謂左右曰：晏嬰辭辨，吾欲傷之。坐定，傳一人來，王問何謂者。左右曰：齊人坐盜。王視嬰曰：齊人善盜乎？對曰：嬰聞橘生於江南，至江北爲枳，枝葉相似，其實味且不同，水土異也。今此人生於齊，不解爲盜，入楚則爲盜，其實不同，水土使之然也。王笑曰：寡人反取病焉。啓顏錄

齊人見田駢曰：聞先生高義，設爲不宦而願爲役。田駢曰：子何聞之？對曰：臣聞之鄰人之女。田駢曰：何謂也？對曰：臣鄰人之女，設爲不嫁，行年三十而有七子，不嫁則不嫁，然嫁過畢矣。今先生設爲不宦，資養千鍾，徒百人不宦，則然矣而富過畢矣。田子辭。戰國策

邊韶字孝先，陳留浚儀人也。以文學知名，教授數百人。韶口辨，嘗晝日假臥，弟子私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欲眠。韶潛聞之，應時對曰：邊爲姓，孝先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事，寐與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嘲者大慚。韶之才捷，皆此類也。邊韶傳

蜀使張奉嘲尙書令闕澤姓名。澤不能答。薛綜下行，乃云：蜀者何也？有犬爲獨，無犬爲蜀。橫目，勾身，虫入其腹。奉曰：不當復嘲君吳耶？綜應聲曰：無口爲天，有口爲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於是衆坐喜笑，而奉無

以對也。啓願錄

鄧艾口吃語稱艾艾。晉文王戲之曰：艾艾是爲幾艾。對曰：鳳兮鳳兮，故是一鳳。啓願錄

晉武帝問孫皓：聞南人好作爾汝歌，頗能爲否？皓正飲酒，因舉觴勸帝而言曰：昔與爾爲鄰，今與汝爲臣。

上爾一杯酒，令汝壽萬春，帝悔之。世說新語

晉諸葛恢與丞相王導共爭姓族先後。王曰：何以不言葛王，而言王葛？答曰：譬如言驢馬，驢豈勝馬耶？晉書

錄

晉庾亮造周顛，顛曰：君何忻悅而忽肥？庾曰：君何憂慘而瘦？周曰：吾無所憂，直是清虛日來穢滓日去。平太

記廣

綽除著作佐郎，襲爵長樂侯。綽性通率，好譏調，常與習鑿齒共行。綽在前，顧謂鑿齒曰：沙之汰之，瓦石在。

後鑿齒曰：簸之揚之，糠粃在前。晉書孫綽傳

張吳興年八歲，虧齒，先達知其不常，故戲之曰：君口中何爲開狗竇？張應聲答曰：正使君輩從此中出入。

世說新語

期

郝隆爲桓公南蠻參軍，三月三日會作詩，不能者罰酒三升。隆初以不能受罰，既飲，攬筆便作一句云：姬

隅躍清池，桓問姬隅是何物，答曰：蠻名魚爲姬隅。桓公曰：作詩何以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蠻府參軍，那得不作蠻語也。同上

或長子絢，字長素，早慧，年五六歲，讀論語至周監於二代，外祖何尚之戲之曰：可改耶？耶乎？文哉？絢應聲

答曰。尊者之名。安可戲。寧可道草翁之風。必舅。王護傳

孝武登阼。以延之爲金紫光祿大夫。領湘東王師。嘗與何偃同從上南郊。偃於路中遙呼延之曰。顏公。延

之以其輕脫。怪之。答曰。身非三公之公。又非田舍之公。又非君家。阿公。何以呼爲公。偃羞而退。顏延之傳

勸子繪。字士章。爲南康相。郡人有姓賴。所居名穢里。刺謁繪。繪戲嘲之曰。君有何穢。而居穢里。此人應聲

曰。未審孔丘何闕。而居闕里。繪默然不應。亦無忤意。劉勰傳

裕從孫眺。遷尙書吏部郎。告王敬則反。敬則女爲眺妻。常懷刀欲報眺。眺不敢相見。及當拜吏部。謙挹尤

甚。尙書郎范縝嘲之曰。卿人才無慚小選。但恨不可刑于寡妻。眺有愧色。及臨誅。歎曰。天道不可昧乎。我

雖不殺王公。王公因我而死。謝靈運傳

荔弟寄。少聰敏。年數歲。客有造其父。遇寄於門。嘲曰。郎子姓處。必當無智。寄應聲曰。文字不辨。豈得非愚

客大慚。入謂其父。此子非常人。文舉之對。不是過也。虞嘉傳

朱異徧治五經。涉獵文史。博奕書算。皆其所長。年二十詣都。沈約戲語曰。卿年少。何乃不廉。異逡巡未達

其旨。約曰。天下惟有文義棋書。卿一時將去。那得云廉。世說補

北齊高祖。嘗燕近臣爲樂。高祖曰。我與汝等作謎。可共射之。卒律葛答。諸人皆射不得。或云是髡子箭。高

祖曰。非也。石動箛曰。臣已射得。高祖曰。是何物。動箛對曰。是煎餅。高祖笑曰。動箛射著是也。高祖又曰。汝

等諸人爲我作一謎。我爲汝射之。諸人未作。動箛爲謎復云。卒律葛答。高祖射不得。問曰。此是何物。答曰。

是煎餅。高祖曰。我始作之。因何更作。動箛曰。承大家熱鑊子。更作一個。高祖大笑。高祖嘗令人讀文選。有

郭璞遊仙詩。嗟歎稱善。諸學士皆曰。此詩極工。誠如聖旨。動箎即起曰。此詩有何能。若令臣作。當勝伊一倍。高祖不悅。良久語曰。汝是何人。自言作詩勝郭璞一倍。豈不合死。動箎即云。大家。即命臣作。若不勝一倍。甘心合死。即令作之。動箎曰。郭璞遊仙詩云。清溪千仞餘。中有一道士。臣作云。清溪二千仞。中有兩道士。豈不勝伊一倍。高祖始大笑。又嘗於國學中看博士孔子弟子。達者七十二人。動箎因問曰。達者七十二人。幾人已著冠。幾人未著冠。博士曰。經傳無文。動箎曰。先生讀書。豈合不解。孔子弟子已著冠有三十人。未著冠有四十二人。博士曰。據何文以辨之。曰。論語云。冠者五六人。五六三十人也。童子六七人。六七十。四十二也。豈非七十二人。座中皆大悅。博士無以復之。談言

之才聰辯強識。有兼人之敏。尤好劇談謔語。公私言聚。多相嘲戲。鄭道育嘗戲之才為師公之才曰。既為汝師。又為汝公。在三之義。頓居其兩。又嘲王昕姓云。有言則註。近犬便狂。加頸足而為馬。施角尾而為羊。盧元明因戲之才曰。卿姓是未入人名。是字之誤。即答云。卿姓在亡為處。在丘為虛。生男則為盧。養馬則為驢。又嘗與朝士出遊。遙望羣犬競走。諸人試令日之之才。即應聲云。為是宋鵲。為是韓盧。為是逐李斯東走。為負帝女南徂。北齊書徐之才傳

齊主客郎頓丘李恕身短而袍長。盧詢腰粗而帶急。怒曰。盧耶。腰粗帶難。匪答曰。大人身短袍易。長恕又語詢祖曰。盧耶。聰明必不壽。答曰。見大人蒼蒼在鬢。差以自安。太平廣記

陳使聘齊。見朝廷有赤鬣者。顧謂散騎常侍趙郡李駒駘曰。赤也。何如駒駘曰。東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駒駘時接客。談叢

隋前內史侍薛郎道衡以醴和麥煎食之。謂盧思道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思道答曰：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談叢

侯白好俳謔。一日楊素與牛弘退朝，白語之曰：日之夕矣，素曰：以我爲牛羊下來耶？世說補

隋朝有人敏慧，然而口吃。楊素每閒悶，卽召與劇談。嘗歲暮無事，對坐因戲之云：有大坑，深一丈，方圓亦一丈。遣公入其中，何法得出？此人低頭良久，乃問曰：有梯出否？素云：只論無梯。若論有梯，何須更問？其人又低頭良久，問曰：白白日夜夜夜地，素云：何須白日夜地爲得出？乃云：若不是夜地，眼眼不瞎爲甚物？入入裏，許素大笑。又問云：忽命公作軍將，有小城，兵不過一千，已下糧食，唯有數日。城外被數萬人圍，若遣公向城中作何謀計？低頭良久，問曰：有有救救兵否？素云：只緣無救，所以問公。沉吟良久，舉頭向素云：審審如如公言，不免須敗。素大笑。又問云：計公多能，無種不解。今日家中有人虵咬足，若爲醫治？此人卽應聲報云：取取五月五日南牆下雪，雪塗塗卽卽治。素云：五月何處得有雪？答云：若五月無雪，臘月何處有虵咬？素笑而遣之。啓顏錄

唐初有裴略者，宿衛考滿，兵部試判爲錯一字落第。此人卽向溫彥博處披訴。彥博時與杜如晦坐，不理其訴。此人卽云：少小以來，自許明辨。至於博通言語，堪作通事舍人，并解文章，兼能嘲戲。彥博始回意共語。時廳前有竹，彥博卽令嘲竹。此人應聲嘲曰：竹風吹青肅肅，凌寒葉不凋。經冬子不熟，虛心未能待。國士皮上何勞生，節目彥博卽云：爾解通博言語，可傳語廳前屏牆。此人走至廳前，大聲語曰：方今聖上聰明，闢四門以待士。君是何人物，在此妨賢路？卽推倒彥博曰：此意着博。此人云：非但著博，亦當著肚。彥博

如晦大嘆喜。卽令送吏部與官。

羣居解頤

蕭瑀嘗因晏。太宗語近臣曰。自知一座最貴者。先把酒。時長孫無忌房元齡相顧未言。瑀引手取杯。帝問

曰。卿有何說。瑀對曰。臣是梁朝兒。隋室皇后弟。唐朝左僕射。天子親家翁。太宗撫掌極歡而罷。

羣居解頤

韋慶本女選爲妃。詣明堂欲謝。而慶本兩耳先卷。朝士多呼爲卷耳。時長安令杜松壽見慶本而賀之。因

曰。僕固知足。下女得妃。慶本曰。何以知之。松壽乃自摸其耳而卷之。曰。卷耳。后妃之德也。

羣居解頤

唐管國公任瓌。酷怕妻。太宗以功賜二侍子。瓌拜謝。不敢以歸。太宗召其妻。賜酒。謂之曰。婦人妒忌。合當

七出。若能改行無妒。則無飲此酒。不爾。可飲之。曰。妾不能改妒。請飲酒。遂飲之。比醉歸。與其家死。其實

非鳩也。旣不死。他日杜正論譏笑瓌。瓌曰。婦當怕者。三初娶之時。端居若菩薩。豈有人不怕菩薩。耶。旣長

生男女。如養兒。大虫豈有人不怕大虫。耶。年老面皺如鳩。盤茶鬼。豈有人不怕鬼。耶。以此怕婦。亦何怪焉。

聞者歡喜。

御史台記

曹左司郎中封道弘。身形長大。而髻甚闊。道弘將入閣奏事。英公李勣在後。謂道弘曰。封道弘。你髻。斟酌

坐得。卽休。何須爾許大。

羣居解頤

唐有僧法軌。形容短小。於寺開講。李榮往共論議。往復數番。僧有舊作詩詠。榮於高座上誦之。云。姓李應

須李。言榮又不榮。此僧未及道得。下句。李榮應聲接曰。身長三尺半。頭毛猶未生。四座歡喜。服其辯捷。

啓

願錄

賈嘉隱年七歲。以神童召見。時太尉長孫無忌。司空李勣於朝堂立語。李戲之曰。吾所倚者何樹。嘉隱曰。

松樹李曰此槐也何忽言松嘉隱曰以公配木則為松樹無忌連問之曰吾所倚者何樹嘉隱曰槐樹無忌曰汝不能復矯對耶嘉隱應聲曰何須矯對但取其以鬼配木耳大唐新語

京城流俗僧道嘗爭二教優劣遞相非斥總章中興善寺為火災所焚尊像蕩盡東明觀道士李榮因詠之曰道善何曾善云興遂不興如來燒亦盡唯有一羣僧時人雖賞榮詩然聲稱從此而減大唐新語

唐中宗朝御史大夫裴談崇釋氏妻悍妬談畏之如嚴君時韋庶人頗襲武后之風中宗漸畏之內宴唱迴波詞有優人詞曰迴波爾時栲栳怕婦也是大好外邊祇有裴談內裏無過李老韋后意色自得以東

帛賜之本事詩

唐封抱一任益州九隴尉與同列戲白打賭錢座下數百錢輸已略盡便欲斂手旁人謂之曰何不更覓錢迴取之抱一乃舉手摸錢曰同賜也何望回山東謂盡為賜故言賜也啓願錄

秋官侍郎狄仁傑嘲秋官侍郎盧獻曰足下配馬乃作驢獻曰中劈明公乃成二犬傑曰狄字犬旁火焉獻曰犬邊有火乃是煮熟狗朝野僉載

開元中宰相蘇味道與張昌齡俱有名暇日相遇互相誇諛昌齡曰某詩所以不及相公者為無銀花合故也蘇有觀燈詩曰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暗塵隨馬去明月逐人來味道云子詩雖無銀花合還有

金銅釘昌齡贈張昌宗詩曰昔日浮邱伯今同丁令威遂相與拊掌大笑本事詩

唐裴寬子謂復為河南尹謂素好詼諧嘗有投牒誤書紙背謂判云這畔似那畔那畔似這畔我也不辭與你判笑殺門前著靴漢又婦人同投狀爭貓兒狀云若是兒貓兒即是兒貓兒若不是兒貓兒即不是

兒貓兒。謂大笑。判其狀曰。貓兒不識主。傍家搨老鼠。兩家不須爭。將來與裴。謂遂納其貓兒。爭者亦止焉。
謂天傳
信記

華原令崔思誨口吃。每共表弟杜延業遞相戲弄。杜嘗語崔云。延業能遣兄作雞鳴。但有所問。兄即須報。旁人云。他口應須自由。何處遣人驅使。若不肯作。可能遣之。杜即云。能得。既而傍人即共杜私賭。杜將一

把穀來崔前云。此是何物。崔云。穀。穀。旁人大笑。因輸延業。
晉書錄

安祿山敗。史思明繼逆。至東都。遇櫻桃熟。其子在河北。欲寄遺之。因作詩寄去。詩云。櫻桃一籠子。半赤半

已黃。一半與懷王。一半與周。至詩成。贊美之。皆曰。明公此詩大佳。若能言一半周至。一半懷王。即與黃字

聲勢稍穩。思明大怒曰。我兒豈可居周至之下。周至。即其傳也。
羣居
解風

盧相邁不食鹽醋。同列問之。足下不食鹽醋。何堪。邁笑曰。足下終日食鹽醋。何堪。
世說

僕射韓皋鎮夏口。嘗病小瘡。令醫付膏藥。不濡。公問之。醫云。天寒膏硬。公笑曰。韓皋實是硬。
太平
廣記

汝南袁德師。故給事高之子。嘗於東都買得婁師德故園地。起書樓。洛人語曰。昔日婁師德園。今日袁德

師樓。
太平
廣記

嶺南地暖。草萊經冬不衰。故蔬圃之中。栽種茄子。宿根多二三年者。漸長枝幹。乃成大樹。每夏秋熟時。梯

樹摘之。三年後樹老子稀。即伐去。別栽嫩者。又其俗入冬。好食餛飩。食須用扇。汗涔涔下。至十月旦。率以

扇一柄相遺。書中以吃餛飩為題。故俗云。踏梯摘茄子。把扇吃餛飩。嶺南無問貧富之家。教女不以針鏤

紡績為功。但窮庖廚勤刀礮而已。善醢醢葷鮮者。得為大好女矣。俚民爭婚聘者。相與語曰。我家裁袍補

襖。卽的然。不會。若修。治水。蛇黃。鱔。卽一條。勝一條。聚居解頤

李福妻裴氏。性妒忌。姬侍甚多。福未嘗敢屬意。鎮滑台日。有以女奴獻之者。福意欲私之。而未果。一日乘間言於妻曰。某官已至節度使矣。然其所指使者。率不過老僕。夫人待某。無乃薄乎。裴曰。然不知公意所屬何人。卽指所獻女奴。裴許諾。爾後不過執衣侍膳。未嘗得一繾綣。福又囑妻之左右曰。設夫人沐髮。必當來報我。既而果有以沐髮來告者。福卽僞言腹痛。且召其女奴。既往。左右以裴方沐。不可遽聞。卽告以福所疾。裴以爲信然。遽出髮盆中。問福所苦。既業以疾爲言。卽若不可忍狀。裴極憂之。由是以藥投兒溺中。進之。明日監軍及從事。悉來候問。福卽具以告之。因言曰。一事無成。固當有分。所苦者虛咽一甌。溺耳聞者莫不大笑。軍居解頤

施肩吾與崔嘏同年不睦。嘏舊失一目。以珠代之。施嘲之曰。二十人及第五十七。眼看花。元和十五年也。全唐詩話

魏扶。大中初。知禮闈。入貢院。題詩云。梧桐葉落滿庭陰。鎖閉朱門試院深。曾是當年辛苦地。不將今日負初心。勝出無名子。削爲五言詩。以譏之。全唐詩話

咸通中。優人李可及。滑稽諧戲。獨出流輩。雖不能托諷諭。然巧智敏捷。亦不可多得。嘗因延慶節。緇黃講論畢。次及優倡爲戲。可及褒衣博帶。攝齊以升坐。稱三教論衡。偶坐者曰。旣言博通三教。釋迦如來。是何人。對曰。婦人。問者驚曰。何也。曰。金剛經云。跏趺而坐。非婦人。何云。夫坐而後坐也。上爲之啓齒。又曰。太上老君何人。曰。亦婦人也。問者益以不喻。乃曰。道德經云。吾有大患。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倘非婦

人何患於有娠乎。上大悅。又問曰：文宣王何入也？曰：婦人也。問者曰：何以知之？曰：論語曰：沽之哉。我待價者也。向非婦人奚待嫁？爲上意極歡。賜予頗厚。草啓解頤

魏博節度使韓簡。牲蠹質。每對文士不曉其說。心嘗恥之。乃召一孝廉。講論語之爲政篇。翊日語從事曰：

近方知古人淳樸。年至三十。方能行立。聞者大笑。草啓解頤

盧肇丁稜之及第也。先是放榜。訖則須謁宰相。其導啟詞語一出。榜元者俯仰疾徐。尤宜精審。時肇首冠。有故不至。次及稜也。稜口吃。又形體小陋。及引見。則俛而致詞。意本言稜等登科。而稜赭然發汗。鞠躬移時。及曰稜等登稜等登。竟不發其後語而罷。左右皆笑。翼日友人戲之曰：聞君善箏。可得聞乎？稜曰：無之。友人曰：昨日聞稜等登稜等登。豈非箏之聲乎？玉泉子

曼華室詩話



曼仙女士

汪瑤西女士浙西人。其母夢人授桃花一枝。而生女士。年二九。適同里陸姓子。陸喜博。傾其家。女士規之。乃棄之。如秋扇。女士以遇人不淑。居恒鬱鬱不樂。曾有咏燕詩云。雙飛羨爾花間去。啣得春泥壘築成。比翼。玳。香。夢。穩。任。他。風。雨。不。相。驚。憐。儂。薄。命。比。桃。花。虛。擲。韶。光。負。歲。華。清。淚。滿。巾。誰。可。訴。懶。臨。明。鏡。整。盤。鴉。亦。可。見。其。懷。抱。矣。憂。能。傷。人。二。十。歲。即。卒。莫。渠。軒。孝。廉。撰。聯。唁。之。聯。云。二。十。載。風。光。香。夢。剛。完。回。憶。問。字。幃。中。曾。幾。何。時。忽。道。一。聲。歸。去。也。五。百。年。浩。劫。俗。緣。偶。繫。猶。記。贈。花。帳。底。有。如。此。日。欲。詢。千。古。再。來。否。大。雷。山。人。吳。興。俞。勁。叔。先。生。詩。才。清。雋。吾。湖。才。人。也。著。有。西。泠。吟。稿。其。中。美。不。勝。收。如。過。小。曲。園。寄。懷。俞。蔭。甫。師。云。解。組。歸。來。鬢。未。蟠。偶。然。託。跡。隱。岩。阿。等。身。著。傳。人。少。名。世。文。章。歷。劫。多。自。有。湖。山。供。嘯。傲。早。從。宦。海。閱。風。波。瓣。香。我。亦。韓。門。士。悵。望。音。書。幾。度。過。滕。王。閣。云。訪。古。南。經。彭。蠡。湖。崔。嵬。傑。閣。俯。洪。都。文。章。秋。水。才。人。筆。蛟。蝶。春。風。帝。子。圖。南。浦。依。然。雲。鬢。豔。西。山。猶。見。雨。糝。糊。我。來。不。及。逢。高。會。尙。有。闍。公。棨。戟。無。

第

七

期

寶應舟中聽雨云。去歲秋江雁正飛。畫船爭泊釣魚磯。而今梅熟蕭蕭雨。只送詩人一舸歸。新荷出水大於盤。驟雨跳珠不定看。今夕安宜城下宿。却禁三十六陂寒。雨後重游金山憩。江天寺云。重來登古剎。雲霧晝冥冥。塔影凌霄漢。江聲走怒霆。堂深龍護法。人靜鶴聽經。更上高台望。遙山入座青。宿丹陽江口賦示友人云。潦倒休嗟歲月窮。雲陽城外泊孤篷。時平驛路通商客。亂後沙場弔鬼雄。北固鐘聲來枕上。南徐山色落杯中。憑君莫話興衰事。江水茫茫月墮空。秦淮留別雜咏云。十里波光照眼明。絲絲楊柳縮離情。殷勤只有秦淮水。送我扁舟過石城。落魄真成汗漫游。烟花此去醉揚州。他年載酒江湖上。桃葉桃根坐兩頭。青溪渺渺欲通詞。棖觸風懷更賦詩。一片淡雲微雨裏。消魂最是小姑祠。一曲清歌酒一卮。風流無復見微之。興酣高據胡床上。不向桓伊借笛吹。觀音門登眺云。奇山似與江濤搏。江欲吞山山勢惡。陡然壁立向西躍。行人過之駭且愕。我來振舵頭。泊挈伴尋幽。雙屐著峯迴。路轉凌峯。嶺滿空蒼翠。向人落不知。巨斧何年鑿。開出芙蓉面。面削松杉倒。挂藤蘿絡攀緣。上下愁猿。頗疑上有飛仙閣。欲往恨無長繯。縛迴身仰見雙扉。廓據高臨下疇始作。或云明祖增外郭。首重北門嚴鎖鑰。一夫當關萬夫却。終古無人櫻鏑鏢。我聞此言笑大錯。金川門啓彼何託。當年築城詔恢拓。曾幾何時燕飛掠。我今探奇搜洞壑。那復匆匆論兵略。西行欲跨揚舟鶴。茲游先做謝康樂。諸詩讀之如食哀家梨。爽脆可喜。

蓉江陳慕青女士蘊蓮。擅詩書畫三絕。生有夙慧。年十二。曾咏月中梅云。鉛華不染任天真。雪壓霜欺倍有神。莫道幾生修得到。此身原是月中人。其自許如此。後歸左向庭參軍爲室。倡隨極樂。曾自寫合歡圖。題者甚夥。著有信芳閣詩稿。如秋宵卽事寄外云。輕羅衣薄怯黃昏。瑟瑟涼風月一痕。蟲咽草根如有恨。

扇藏篋。箭尙餘。思皋禽。警露眠。難穩野鷺。栖香夢。正溫幽寂。偏教饒逸興。畫屏無睡。笑天孫。自題翰墨。和
鳴圖云。良宵小立。畫簷前。皎皎冰輪淨。碧天連。理枝頭。棲比翼。合歡花下。並吟肩。簫吹玉管。倚歌和。詩滿
雲箋。疊韻聯。細語喁喁。人寂寂。百年長此共。嬋娟。月夜彈琴云。攬衣步前楹。翩翻立花影。金波瀉滿身。溥
露發深省。不知風露深。青琴松下弄。萬籟寂無聲。花間雅音動。形影長依倚。何堪一旦分。豈惟勞寤寐。無
刻不思君。怕啓團欒鏡。有人相對愁。無知憎小婢。幾度請梳頭。無意施膏沐。窗前日已斜。生憎痴婢子。爲
插並頭花。觸目皆愁緒。無非憶遠人。有時眉暫解。爲省白頭親。君子之出矣云。自君之出矣。無心沐與櫛。
愁比秋葉多。掃去復堆積。自君之出矣。不飲如中酒。豈惟兒女情。詩畫琴棋友。自君之出矣。難覓掃愁帚。
妾居深院中。君在風塵走。夢中作云。月斜燈淡五更雞。水復山重路轉迷。馬足不方車少角。教人何處認
輪蹄。丁酉仲秋送外北上云。君子將啓行。無心理紅粧。階前蘭蕙花。顏色黯不芳。豈不願君留。相視愁空
囊。先人撫偏沅。廉行貽青箱。裹糧少旨蓄。逋負難遽償。典我篋中衣。文彩雙鴛鴦。質我奩中飾。珊瑚與明
璫。聊充客中筇。用爲公子裳。纈染間青紫。雜采同元黃。枕用伏態綉。綿以同工裝。肥馬與輕裘。炫耀自生
光。非欲市童憐。世態恐炎涼。居貧豈不佳。翰墨鳴閨房。牕前櫺徐陸。燈下臨鍾王。詩成遞唱和。賦就同平
章。館名繼鷗波。繞屋千篔簹。好鳥相和鳴。關關似笙簧。坐臥必以耦。形影隨君傍。近希管與趙。遠勝孟與
梁。君本瑚璉器。立身期廟堂。霜蹄屢顛躓。雲路難翱翔。今茲爲徵祿。奔走名祿場。低眉素不屑。折腰豈慣
常。毋忝爾所生。毋負爾行藏。不忤亦不求。云何用不臧。君子和弗同。俾免意外防。行舟慎波濤。驅車避風
霜。童僕以恩待。御下固有方。我言有盡時。我愁不可量。瀕行載相勗。慎旃願勿忘。參軍亦有擬古長相思

第

七

期

寄內云。長相思。在長安。辭家月已三團。樂羈遲京國歸路難。北風凜冽。茂云暮。黑貂裘。散衣裳。單美人。誰爲勸。加餐。望穿秋水。愁春山。牽蘿補屋。翠袖寒。置書懷袖。字不滅。何時淚痕雙。照乾。長相思。摧心肝。長相思。望長安。海棠紅。冷楓葉。丹君何留。滯違刀環。京華一去數千里。錦箋頻寄人未還。塵生明鏡。鴛鴦寒。愁如迴。颺亂白雪。首如飛蓬。減紅顏。高堂問子歸何時。強顏歡答淚暗彈。君念妾兮早歸來。妾念君兮憂心殫。長相思。空長歎。伉儷情深。亦可見一斑矣。

楹聯有絕佳者。如放鶴去尋三島客。約梅同醉一壺春。未知明年在何處。不可一日無此君。野煙千疊石。在水漁唱一聲人。過橋雲白山。青萬餘里。江深竹靜兩三家。近有楚人輓縣令。舒姓聯。令爲皖人。前清進士也。聯云。春風風人。夏雨雨人。舉三湘之名人。才人。半屬門人。平昔血性待人。不秦越視人。富貴驕人。人。樸人。範人。共仰。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計兩載之教我。養我。如同生我。一旦撒手棄我。且幽明隔我。音信斷我。我趨我步。我難忘。又長聯之佳者。則雲南昆明池大觀樓之聯。幾及二百字。筆意超脫奔放。後難爲繼。聯云。五百里滇池。奔來眼底。披襟岸帙。喜茫茫空闊無邊。望東驥神駿。西翥靈夷。北走蜿蜒。南翔縞素。高人韵士。何防選勝。登臨趁蟹。峙螺洲。梳櫛就風鬟。霧鬢更蕪天。葦地。點綴些翠羽。丹霞。莫辜負四圍香稻。萬頃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楊柳。數千年往事。注到心頭。把酒凌虛。嘆滾滾英雄。誰在想漢。習樓船。唐標鐵柱。宋揮玉斧。元跨革囊。偉烈豐功。費盡移山精力。儘珠簾畫棟。轉不如暮雨朝雲。便斷碣殘碑。都付與荒煙。落照。只贏得幾杵疎鐘。半江漁火。兩行冷雁。一葉扁舟。

香豔詩話

莊紉秋

香

艷

雜

誌

海上繁華甲於天下。而歌臺舞榭尤爲鉅麗。余以選客避難。春江月夕。花晨每與姬人賓卿爲觀劇之舉。衣香鬢影。心焉意移。話勝跡於屨廊。城開不夜。聽箏琵琶於曲苑。天亦多情。偶有豔詞。寫記於後。其詩曰。電炬光明。月子新。廣場葦箔。喚真真。斜拖雉尾。周郎顧。悄倚貂裘。謝傳親。媚眼流波。香贈賈。謂賈碧雲。嬌容含笑。賦憐甄。車聲踏碎。天街曉。鬢影衣衫。逐綺塵。銀壺璀璨。玉人來。第一雛鬟。笑口開。瓜果紛陳。疑七夕。衣冠綵繚。憶千回。偶看金鏡。敷脂澤。大家閨秀。出懷中金鏡。對人理妝掠鬢。似瑣珠囊。結綺胎。女眷均以珠寶飾衣。光采奪目。華縵風光。誰得似粉香花霧。費疑猜。手攜寶扇。口含烟。閨人均吃香煙。消受風流。淡蕩天不唱。回波歌。懊惱且嘗番菜。試新鮮。有在包廂吃大菜者。冶裝妙擷。鴛鴦錦絮語。同翻燕子箋。一曲昇平歌。未了春申江。上月初圓。

余好作無題詩。極之於九天九淵。蓋忠厚悱惻之思。以婦人女子寄之。而不必專泥香奩體也。其詩曰。綺思幽閒入九天。羞無人處耐孤眠。風華姚冶鉤魂魄。月露高寒忒媚妍。淡影搖空緘口誓。慧心刻玉妬蟬娟。祇餘搖落芙蓉彩。不受人憐。孰敢憐。似有雲屏瞥眼鴻。銀河耿耿在江東。湘妃乍擷靈鷲錦。姹女誰憐天姥峯。剛欲忘情疑太上。欲追前事忽空濛。萬千顛倒無窮思。愁煞南華秋水。中寒食。清明事已非。故宮禾黍幾回稀。舊人環佩鏘雲漢。選客衣裳度翠微。密約三生猶繾綣。柔情十日亦紛飛。天涯芳草知何處。

太息柴桑我獨歸。

余旅廬申江。眇經三載。每遇春秋佳日。必從事賽馬之游。魯人獵較。孔子亦有童心。陸地行仙。此事未能免俗。衣香鬢影。忽忽送迎。悅目賞心。無逾於此。知我罪我所不計也。曾作海上冬日賽馬詩曰：汽車百輛。賽如雲珍。重佳期憶鄂君。小結珠囊。馳翠縷。別鑄鶯佩。懺香氛。花妓嬈豔。空惆悵。柳絮因風。或解紛。省識倡條太妖冶。依稀眉樣似。傳聞絹帕迎人。是也。非靜安寺畔。不曾歸車聲。輾輾。馳初遠。鬢影匆匆。過已稀。半面窺人。韓掾少內家。裝束太真。肥分明。鴻影當前。認珠箔。飄燈雨雪。霏似聞蘭麝。逼人來。姊妹雙紅。慘綠回。指金豔。紅陳綠雲姊妹。無可奈何。風信速。最難留。處雨聲催。賽馬最忌下雨。湘妃有約。緘金鎖。指湘妃閣。茶女無花。悵玉臺。海上名姬。多以茶花女爲名者。我亦天涯淪落客。臨岐惆悵。摘玫瑰。薄雪簾櫳。酒後天薰籠。斜倚不成眠。悄寒微。覺添詩料。小醉還疑。結夢緣淡。抹輕響。敷翠黛。冶粧慵。睇更蟬。嬌自從車響。麟麟。過碾破琉璃。街月圓。

余以開閣放姬事。過境。遷不免惆悵。乃爲小詩八首。以記之。詩曰：天半罡風爾許馳。相逢猶在未髻時。一聲珍重歌河滿。苦雨驚魂細若絲。汽車明發夜初昏。一樹梨花欲斷魂。萬事不堪回首說。天涯芳草正當門。倦眼朦朧首漫抬。披衣端整下床來。分明鴻影前番過。笑指檀郎別緒催。陰外陽乖事可能。愛河枯竭佛無燈。家書正抵黃金重。拆到紅箋喚不響。記曾小築香車過。斐几明窗日影重。萬朶梅花香似雪。一枝猶傍水仙紅。費盡心機總不知。寶釵已嫁復何之。瀟湘先死。怡紅去鎮日。簾櫳讀楚詞。今生緣盡從誰記。怕喚真真可。若何落盡殘紅。慨春雨芳心。絲渺隔銀河。泥城橋畔。雨如塵。往蹟依稀說。太真怪事一聲真。

懊惱開簾不見李。夫人是耶非耶。一片至情當隨風飛去。回想泥城橋畔。畫閣香薰。細雨簾櫳。車聲來暮。鏡奩瞥影。眉有黛而輕描。珠翠留痕。心捧掣而作態。此時此境。忽忽過之。而不知已爲陳蹟也。學冒辟疆影。梅菴憶語。飄渺欲仙。追紅樓夢。買寶玉奇緣。聲容如在。

余曾作三光詩。三光者。一曰釵光鬢影。二曰粉光脂膩。三曰珠光劍氣。其釵光云。十二金釵色。可知祥光璀璨。總相宜。上頭連理還簪玉。貼鬢開奩好賦詩。自有魯靈歸殿。倚呢他。宋玉隔牆窺。羅帷響。戛剛斜。拔一閃。驚鴻人影。欹粉光。云靈芸紅唾。意生春。細膩風華最可人。不却鉛華輝素面。自饒脂澤助輕顰。華燈對影。秋流月。倭鏡描容。夜有津。聞說檀郎好游戲。強敷何鬢。恐生嗔。珠光云。一簾寶氣。迓春來。信有明珠作禍胎。綠號美人樓。未墜赤逾岡。兩海成灰。精品奪目。花猶潔。顆粒驚魂。雪白。噉蛇髻。如盤靈試。乞媚緒。冶色亦堪哀。聞海上。信人珠飾。均以巨值。貨而載之。失落卽須賠償。

廢物贅語

光復以來。社會生計。日趨窘迫。蹀躞道左。以求牡爲生涯者。海上已遍地皆是。隨園老

人有句云。若使桑麻眞遍野。肯教多露夜深來。仁人之言。令人心慄。又黃仲則有句云。

如此星辰非昨夜。爲誰風露立中宵。恰肖雉妓夜深躑馬路。情景讀之爲之失笑。

香豔聯話

胡蘊山

香

贈妓聯不嵌字。落落大方。最爲上乘。如「問誰擅若蘭詩。湘蘭畫。愼毋忘香君扇。文君琴。」近時惟樂平彭鶴儔。足以當之。其李蘋香輩。僅能詩而已。然尙不可多得。彭已於壬子夏委化。誰擅二字。恐愧煞庸脂俗粉矣。

艷

桐城方玉杉贈小紅聯云「五嶽歸來衆山小。萬綠叢中一點紅。」不徒推重小紅。且復自立身分。誠高手也。友問何小紅如許之多。予曰。凡校書均名小紅。友愕然曰。子不見滬上花榜狀頭。未十年或退居房老。或降爲冷葉乎。聞者點首稱是。

雜

有與妓交久情深者。妓驅使之如役奴僕。客亦樂爲所用。反自鳴其資格之深。誇耀儔輩。如某君贈詩妓楊玉雯聯云「卿若化身爲寶玉。我甘低首作晴雯。」觀此可見衆香國民意矣。

誌

小喬墓。在湖南長沙城東隅。都昌李秀峯先生乘時督辦轉運局時。過此題聯云「銅雀鎖春風。可憐歌舞樓臺千古不傳奸相塚。杜鵑啼夜月也爲英雄夫婦三更猶弔美人魂。」魏武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且矮塚纍纍。無從指實。身後亦殊可憐。尙不及小喬美人得嫁英雄夫婦。留一坏土於湘中。常有游人。酌酒憑弔。世之爭奪政權者。讀之能否省悟。

雉妓金玉。乃金蘭之妹也。貌既不揚。語言亦欠伶俐。人比其一笑爲黃河清。時金蘭香名鼎鼎。推屋烏之

愛者。故連類及之。山西豪商。時有報效。金玉已與黃某暗度。陳倉猶欲誑西商爲之梳櫛。程石山詒以聯云：『兼金聲價超羣。并碧玉年華好破瓜。』由此屏之不與羣芳伍。識者曰：石山太輕薄矣。又有黃衫客贈聯云：『金屋妝成嬌侍夜。玉樓宴罷醉和春。』用長恨歌語。亦覺比擬不倫。

碧痕贈秀英聯云：『秀色可能容我醉。英名頗亦畏人知。』予曰：易餐而飲。是合酒色爲一。試問酒量如何。色量如何。亦字含雙方意義。已畏人知。何必書贈聯。妓畏人知。宜早脫籍。或謂移贈某革命女傑。予戒之曰：慎毋唐突西子。傲宋漁父之嘗麻姑爪也。

『令我作如此想。使人之意也消。』都道我不如歸去。試問卿於意云何。昔人贈如意聯。最佳。後之作者。無出其右矣。陳如意子豔如桃李。歌聲響遏行雲。濂溪後裔。與鐵城居士本係至好。因妓故。各含醋意。始則尹邢避面。繼則楚漢爭雄。妓不敢偏袒。大有左右做人難之概。各抄襲舊聯語之。亦頗恰切。光復後。濂溪鐵城。乘時而起。或握政權。或參軍務。奔走國事。不遑譚及風月。一日有友邀飲。招花侑觴。從旁挑撥。觸動舊怨。酸風頓發。濂溪飛一茶盃。擊之。僅中副車。排解散歸。如意竟爲濂溪娶去。時有戲語聯致賀云：『攻破鐵城飛蓋碗。築成金屋貯阿嬌。』濂溪今已謝世。如意卒爲守節。污泥中現出白蓮花。誠難能可貴者矣。

集句之贈炙人口者。如吳竹莊贈紅碧云：『願化身爲紅綬帶。也應詩似碧紗籠。』歐陽伯元贈枕雲云：『何須琥珀方爲枕。除却巫山不是雲。』蘋梗贈石金云：『我心匪石其利斷金。』又贈秋雲云：『秋水爲神玉爲骨。雲想衣裳花想容。』薛慰農贈綠卿云：『綠淨不可唾。卿言亦復佳。』劉廉軒贈明仙云：『不

知何月爲誰好。莫辨仙源何處尋。又某贈紅玉云。『雪白茶靡紅寶相。水晶如意玉連環。』又贈采珠云。『欲采未采。隔江水大珠小珠落玉盤。』又贈雪珠云。『雪膚花貌參差是。珠箔銀屏迤邐開。』沈鳳樓贈小五寶云。小樓一夜聽春雨。五鳳齊飛入翰林。曾文正贈劉霞仙云。此外知心更誰是。與君到處合相親。餘者不及備錄。

花鳳仙益陽人。丰姿豔麗。如出水之芙蕖。體態嫵娜。似隨風之揚柳。庚寅年遇之於漢皋。予贈聯云。『到門不敢題凡鳥。謫居猶得住蓬萊。王玉紅河口人。工絃索。膚若凝脂。愛作大家裝束。每逢佳節。輒滿頭珠翠。紅裙軟風入廟燒香。見者疑爲薦紳眷屬。予辛亥春遇之於江州旅館。贈聯云。『玉軫撥殘溢浦月。紅裙妬煞石榴花。』香海師嫌殘字近變徵之音。謂言者心之聲。宜速更易。奈已繕寫。不及改矣。未數月光復。連年歐陽武劉世鈞輩耀武稱雄。二次革命。九江又首當其衝。幾成戰場。今良朋星散。花事闌珊矣。謂爲聯識。誰曰不宜。

楊小真江都人。花容月貌。見者魂消。惟自負過高。性傲不肯隨俗。俛仰庚戌。隨生母來潯。母亦不違其意。事事順從。賃一幽雅軒敞房屋於南門灣。登樓則几淨窗明。湖光山色盡在目前。與二三知己樂數晨夕。予贈聯云。『呼取小名金不換。解將真意玉連環。』有竊以移贈金玉。則又不對題矣。

銀紅姿圓替月。性頗妖冶。席間猜拳行令。不醉無歸。孫箬漁贈聯云。偶點銀鏡翻曲譜。高燒紅燭照新妝。銀鳳樹艷幟於京都。鶴巢主人來函。索香海師撰聯句云。『銀漢紅牆秋一水。鳳嶂鴛枕夜千金。』

期

七

第

香
豔
聯
話

四

粵香館隨筆

香山李綺僊女士

獄中之慈母俠兒

多治子者。日本社會黨魁幸德秋水之母也。年逾七旬。與秋水氏之義兒熊太郎。同住於土州中村町。送日。自秋水氏之隱謀發現後。收禁監獄。法廷擬以死罪。多治子聞之。因愁而病。臥床數日。秋水聞母之病。因賦詩一首。由郵遞呈老母。詩曰：『鳩鳥喚晴烟。樹昏愁聽點。滴欲消魂。風風雨雨。家山夕。七十阿孃泣倚門。』多治子見兒詩。倍增愁思。欲生前再見一面。因同其義子熊太郎。不辭風霜勞苦。千里而走東京。下車即訪秋水之摯友某氏。翌晨赴東京監獄。探望其子。見面交談。多治子氣度優游。正襟戒其子曰：『家事勿憂。宜潔爾最後之身。雖死猶生也。』並無一滴傷心之淚。秋水氏事母至孝。亦未敢現悲容。恐傷其母心故然。

夫婦閨中德行談

晉許允婦。阮德如妹也。奇醜。交禮竟。許誓不復入房。桓範勸之曰：『阮嫁醜女與卿。故當有意。宜察之。』許便入見。婦即出提裙裾待之。許謂曰：『婦有四德。卿有幾？』答曰：『新婦所乏爲容。士有百行。君其有幾？』許曰：『皆備。』婦曰：『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許有慙色。遂雅相敬重。允爲吏部郎。多用其鄉里。帝遣虎賁收允。婦出閣戒允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允至。明帝核之。允答曰：『舉爾所知。臣之鄉人。臣所知也。願陛下檢校爲。』

稱職與否。若不稱職。臣宜受其罪。既檢校。皆其人。於是乃釋允。舊服敗壞。更賜新衣。初被收。舉家號哭。允新婦自云無憂。尋還。作粟粥待之。須臾允至。

貪婦畏大俠

王夷甫雅尚元遠。婦郭太寧女。才拙而性剛。聚歛無厭。夷甫疾之。口未嘗言錢。婦反欲試之。夜令婢以錢遶床。不得行。夷甫晨起見錢。聞之。命婢舉阿堵物。時其鄉人幽州刺史李陽景有大俠名。郭氏甚憚之。夷甫驟諫。乃云。非我言卿不可。李陽景亦謂不可。郭氏乃爲少損。

宋蕙湘

宋蕙湘。金陵人。當明之末。南都既破。爲清軍所擄。甲申九月。滿清以福王送北京。蕙湘與焉。途次河南。蕙湘題絕句四首於壁。詩曰。『風動江空羯鼓催。降旂飄颻鳳城開。將軍戰死君王寵。薄命紅顏馬上來。廣陌黃塵暗鬢鴉。北風吹面落鉛華。可憐夜月篋篋引。幾度穹廬伴暮笳。春花如綉柳如烟。良夜知心畫閣眠。今日相思渾是夢。算來可恨是蒼天。盈盈十五及笄初。已作明妃別故廬。誰散千金同孟德。鑲黃旗下贖文姬。』詩後并附跋語曰。被難而來。露宿野居。卽欲效陳嘉故事。稍留翰墨。以告君子。不可得也。偶居邸舍。索筆漫題。以冀萬一之遇。薄命如此。想亦不多得。』末署秦淮難女宋蕙湘和血題云。

明宮異寶

崇禎時。延陵陳頴仙。官中書。嘗奉詔入禁中。見中宮翼蟬冠。嵌珠一顆。大如芡實。紫光璀璨。若蓮花。至晚則五采繽紛。若琉璃燈燄。殆卽夜光也。東宮束髮冠。纓前一珠。差小。碧燄照耀如盤。以銅青投火中。綠烟

鬱勃。不識何名。又見漢唐宋以來寶琴三百六十二張。皆有贊有銘。惜未錄出。未幾滿人入帝。此種珍物。遂無人復見矣。

珠母

大興李氏家藏珠母一顆。大可五六寸許。中有真武像。端坐椅上。龜蛇承其足。靈官荷戈侍立。作瞋目怒視狀。雲氣繚繞之。恍惚現四神像之形。在若有若無之間。背鐫高麗國王進。匱以紫金爲之。蓋明季大內之物。流落民間者。李氏以十金易之。斯誠至寶矣。

賞菊成風

香山欖鎮人善作盆菊。每植一株。數十枝或百枝。三丫六頂。如太極兩儀之相生。一枝上留一蓓蕾。扶以小竹杖。長短相從。至花時齊開。層層如規之圓。尤以葉色青葱茂密。經霜不脫者爲上品。盛開時。集鄉人所植各種。設賞格。評高下。曰菊試。聯二三知己。傾樽籬下。索句花前。曰菊社。至於菊會。起止。凡三日夜。張燈綵。作梨園樂。花路花橋花樓。絡繹數里。各族祠宇門亭齋舍。悉選花之佳者。布列點綴。間以名人字畫及古玩器。開筵迎客。幽香滿座。四方來觀者千萬人。雖農夫牧豎。從芳馥中行。亦旋改其面目。邑令彭竹林詩所謂「欖市花期韻欲仙」是也。會無常期。自乾隆壬寅爲初會。辛亥爲第二會。嘉慶甲戌爲第三會。時和年豐。又值是歲花事倍勝。則爲之。順德羅天尺有欖溪鬥菊詩。同治甲戌十月初十日再舉。爲第四會。命徵詩。首題爲登風度樓懷張文獻公。次爲菊酒菊燈菊糕菊枕。詩四千餘卷。南海譚榜眼宗浚評閱本邑黃紹昌詩擅場。一時有菊花狀元之目。

薛大觀

昆明諸生薛大觀。字爾望。能文章。重氣節。永歷奔緬。爾望啼泣曰。不能背城一戰。君臣同死。社稷顧欲走蠻邦。以苟活不重。可羞耶。迺謂其子之翰曰。吾不惜七尺軀爲天下。明大義爲古今。留正氣。汝其勉之。翰曰。大人死。忠兒當死。孝大觀曰。爾有母在。時其母適在旁。顧之。翰妻曰。彼父子能死。忠孝我兩人獨不能死。節義耶。其侍女瑣兒抱其幼子在旁曰。主人皆死。我何以處。大觀曰。汝能死。愈善。於是全家赴黑龍潭死。大觀次女已適人。避兵山中。亦於是日赴火死。

二桂善詩

清茂才麥德沛。欖都人。有二女。長英桂。爲翰林院檢討。何洛書妻。次又桂。爲何上舍懷向妻。德沛居常好吟咏。二桂賦性聰慧。少稟庭訓。遂工於詩。又桂自適懷向後。家徒四壁。常提甕出汲。甘與食貧。未幾。失所。天益困苦。惟教女徒。資以糊口。如是者二十餘年。遇亦窮矣。歿後遺有謝庭詩草。詞旨清朗。音節和平。雖處困極。絕無哀痛逼促之響。蓋詩教之正宗也。何其英先生憐其才。復悲其遇。不忍其終於泯沒。迺輯其尤善者。並其姊所撰之芸香閣詩草付之剞劂云。

趙若舉

宋宗室趙若舉。居香邑之黃梁都。有拳勇。端宗景炎元年航海。若舉赴難。授武翼大夫。帶行在。關門宣贊舍人。召募潮居里民數百。勤王。擢廣南東路兵馬鈐轄。宋亡。元張宏範遣兵欲屠潮居里。若舉以一鄉民命爲請。於是潮居里三百餘家。賴以全生。兄若梓亦同時勤王。後抱祭器入山。以存宗祀。

黃泗

明處士黃泗。字維清。香山。賦性慈孝。有古君子風。年十二。失怙。兄洙。寓外。弟妹俱幼。泗事母關氏。定省無遺禮。甫弱冠。卽能興家。於誦讀之餘。懋遷至富。實所難也。弟妹嫁娶。泗又能一遵母命。無所靳財。時永樂丙午大飢。穀價翔貴。泗獨平糶。貧者造門。輒與之粟。嘗有峒民來易粟。誤倍其值。既去矣。會計其數。過贏。呼而還之。謂曰。掩人之誤。而利其所有。猶盜也。吾豈爲哉。正統末。盜李千戶來攻邑城。城門閉者三月。民有菜色者。泗則爲粥以飼之。子女流離者。泗則出金以贖之。鄉人感其德義。言諸有司。上其事。泗力卻之。卒葬於縣南壽星塘。乾隆間。知縣彭科出示。禁樵採五十步。其詰嗣黃瑜有壽星塘詩。汪汪壽星塘。上有帖與岬。松柏悲風來。驚波渺不起。帖岬日登望。父母嗟何之。驚波有定日。皆淚無乾時。誰云蓬萊仙。夜來駐笙鶴。刀圭如可求。庶幾起冥漢。嗟我寸草心。萋萋徒自傷。淚下不可收。日暮驚波長。

清代緹縈

余孝女。忘其名。四川崇慶人也。生數月。父仕清。以案遣戍楚中。母以叩閭歸斃于道。賴王父母存活之年。十一。謀於舅。入都訴御史台。父由是獲赦歸。朱太史蘭坡詠其事。涇縣胡世琦又感其誠。作歌以表之。曰。余孝女。西蜀人。我友寄新詩。字字爲女寫其真。十一歲女究何識。乃自天南之天北。爲父籲雪。到柏臺。森森虎豹當關開。云從父戍楚中來。湘纍沈寃同可哀。阿母叩闕不復回。中道而斃已焉哉。趨趨我祖力亦頽。阿舅携至黃金台。御史列詞告天子。天子哀之釋其父母。不可作。父兮亦良苦。有淚滴九京。有眼觀三楚。父兮歸來可久處。誰謂生男不生女。大倉令淳于公昔有此女髣髴。同未必此女年亦童。余孝女得

此亦足以留芳彤史矣。

蘇軾遺琴

小欖蕭士賢字宣仲。康熙間人。善琴。家藏古琴一。云宋時物。背銘九霄雷三大篆字。又有楷書銘二十字。下有蘇軾二字小章。下截有大印章。鐫起昇元賞四字。通身起蛇腹斷紋。其子孫至今寶之。

古琴世寶

鄭東岩鄉賢有蕉葉古琴一張。背無款識。通體牛毛斷紋。音極清越。後傳二十二世孫鼎。鼎名曰九天珠玉。鼎又蓄白沙先生舊琴一。背鐫草書滄海龍吟四大字。書法飛舞遒勁。末有石齋二字方印。通體蛇腹斷紋。漆色光澤。音韻鏗壯。蓋靈山張遠山所遺也。

玉枕十三行

玉枕十三行。相傳宋賈似道刻也。賈敗。棄於糞土。揚州人某得之。渡江舟覆。石落水中。康熙間。漁人網得。麝蟾粘其上。剝食殆甚。適翁公嵩年督學廣東。路出鎮江。舟過見之。購以數金。審爲玉枕本。至粵召善拓者。時邑諸生梁清士應召。事竣。翁酬以二本。梁又自精拓一本。凡三本。一售邑人高以誠。一售邑人蕭某。一摹上石。清士後人質諸陳澤秀。澤秀質諸劉起元。其後劉之姻黨毛錫五。購藏於家。石縱一尺二寸半。橫一尺一寸。厚八分。王大令十三行帖刻本頗多。此爲玉枕第二刻。彭人傑尹東筦時。欲購之。不可得。摹一本以去。卽此石本也。

董妃

董妃歸如皋。冒先生後。每於上已踏青。携風箏放之。辟疆影梅盒憶語。未有一言道及此事。惟常熟何君立謂董妃喜放風箏。一直線上。不讓呂偏頭。且爲詩以詠之曰。薄命誰嫌一紙輕。東風擡舉上瑤京。衣裳想像春雲展。環珮歸來夜月明。最擅迴旋如意舞。眞傳縹緲步虛聲。獨憐佇立頻搔首。不盡茫茫碧落情。世之見此詩者。始知其事。

黃泰泉母

黃泰泉先生之母陳氏。贈編修黃畿配番禺東井先生政女也。幼端重。寡言笑。七歲遭父喪。哀慕如成人。受孝經論語於諸姊。十七于歸。事舅姑甚謹。性嚴謹。或有譴責。受之而不怨。遭舅姑二喪。助夫治漆。手爲鞭裂。未嘗自言。畿嘗遊學鄰邑。爲罄財具以資其費。夫黨有需索者。至脫簪珥以應之。子佐以忤權要。由翰林出爲廣西按察使僉事。學政語之曰。此汝外祖之舊職也。其無以外補爲歎。惟求無愧於師道足矣。旣而有疾。佐棄官歸。養久之。復召還。陳曰。此殊恩也。不可辭。吾當就汝養耳。乃趣之行。性檢朴。不好紈綺。所製新衣。一試卽易之。治家嚴正。遇婢僕有恩。惟出語稍涉媠。必加笞責。聞古今事。輒能舉其臧否。有爲壽文。誤用深山大澤。實生龍蛇者。訝曰。此出左傳。非頌禱語也。其知識類此。嘗爲佐論出處曰。爲邱文莊通而難。爲陳白沙高而易。聞者以爲知言。

襄按陳氏爲番禺陳政之季女。讀書明大義。適香山黃粵洲。畿其翁爲黃雙槐。瑜其子爲黃泰泉。佐（卽黃文裕公）公得配祀於先賢堂。乃仁和杭太史世駿之力。先是杭爲粵秀山長。告諸生曰。前明如方文襄、霍文敏皆配先賢堂。而獨遺李忠簡、黃文裕。何也。致書督府兩院。請增設忠簡、文裕。二公木主。

於先賢堂。由是香山紳士。又告之邑侯。祀文裕公於豐山書院。陳氏父翁子壻四人皆鄉賢。爲世所罕有。

陳瓊壺

陳子清。字季腴。號瓊壺。籍順德。徒員峯。家既貧。隨曾望顏同攻苦。望顏早貴。後二紀丙午。瓊壺始舉於鄉。旋挑教諭。不就。操履狷潔。以詩畫贍樂道忘勢。邑令楊鉞嘗屏騶徒步。清談竟日。員峯接蓮笏清淑之氣。望顏剛介嚴毅。瓊壺貞不絕俗。和不失身。雖仕隱分途。能自立不苟。狗道同故也。瓊壺晚年。道益高。條然物外。書畫爲世寶貴。詩趣蕭閒。簡遠如其人。著有證真畫齋詩鈔。其寫懷一首云。（精能古所嘉。疏懶俗所戒。我懶轉見容。簡曠混流輩。士習巧營思。奔競今爲最。邱園義昭然。疏懶近高介。自幸何足云。世趨所關。大安得古名賢醇和挽風會）噫。瓊壺之高。亦可以風世矣。

譯

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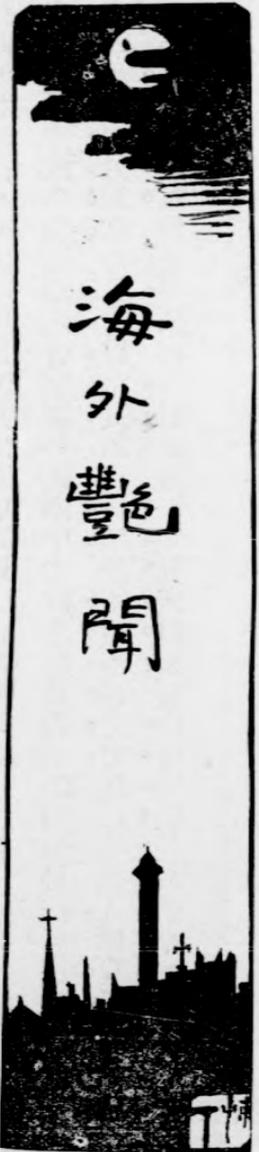
大錯涂

中華圖書館簡要書目廣告

筆記遊記雜說部

明季南北略	明季稗史	明末野史	明遺民錄	繪圖綴白裘	淚珠緣	社會小說自由女	自由花	宵光劍	雍正劍俠奇案	足本繪圖聊齋志異	棲霞閣野乘	夕陽紅淚錄	石林燕語	石林避暑錄話	俞曲園瑣記	隨園隨筆	南野堂筆記	瀟湘館筆記	閱微草堂筆記	
初三四五集						(印刷中)	(印刷中)		前編三册	(同文本)										
每集四																				
一元五角	七角	八角	二元四角	三元	四角	五角	五角	一元五角	二元	四角	三角	五角	一元	一元	一元	五角	八角	四角	五角	

女聊齋	三異筆談	景船齋雜記	靜厂奇異誌	吳門畫舫錄	秦淮畫舫	聊齋拾遺	夜雨秋燈錄	蘭茗館外史	夢花雜誌	鴻雪姻緣	唐人說薈	情史	觚臈	薑露庵雜記	漫遊記略	徐霞客遊記	隨園食單	屠玉叢談	豆棚閒話	
六角	三角	三角	三角	三角	三角	三角	四角	四角	四角	四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五角	一元五角	一元五角	一元五角



沈望且謂

當今歐洲各國皇室之婦女曾經親臨戰地目擊戰事之凶危者惟保加利亞之王后一人而已王后未結婚前值日俄戰爭遂親率看護婦團隨俄軍前赴戰地當是時也鮮有知其爲魯斯族中之公主者此戰約歷二年之久王后並未經歷全役卽行返國當其服勞戰地時持鎮靜之態度具冒險之精神鎗林彈雨均不知畏故看護婦團全體團員賴以安心毫無倉皇之態也回憶四十四年前普法戰爭之際公主莎姆莎姆 *Salm-Salm* 盡忠國事記者曾目覩普王親向公主致謝並褒獎其功績彼保后者其豪勇固亦不在公主下矣

此次歐洲之戰禍德奧兩皇實難辭肇釁之咎而皇室婦女如俄太后美里 *Empress Marie* 英后瑪利 *Queen Marie* 俄后德后比后意后輩對此均抱特別之關念塞維亞王現在無后奧匈國之皇自伊利薩伯被刺之後迄今亦未有后但有已婚之公主數人及未婚之公主數人此次對於俄之爲塞維亞停戰事均極望其有效詎料外交決裂終陷於漩渦之中耶孟特尼格羅王后之公主卽今意皇之后也他若意

之太后。其人亦具才能。其夫在世之日。記者有友意人某。曾往謁見。與之晤談良久。頗蒙其禮遇云。

法后友勳尼。Empress Eugenie 對於戰爭。關心尤切。一九〇六年。法后在奧之伊斯爾城。Reims 爲奧皇約瑟夫 Emperor Francis Joseph 之賓客。二人頗相得。自一八七〇年之戰後。奧皇在凱勃馬丁之旅舍時。僅與法后晤面一次。及至一八九四年。奧后居於凱勃馬丁之旅舍。某晨六時。奧皇亦至。親向旅舍主人言曰。請赴賽羅斯邸中一行。爲余致意於法后友勳尼。請其約定時間。余當走訪。面聆訓言云。法后於無意中得此消息。異常驚詫。遂鼓其勇氣以應之曰。請卽答覆奧皇。余准於九句鐘時。在此奉候。及時。旅舍主人引奧皇至。伴至樓上。法后已從廊下出迎。見面之時。奧皇急引其手曰。余本不欲阻擾皇。后也。法后聞此。驚惶失色。入室時啼泣不已。是日二人密談頗久。一切詳情。無從記述。因當時並無旁人在座也。

德皇威廉第二好戰喜功。生平素慕法后之才識。欲與相見者久矣。奈機會難得。迄未如願。一九〇七年。會法后在璠威之波根。登船之際。德皇輕車減從。特往謁見。當時德國各報將二人之談話登載。各種紀聞。然皆虛造之言。不可信以爲實也。其後德皇欲見法后者數次。均未達其目的。某日法后乘遊船出行。德皇聞知。遂亦乘遊船追蹤之。直至某外國港中。法后之艦長得信。卽報告於法后。法后大笑曰。余之避德皇而不見者。凡五次。今日追蹤至此。無可再遁。故不得不接見矣。遂延德皇入德皇抵船時。忽見桅頂之上。高懸德國國旗。驚奇異常。再三思索。終未知其所自來。蓋法后之艦長於德皇登船之前。預爲設備者。

當今俄皇尼科拉第二。當其爲太子時。親往柏林觀公主馬格來特 Princess Margaret 之婚禮。酬應於拜謁。讌會之間者。約一星期。其後頓生厭意。遂另尋娛樂。故當俄使宴會德皇德后及各官員之時。等待良久。未見尼科拉。至宴中接其來函。蓋表其不能赴宴之慷慨者。其辭曰。余在此樂甚。不能分身云云。及德皇聞知尼科拉確在根斗公爵(德后之兄)之寓中。卽遣尼科拉之副官往召之。以德皇德后及各官員等候甚久。告尼科拉傲然語曰。余宵在此。閑靜之會中。作片刻之娛樂。而不願與德皇德后久處於世界之間也。德皇聞此。憤甚。堅欲俄使將其種種無禮之行爲。呈告俄皇(卽太后美里之夫)雖德后竭力從中諫阻。均不之顧。至於公爵根斗之處分。德皇語其后曰。余欲將汝兄逐出軍隊云云。

英后亞力山得拉 Queen Alexandra 仇恨德人甚深。蓋因普魯士曾以武力侵佔其祖國丹麥之公爵領土也。其時亞力山得拉結昏未久。爲威爾斯之貴婦。見英人袖手旁觀。遂請求英后維多利亞爲丹麥調停。惟英后與普魯士素有情誼。故以不能助丹麥之。其言曰。此地本屬普之領土。普人有佔據之權。余不欲阻之也。當是時也。設維多利亞尤亞力山得拉之請。則英之與普必引起海陸之戰爭。由是觀之。去歲七月三十一日。英皇喬治電告俄皇。勿干預奧人與維多利亞一八九一年之所爲。其用意適相若也。一八七五年。俾斯麥因增加陸軍事。以戰事威嚇法國。一八九一年。德國復演其故技。再以戰事威嚇法國。幸經太晤士報巴黎訪員勃勞威治。揭破日耳曼民族之陰謀。戰爭之禍。始得幸免。當此之時。當今之德皇親赴澳斯邦。語於維多利亞曰。(英后維多利亞爲德皇威廉第二之外祖母)德國須乘此時機。與法宣戰。勢不容緩矣。維多利亞阻之曰。果如爾言。則爾之責任。頗爲危殆。蓋若君王啓戰爭之釁。誠屬罪

不容辭。語畢。即將德皇之言。告知薩列斯波。Tora Sabistany 薩氏答覆之言。頗爲滑稽。其辭曰。余若與德皇設論此事。大局恐將愈不可以收拾矣。且德皇或將執余之身。擲之戶外。依余之見。陛下須親筆致書俄皇。亞力山大第三。當今俄皇之父。請其電告德皇。俄國不能坐視法國無故而受攻擊也。維多利亞嘉納斯言。遂遣心腹人遞書俄皇。其時法國艦隊。適在瑞典海中。俄皇即延其海軍大將。率所有軍艦。赴克郎城。Cronstadt 同時英后維多利亞。亦延之赴巴池摩。Potsdamm 德皇見英俄二國均與相抗。故不得已。暫抑其雄心。而息干戈焉。

當意皇與孟特尼格羅公之赫倫 Princess Helan (當今孟王之女) 訂結婚約之時。消息傳至柏林。其時中國大政治家李鴻章。適在德國。爲皇室之賓客。李在餐會中。見德皇與其友。澳倫堡伯爵密談。語畢大笑。李甚奇之。遂遣譯員探詢。譯員探詢畢。告於李曰。頃德皇與伯爵所言者。謂公主赫倫之祖母。乃一售果物於市中之老無賴也。其後此段趣事。傳至意京。羅馬皇室聞知。咸謂此種無稽之設。君子所不語也。德后之近侍。常讚德后之清潔。謂德后平時。常以熱水洗濯其手。德后之子。所備襯衫。從未多過六件。以上必俟全數損壞。方爲添置。其儉樸。可以想見。其最幼之二公主。出嫁之時。粧奩中。有一種襪褲。相連之黑色長褲。六條。專備騎馬時穿著之用。在柏林婦女社會中。殊爲罕覩也。

德后結昏之際。粧奩中。無華麗之物品。所有襯衫。襪褲。僅足備一星期之洗換。當德后旅行時。其女僕。每於其所到之地。爲之購備新衣。褲等。且最奇特者。照德國之普通習尚。凡稍有家資之婦女。其購備襯褲。鮮有在六條以下者。而德后則僅購一條耳。

法國自推翻帝制。改建共和以來。總統夫人之賢。未有如波應凱特 M. Poincaré 之夫人者。波應凱特。美姿容。好裝束。當其未被選爲總統以前。營硝皮業於哈佛。夫人難得機會。以研究上流社會之習尚禮儀。人鮮知之也。

據英國某日報之記載。謂英皇愛德華德所有之行杖。達二千之數。中多美術物品。爲友人所贈。或親自購備者。其母所用之杖。爲皇所最珍愛云。

此稿久存篋中。茲特檢登。作者住址。示悉爲幸。

 道人具亦物植

花也。

疊似鸚粟而嬌艷過之有紅紫黃白諸色苟終無婦人接近則長只盈尺而止不能

婦或就之戲爲猥褻之事則勃然怒長不數日可與人齊旋且着花止一朵花瓣重

西洋植物有名女兒歡者長尺許無枝葉狀與王瓜略相似其質柔韌屈之不斷蕩

詩文詞選

鑄九鼎

香艷叢話

美人 名畫 好詩 好詞 好歌曲 好書法 無人不要 君愛之尤甚 瘦鵲輯香艷叢話 內有美人名畫好詩好詞好歌曲好書法 適投君之所好 不啻爲君而作 君讀之必大愉快 君家窗明几淨 鳥語花香 最宜讀此香艷叢話 君夫人美秀而文 讀此香艷叢話 必益增其美 與君之愛情益復高尚純潔 君家姊妹 皆慧而好學 讀此後才華煥發 必能副君極大之期望 君富於審美之天性 一聞香艷叢話四字 即已十分滿意 今又見此告白必且引爲良友 君之得此良友 實爲君生平最得意之紀念 故本社特爲君請得許多介紹人 天笑 天虛我生 鈍根 小鳳 癩庵 東園 枕亞 箸超 瘦蝶 澹廬 善之 諸君皆爲君之素識 本社請諸君著作題序 卽爲君與良友之介紹書 而最先引導之招待員 則爲繪封面畫之丁悚君經諸人介紹與新友握手後 卽可展卷相對聆其警歎 親其薈澤 封面畫 上册 綠陰雙影 下册 婿期近矣 (丁悚畫五彩石印) 瘦鵲小影 (丁悚畫)

●香艷照片

(一)願天速變作女兒圖兩幀 瘦鵲中外女裝小影 自題 癩庵題詞 瑞蘭題詩 (二)新劇家陸子美西女化妝小影兩幀 (甲)撚羅帶想甚麼 (乙)憐人嬌態 (三)新劇家凌憐影最近中外化妝小影兩幀 (甲)南國佳人遺世獨立 (乙)托香腮盼阿誰 (四)荷亭雙艷 (新劇家凌憐影陳素素古裝美人合影) (五)是盈盈姊妹花 (憐影瘦鵲中外女裝合影) (六)歐洲歷史上之雙美人 (甲)拿破崙之妻約瑟芬 (乙)奈爾遜之妻哈密爾頓夫人 (七)法蘭西之花 (巴黎最近之第一美人)

●香艷明信片

共六幀俱泰西愛情名畫綴以題詩題句

●香艷明信片

(一)英國名畫家麥克司冬愛情名畫五幀 (甲)隔着紅牆私語 (乙)訴衷情 (丙)半羞半怯怕郎看 (丁)只低頭伴繡爲怕郎平視 (戊)看雙心交縮是郎心是妾心 (二)歐美寫影 (共五幀) (三)中國名畫家丁悚愛情詩畫兩幀 (甲)傍簾捉得柳花多 陡覺心慵懶 掃蛾笑並闌 于攜手坐與郎細數 指間螺 (乙)妾地香雲散不紛 何曾露盟與蘭薰 風前自把輕紗扇 扇與檀郎仔細聞 (四)巴黎名畫

茶花女馬克與其情人亞猛玉欄雙影 (五)烟雲縹緲之雙美圖 (善之題詞) 書凡五卷以筆記體編成舉凡近人綺麗芳馨之什纏綿悱惻之事網羅無遺共四百數十餘頁用極清晰之五號字排成圖畫亦極精麗凡百頁共十六面平裝二册定價洋一元二角精裝一册定價洋一元五角

總發行所上海棋盤街中華圖書館啓

聞雅

▲ 文

魏源以罽賓爲北印度訂誤

香山李錦襄綺仙



世稱海國圖志一書。率憑臆見以纂述。謬誤處。如移縣渡於巴達克山西。而以長春記所云石梁反在上流。東西易位。上下錯舛。殊覺可笑。至其謬之尤甚者。莫如以罽賓爲北印度之說。源之言曰。班氏父子。祇詳葱嶺以東。其葱嶺以西。則漢書不如北魏書。葱嶺西南之五印度。則漢書又不如唐書。蒙因證之以新唐書。其云天竺。屈葱嶺南。合東西南北中計之。幅員幾三萬里。北天竺距雪山。環抱若壁。西天竺與罽賓接。據是以斷。罽賓在印度西。而與印度實爲接壤。準其方位。當在阿富汗之喀布爾城。按阿富汗一名愛烏罕。喀布爾。卽古名迦畢試。是二非一。地有專屬。不得以今之克什米爾當之也。如源之說。彼俾路支等國。皆可謂之北印度乎。恐其地將不止三萬里矣。蒙謂源不以唐書爲是。武斷似不足怪。旣以唐書爲是。則不應自相矛盾若此。且唐書有與漢書相發明者。東至烏稅。西北與大月氏接。西南與烏弋山離接。漢書所云。其方位與唐書不背戾也。以源說攻源說。源又何以自解歟。

雍姬論

山陰胡踵秋

論者曰雍姬純孝也。舍其夫以存其父。非天下之至公者乎。雖然雍糾之謀。鄭伯之命也。雍姬知而不告。則與殺父告之則與逐君。君也。父也。夫也。所謂三綱而無所輕重者也。全此則失彼。全彼則失此。必無兩全人情處。此非至難歟。予聞莊生曰。孝子操藥以修慈父。其色焦然。聖人羞之。蓋孝子之侍親。莫善於使父之無病。既病而徒欲以藥修之。非孝子也。夫雍糾之謀。鄭伯之命也。鄭伯之命則祭仲之專。有以致之。雍姬不能以至誠感父。俾不得罪於君。而徒欲免父於君之討。是亦孝子之操藥以修慈父也。余爲雍姬計。莫若見父之專。涕泣以諫之。不可則以一死冀父之悔悟。夫至誠能格豚魚。況於父子之情乎。幸而祭仲從其請。則郊外之享。無由而至。不幸而不從。則繼之以死死而猶不悟。則他日鄭伯雖明討其罪。雍姬亦無愧於九原矣。今雍姬之言曰。父與夫孰親。是雍姬之心知親疎而不知大義也。夫父親於君。以父弑君。可乎。雍姬告其父。其父殺其夫而逐其君。是雍姬洩君之命。重父之過而死其夫也。鄭伯之出奔。雖謂雍姬逐之。亦無不可也。不善其始而欲善其終。進退前後何往而非過哉。雍姬不足責而士大夫之處境。類於雍姬者。可以擇所處矣。

孟子見梁惠王孟子見齊宣王合論

華吟梅

戰國之際。天下大勢。駸駸乎將入於秦矣。赫赫宗周。不絕如縷。當此之時。而欲張我王靈。翦彼兇讎。其勢必不能。則惟有使諸侯各自相制。而不敢發難。或可以紓禍患而存宗社。此孟子所以有遊梁遊齊之舉也。今夫梁天下之中也。南界鴻溝。北扼酸棗。東拒淮沂。西控函谷。地方千里。帶甲百萬。所謂天下莫強者。

豈虛語哉。而又適當秦國之衝。不假道於梁。則秦兵不能東向。使治得其道。國勢完固。則關東諸侯俱倚梁爲屏障。可也。諸侯安則周亦安。惠王之見孟子。有深意矣。不幸惠王未及言。行孟子言而卒。而襄王又不足與言。此外足與秦抗者。計惟有齊耳。秦岱華嶽。既有森然並峙之勢。東帝西帝。更有各不相下之心。而宣王又求賢重士之主也。王斗之諫。則能納。顏觸之忤。則能受。舉夫騶衍田駢。慎到之徒。莫不相聚於稷下。於以見之。其或者舉國以從。使得大展厥猶。以興齊而制秦。並以制秦而安周乎。若然。則孟子不得志於梁者。轉而得志於齊。雖不能如梁之扼秦要害。而東海之風既大。則耽耽逐逐之秦人。必有懾而無敢逞。綿綿延延之周室。必有所賴而得不亡。亦孟子所深願也。不意面從心違。與梁一轍。則豈孟子所及料哉。然其所以遊梁遊齊者。惟欲假齊梁以扶周而已矣。後人不察其心。以爲周天子尙在。不應說齊梁以王道。何誣孟子之甚也。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四章義

華吟梅

易之爲教。所以立吉凶。決安危也。吾夫子抱假年之願。存寡過之心。間嘗卽泰而觀其變。玩其占矣。泰旁通否。否二世履。履之九二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夫所謂幽人者。非君子而何。所謂坦坦者。非泰而何。履錯卦謙。謙之六四曰。无不利。撝謙。夫所謂撝謙者。非不驕而何。而其六五則曰。利用侵伐。上六則曰。利用行師。泰而不驕之效。不已昭然若揭歟。若小人則反是。抑泰內卦乾。乾之象辭曰。君子以自強不息。有剛之義焉。而毅可知矣。外卦坤。坤之六四曰。括囊无咎无譽。有訥之義焉。而木可知矣。而乾文言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若剛毅之毗陽。木訥之毗陰。雖不得爲仁乎。然苟充以學力焉。其於仁也。亦庶乎其近之矣。

且秦大夫蒙。其象辭曰。君子以果行育德。知凡爲士者。宜養之。有素也。蒙五世同人。其象爲朋友。同人四變家人。其象爲兄弟。家人二之三中孚。不言切切也。而懇到之意。在其中。中孚外卦巽。不言偲偲也。而詳勉之意。在其中。內卦兌。不言怡怡也。而和悅之意。在其中。由問士。由盍加意於此焉。而泰三變臨。其象辭曰。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民之不可不教也。如此。觀初變益。益錯卦恒。其象辭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計以七年。可不爲久乎。恒四變升。升三變師。其初六曰。師出以律。以之卽戎。亦庶乎其可矣。而何必以泰之上六爲言。竟致勿用師也。要之履而泰。然後安。卽極之至危。而亦無不安矣。嗚呼。秦之時。義大矣哉。

憤賦 仿江文通恨賦體

廣陵裘凌仙

側身四顧。撫膺太息。搔首問天。嗟嗟世事。憤氣中填。何堪忍垢含憂。牢愁無已。追憶古人。齋憤至死。昔者屈原被放。心念郢門。懷沙之賦。意激辭溫。茫茫湘水。誰弔忠魂。武侯伐魏。祁山六出。旣結孫吳。以扼曹復。置屯田爲軍實。星隕秋風。籌謀未畢。至若李陵被虜。有憤莫伸。聞笳動魄。觸目傷神。曾以五千之衆。敵十萬之人。子卿歸矣。舉目誰親。登臺置酒。悲豈無因。若夫聞雞起舞。擊楫中流。澄清有志。襄濟無儔。威懾魏。猷心懷晉。憂權臣當國。傾播堪愁。中原荆棘。陵廟松楸。至於綠珠墮樓。花容掩泣。石尉豪強。孫秀購執。貪戾。趙王利財。何急金谷園。空風流誰襲。慘玉碎兮花殘。化啼鵲兮忿悒。乃如武穆精忠。遼金畏懼。舊京幾復。士民響附。直擣黃龍。凱歌可賦。金牌召歸。大錯斯鑄。奸相和戎。甘將國誤。及夫信國忠蓋。嶺海募師。大廈將傾。一木獨支。成仁取義。衣帶歌辭。秉浩然之正氣。自卓絕於一時。苦哉孤臣去國。孽子思親。遠流煙

瘴。遙隔關津。淒風撲面。淚雨酸辛。能不飲泣含悲。感慨風塵。至於見才必忌。論功不拜。道濟見收。長城自壞。誰復唱籌量沙。立於不敗。已矣乎。臣心苦兮。君不知。君見疑兮。當明時。功垂成兮。身先死。名欲立兮。遭謗詞。英雄偏數奇。莫不懷憤而咨嗟。

寒梅賦

同上

枝頭爛漫。玉蕊含葩。冰心清潔。皎皎無瑕。獨占羣芳之首。名傳冠歲之花。若夫芳信年年。芳華緩緩。不爭衆卉之妍。不借陽和之暖。吐瓊英於綺窗。隱棲遲於空館。爲斯花之淡泊。亦如予之疏懶。觀其雪鍊霜凝。恍似懷沙。屈子。冰肌玉骨。又如姑射神仙。瘦影寒香。琦瑰足貴。黃嬈白媚。清潔堪憐。池畔山間。悠悠自適。風晨月夕。落落無牽。既不與春競豔。何須與月同圓。蓋以宋廣平之寄託。豈等凡庸。林和靖之胸襟。別開生面。美人之比。逸士閒情。君子之方。名臣志見。格異東風。桃李迎日生姿。品借歲暮。松筠經冬不變。曾開玉照之堂。不入披香之殿。至於嶺南放早。塞北開遲。或異乎隰原之地脈。或異乎冷煖之天時。西子湖邊。萬樹江妃。樓外千枝。子可調羹。味和鼎鼐。花尤勁秀。名譜墳簾。惟孤芳之有素。歷炎涼而不移。向茅簷以相對。乃擊節而歌之。歌曰。梅兮梅兮。頻搔首。禦寒能飲一杯否。詩人笑汝。識林逋。師雄又出雌。黃口長歌未終。幽響忽答。其聲淒咽。出於樹中。其辭曰。仙兮仙兮。眞知音。嗟予歲歲受風侵。處枳棘兮沒苔岑。抱冰霜兮誰識心。

詩

送緇生兄應試北上十一歲奉親命作

桐鄉嚴永華少藍

破浪乘風壯此遊。雁行分手意悠悠。相期早啖紅綾餅。聊慰門閨朝暮愁。

中秋月

望裏清輝好。亭亭夜未央。虛涵大地影。高掩衆星芒。雲去淨餘滓。風來飄暗香。誰爲修月手。我欲問吳剛。

夜坐偶成

萬松環戶對殘檠。風透疏簾近二更。坐久忽驚江海夢。月明何處怒濤聲。

擬古

彈雀珠隕山。斬蛟壁淪水。知之不甚惜。未足爲知己。楚王稱愛寶。賤目而貴耳。鼠璞既爭投。燕石復深喜。哀哀荆山陬。淚盡下利子。陽春被原野。百卉日以滋。幽蘭託深谷。匪石不可

移娟娟如美人。豈藉東風知。無言謝桃李。珍重繁霜時。

項王廟

凜凜雄風百戰身。楚歌垓下最傷神。八千子弟都離散。膾有酬恩一美人。

水仙花

凌寒獨立態翩翩。誰擅閒情賦洛川。一片玲瓏空外影。佳名雅稱水中仙。

蠟梅和鄭澹若夫人韻

誰從世外賞幽芳。取蠟爲花色尙黃。未到春風先得氣。一經寒雪倍生香。檀心巧奪凌波態。羅袂初看入道妝。只共美人秋佩比。萬千紅紫總尋常。

除夕

畫屏銀燭綺筵陳。一室團欒笑語親。結習未除應笑我。流光何事慣催人。香分柏葉傾殘臘。妝試梅花待曉春。暗祝高堂長駐采。鬢絲漫逐歲華新。

寄懷伯雅兄

時從軍金匱

烽火連營十萬兵。那知戎馬有書生。鏡歌一曲新
翻就。好寄蘭闈仔細評。

倚馬千言露布文。阿兄才調本超羣。貂蟬竟自兜
鍔出。天府新書翰墨勤。

碧桃花

消恨名傳古帝家。不將穠豔掩芬華。仙根蟠碧曾
承露。人面爭紅欲妒霞。異種只應天上有。無言肯
向世間誇。元都觀裏栽千樹。管領春風讓此花。

明妃

呼韓款塞靖干戈。不藉傾城與議和。自是紅顏甘
命薄。徘徊顧景奈君何。

梅妃

絕代丰姿冰雪清。珍珠難慰寂寥情。不教嬖子專
房宴。未必漁陽動甲兵。

楊妃

第一昭陽穠豔姿。海山舊約兩心知。天長地久情
難盡。可憶君王掩面時。

烏夜啼

洞庭席香谷

庭中有樹百尺餘。樹間作巢樓雙鳥。雛生二子羽
毛短。辛勤哺兒筋力枯。朝飛田頭尋食啄。暮繞兒
身恐有虞。夜夜見月疑天曙。雙雙繞樹交相呼。啾
啾啞啞隔珠簾。美人蘭闈夢。正酣鳥兮鳥兮。莫驚
殘。

四伯父罷釣圖小照

滿地江湖白眼看。聊將壯志托漁竿。渭濱垂釣時
終遇。莫笑蕭疎兩鬢殘。

團扇歌

團團復團團。製就綺羅紈。漫說三冬棄。能令六月
寒。花前傳酒親羅袖。月下清歌倚曲欄。莫言零落
怯秋風。莫怨淒清長信宮。好比上林花與柳。一年
一度總相逢。

盆中小桃開花頗盛

春風猶憶天台路。洞口桃花幾度新。底事仙娥無
意賞。一枝分與惜花人。

西湖竹枝詞二首

翠翹金鳳兩行分。爭向人前弄艷粧。行到百花叢
裏去。花香還讓綺羅香。

波平水澈鏡湖明。多少遊人逐隊行。笑指前提楊
柳態。風流一種最多情。

樵

一道斜陽萬疊山。烟霞滿目徑彎環。但聞中谷樵
聲應。人在白雲何處間。

耕

不將名利俗塵牽。治本原來是力田。驅犢踏殘芳
草地。荷鋤好趁杏花天。一犁春雨禾苗潤。十里黃
雲隴陌連。歸去前村頻買酒。秧歌到處樂豐年。

三春雜詠四十二首

廣陵凌俊仙

三十六宮春浩蕩。羣芳綺殿逞繁華。姚黃魏紫承

恩露。開遍天香第一花。春殿

陽生大地泰階平。春到人間臺已成。天朗氣清雲

爛熳。擁花爲國柳爲城。春台

一從新雨洗螺鬟。高下羣峯點黛斑。睡起春山如

帶笑。芙蓉幾朶現層巒。春山

兩行楊柳薄籠烟。一箔琉璃碧映天。圖畫難傳千

頃綠。三篙軟翠水初添。春水

江邊柳眼綠初開。煖意生波鴨解猜。芳甸花明魚

浪靜。暗添春水入流來。春江

奔騰帶雨沒平沙。遠浦潮回捲落花。桃浪千尋翻

似雪。回波湧出映朝霞。春潮

垂垂楊柳縮游人。策馬東郊踏軟塵。紫陌花枝迎

客笑。樂游原上賞芳辰。春郊

雞豚共賽聚村翁。社散山頭夕照紅。卜歲歸來時

尙早。且開冬釀醉春風。春社

升空起蟄破泥封。隱隱車聲西復東。嫩筆抽芽膏

潤澤震回地脈補天工春雷

更番料峭作春寒。剪剪時侵幽谷蘭。拂柳穿簾渾

不斷送將花氣入雕欄。春風

小樓聽徹五更殘。點地廉纖莫倚闌。報道先生歸

去也。杏花時節正輕寒。春雨

山明霧歛曉雲開。日爲烘花着意來。青帝欲添羣

豔色。晴光送暖到樓臺。春晴

微雲薄靄畫沈沈。寂寞梨花庭院深。非雨非晴時

醞釀。輕寒輕暖作春陰。春陰

朝來撥火雨初晴。拾翠時宜風日清。陌上游人歌

緩緩。采蘭山下足怡情。春明

驚回蝶夢曉烟拖。柳眼猶含宿露多。嵐翠乍開初

日吐。洞庭春色更如何。春曉

牡丹日午正生煙。花暖風香淑氣妍。簾影沈沈春

晝永。呢喃燕子語牕前。春晝

燒殘甲剪篆烟消。不捲珠簾花影招。香霧滿庭迷

睡蝶海棠籠月淡。難描春宵

潮湧清輝素彩流。花林如霧散難收。天邊皎皎籠

香霧。照遍瓊宮十二樓。春月

捲簾微覺曉風尖。輕下重帷衣欲添。寒氣侵人花

力薄。飄搖紅雨落層簷。春寒

花間日麗鬧蜂衙。畫檻移春錦幔遮。初把薄羅衫

子換。煖風時覺透窗紗。春暖

鶯飛鷺浴水生初。澤潤膏融百卉舒。花吐黃鬚欺

稚蝶。柳垂金綫戲游魚。春初

杏花初放一枝紅。細草葱蘢發幾叢。百五春光纔

過半。鴛簫吹出趁柔風。春仲

老紅亂落子規啼。欲告東皇意暗淒。減盡風華消

盡豔。殘英萬點委香泥。春殘

杜鵑枝上月痕低。何處尋春意轉迷。蝴蝶憐花香

夢。覺飄然羽化入仙溪。春歸

草鋪青毯水平隄。飄泊楊花落滿溪。化作白蘋愁

欲絕流鶯已老。不須嗾春盡。

閨兼三月樂游人。斗柄星移指兩辰。修禊握蘭雙

上巳。天開壽域喜長春。春閨

紅箋作字墨痕新。欲獻椒花斗轉寅。吉日良辰迎

百福。家家帖子寫宜春。春帖

桃符剪綵燦如霞。共換新聯記歲華。北近恩光東

紫氣。可知福惠自天家。春聯

城開不夜試新燈。火樹銀花列絳繒。點染昇平春

似海。爭輝皎月一輪升。春燈

和風送暖試輕裳。蛺蝶吳綾金縷鑲。玉減腰圍珠

貼領。披香殿裏鬪新粧。春衣

尋芳攜屐度溪橋。蘭氣熏人鳥語調。欲待買春沽

美酒。青帘遙見隔花招。春游

柳眠花醉自娟娟。吹徹和風易倦天。香篆烟沈春

睡覺。枝頭好鳥慣驚眠。春眠

牽帷猶覺怯春寒。紅杏梢頭露未乾。昨夜階前添

翠色。侵簾新綠映眉端。春起

綠蠅頻對琥珀光。玉缸花撲酒初香。流霞共向東

風醉。介壽樽開柏子觴。春酒

黃蘆紅甲豔登盤。筍啟泥封嫩玉攢。清釀鵝兒新

酒綠。春初翦韭好加餐。春蔬

嫣紅姹紫鬪奇葩。十二闌前遍是花。姣冶微經新

雨潤。香迷粉碾豔如霞。春花

依依楊柳碧凝眸。萬縷千絲繞畫樓。淺映眉痕低

照水。宮腰纖細弄輕柔。春柳

半展蕉心碧玉抽。藤花滿架綠陰稠。一池水照雲

藍活。青滿園林翠影浮。春綠

春風吹發綠鋪茵。一道裙腰草色勻。金勒馬嘶游

客醉。踏青人去屐痕新。春草

翩翩蝶繞過東牆。栩栩臨風粉翅張。飛度落紅團

作錦。春衣粘取百花香。春蝶

時穿柳綫織金梭。飛上喬柯宛轉歌。莫道深山啼

不到要知出谷日無多。春鶯

啼聲滑滑雨如絲。山客貪眠尙未知。着意鳴春先

得氣。呼晴獨占最高枝。春鳥

送王海帆表姪歸里

餘杭褚成婉湘寫

腥風碧血吹妖霧。流氣慘逼苕溪路。寇退攜家上

婺州。舅氏殷勤重託付。恬蒼兩載轉飄蓬。章水半

年同小住。偶然消息故鄉到。道汝全家遭劫數。全

家遭劫汝獨留。客裏光陰今五度。去歲潯陽登海

舶。菊花時節秋將暮。竭來滬海又蘇臺。關山歷盡

窮途苦。差喜蘇臺近武林。渭陽情重知何處。幸汝

全家得無恙。出險餘生若神助。不堪風木憶重闈。

舅氏先自賊中出不牛數即殺所賴椿萱尙如故。留此非計歸亦佳。骨

肉自應重聚遇。嗟予百病苦縈擾。慷慨心情似平

素。臨歧不作兒女悲。寄語歸鄉慎此去。撫膺先壘

歎荒涼。養志慈烏勤反哺。況汝世業理縹箱。詩書

莫被聰明誤。勉之行矣弗淒其。兄弟同舟亦良晤。

海帆季弟自賊中出夕陽衰草悵蘇門。驪歌一曲河梁賦。

次二兄述懷韻

罡風吹得夢魂飛。廿載塵寰惹是非。却病無方惟

習靜。參禪有味欲忘機。閒消永晝添針線。寒到深

宵念布衣。最是逢人問鄉信。苔花冷落舊漁磯。

次五弟重九韻

游蹤五載儘疲勞。詩寫紅箋憶薛濤。白髮庭闈欣

老健。青燈風味鬱牢騷。琵琶猶記潯陽語。絃管初

聽滬海嘈。去歲自章江來滬路過潯陽作重九自到蘇臺又重九。霜天孤

月雁行高。

送大人之皖次二兄韻

拜別翻無語。臨歧淚不收。重游琴鶴意。多難鬢

愁。塵世原知幻。雄心未肯休。不能隨杖履。悵望倚

樓頭。

又次四兄韻

人世蒼茫寄此身。頻年落落悵風塵。而今幸得干

戈靖兩字天倫樂最真。

題九峰三泖漁莊圖

天。山色青如黛。湖光綠似煙。荻花風起後。雙槳賣鱸

中秋夜寄二三兩兄時歸鄉試

樓。皓魄一輪秋。人間幾處愁。故鄉今夜月。兄輩莫登

和番禺許星臺大中丞應鑠綠牡丹

八首

婺源王韻珊

貌姑仙子厭紅埃。羽帔霞裳特地來。歐碧花爭春
富貴。踏青人與月徘徊。四香傑閣煙綃護。百寶重
欄毳幄開。一曲清平知和寡。天寒倚竹費敲推。
淡芳不厭幾回看。稱是佳名綠錦團。染徧詵華香
有韻。奪將山色秀堪餐。琉璃葉底橫斜綴。翡翠枝
頭宛轉攢。春暖曉寒開鏡早。漫天紺雪舞青鸞。
兒家生小往藍橋。體自溫柔品自超。碧朶乍開真

絕俗。絳桃雖好總嫌驕。心如蘭素深相印。質比松
貞或不彫。解向閨中尋靜趣。最繁華處轉幽寥。
翠幃珠輪下建章。花枝人面細評量。文君眉嫵勻
螺黛。飛燕身輕佩水蒼。碧玉羞隨紅拂伍。絳仙新
改綠珠妝。楊妃出浴春衫薄。嬈嬈風前曲曲廊。
衆香國裏水雲環。幽賞偏宜月一彎。病起捲簾蒙
紺袖。夢回臨鏡彈煙鬢。碧鷄羽振風初定。翠蝶裙
拖草未刪。如許老青交幼綠。洛陽亭樹是仙寰。
清華妙品愛清供。珠幌晶簾稱麗容。鴨鼎薰香偏
喜靜。螺杯酣酒尙嫌濃。留春合借青旂護。寄遠還
宜綠蠟封。最是碧紗窗下好。枝枝葉葉映葱龍。
閒來掃室寫瓊葩。柔翰宜摹沒骨花。羣玉山頭翔
翠羽。臨芳殿角鬱蒼霞。新陰不乞冬青樹。倩影如
描蔓綠華。一片雲藍臨粉本。薛濤箋上水紋斜。
江郎彩筆付閨人。草色波光點綴新。羅領好辭傳
幼婦。畫眉餘課和陽春。高張翠幙開吟社。仰附青

雲勉後塵。蒼帝爲公娛老眼。分茲嘉種上清珍。

冷梅花社四詠

清溪徐曼仙

冷色

梅香飛綻酒初融。靜對幽姿悟化工。冷淡自然留
本色。孤高偏爾冠芳叢。讓他桃李風前艷。染出山
林雪裏紅。夢醒羅浮寒料峭。美人身世總空空。

冷香

花魂馥郁雪痕涼。夢影依稀玉照堂。月下清芬眠
鶴醉。風前滋味凍蜂嘗。倚來翠袖芳同契。供到銅
瓶水亦香。收拾落英親釀酒。寒馨一縷沁詩腸。

冷影

春光消瘦隴頭枝。疎影亭亭照酒卮。雪壓綺窗開
畫本。風搖官閣動吟思。照來倩態人遲睡。淡到香
魂鶴亦痴。多謝素娥憐惜意。寒宵特爲寫芳姿。

冷畫

安排水墨絕鉛華。爲寫孤山第一花。冰骨描成雲

欲凍風姿繪出玉。無瑕南窗雪映翰。頻染東閣詩
成手。自又無計消寒圖九九。脂痕滿紙影橫斜。

小游仙

同上

蓬萊宴罷醉言歸。五色雲中彩鳳飛。春到羅浮香
自吐。梅花滋味卽仙機。

題韞玉樓遺稿

衡山女士陳德音

束髮誦詩書。世亂常飄忽。涉歷多艱辛。垂老未獲
一。古來卓犖才。女子罕前列。落落徐夫人。燦燦閨
中傑。幽巒藏清輝。明川媚新月。攜藻吐春葩。披芬
挹霜雪。豪端濯綺紈。腕底飛金屑。雅調何鏘鏘。聲
韻按玉節。懷才豈自矜。婦德在愉悅。獻壽頌椒花。
織錦成美術。褒哉寢門內。治業論勞逸。鬱鬱堂前
萱。風雨忽傾折。哀哀蓼莪篇。鮮民奚所恤。人事安
可期。天胡畀疾。疾悠然乘化歸。崑閩留舊轍。靈車
輦輕區。環佩冷瓊室。蘭膏雖已焚。殘馥猶蘊結。微
之痛營齋。玉溪感錦瑟。北山有移文。紫石開孤絕。

遺徽攬芳猷。餘藹啓淑哲。

武林苦雨

清溪徐張咸安

秋深木落冷蕭蕭。獨坐空齋擁敝貂。有約湖山探勝境。無情風雨攪連宵。牆隅尙苦蟲聲鬧。簾幕微開燈影搖。百感茫茫渾莫遣。料知旅客盡魂消。

杭州客次

井梧葉落武林秋。客裏光陰逝水流。古寺鐘聲驚旅夢。遙峯塔影憶前游。叢林到處參金相。湖舍初成號綠柔。斷橋旁菜圃。名綠柔。詞合。爲愛斷橋隄上柳。遊蹤日日滯杭州。

遊虎邱

勝地說蘇州。探幽到虎邱。銀塘四五里。煙水兩三樓。花氣春山暖。歌聲畫舫柔。金閨門外路。絲竹送行舟。

曉起

曙色朦朧際。挑燈理曉粧。竿頭烘旭影。牕眼透晨

光取石敲新火。添衣怯嫩涼。低聲呼小婢。猶是夢黃梁。

山居

最愛山居勝。蝸廬結草成。雲從林際出。泉向石中生。削壁千重峭。炊煙一望平。崎嶇歸路窄。好趁月華行。

病中口占

行年未四十。頽然如白頭。本是蒲柳質。零落故先秋。精神日以憊。善病又工愁。愁既不可解。病又何能瘳。飛龍落藥店。骨出復誰尤。會當隨化盡。寂寞歸山邱。山邱亦不惡。長夜殊悠悠。不如人間世。擾攘多煩憂。人生本夢耳。曾不異蜉蝣。勿惡殤子短。勿羨彭祖修。百年一日暮。萬事一浮漚。念此已至熟。脫然無繫留。委心而任運。乃與造化游。

時在粵西

家人因髮匪四起告

病回南杳無信至是年小兒女患

痘天殤悲感偶作 昆陵陳麗芳

苦憶椿庭別恨牽。芝蘭忽萎更堪憐。落殘梅子心酸甚。空下燈花信杳然。寄旅身羈邊徼地。思親淚灑奈何天。愁聞處處烽煙起。惆悵鄉關路幾千。

時寓鬱林州送夫子解餉晉省並有所謀

不惜分離爲策名。片帆一去趁風輕。寄家異地君知否。早整歸鞭慰別情。手攜兒女送行旌。去路迢迢代計程。此日閨中心一片。相隨直到桂林城。

小亭夫子於咸豐十一年解餉晉省歿於旅邸直至九月始由友人處致信通知蓋音問斷絕者已兩月

矣爰作此以誌慟

回思慷慨上征車。欲請長纓壯志摠。門外歌廳旋就道。塞邊度雁不傳書。但憑卜筮探消息。難向行旌問起居。僕輩譚言多愉快。懷疑莫釋渺愁予。噩耗驚傳到耳邊。閨中慟絕徹鈿鈿。曾聞精衛能填海。欲倩媯皇代補天。病到深時單簣冷。魂歸異地片幡懸。恨無遺囑遙相付。淚綆沾襟百慮煎。廿載浮家寄粵西。傷心脩短竟難齊。望窮碧落梯何在。覓到黃泉路亦迷。蝴蝶驚回千里夢。杜鵑怕聽五更唳。楓林黯黯關山黑。魂返猶聞震鼓聲。愴絕風吹鐵馬聲。撩人愁思一齊并。吞蠶作繭絲猶縛。秋燕窺巢棟已傾。稗子淒涼遲就傅。親朋寥落苦屯兵。可憐更有堪傷事。旅櫬羈留穴未營。

詞

青玉案 題韞玉樓遺稿 枕霞女史 顧 澐

奇才莫跨荒山虎。是絕世聰明誤。甲帳珠襦腸斷處。玉樓華好。玉臺人去。怕問春何許。然脂檢點相思句。又惹出愁來路。鵲尾金爐香幾炷。一牀翡翠。翠十三箏。杜夢也還無據。

高陽臺

語溪徐自華寄塵

寒雨簾櫳殘燈。旅館宵深。猶坐牕前。客懷淡黯。滿腔愁思。堪憐朝朝準。儼歸來也。祝西風吹送。行船又爭知。屢爽歸期望。眼空穿。燈花何事。全無準。任拋殘紅豆。暗擲金錢。山遙水闊。魚書可到。君邊夢魂飛渡。吳淞去。奈魂輕。江水漫天。恐相逢。落盡梅花。不是今年。

臺城路 寄妹

雙魚迢遞。脚書至。拔釵急。開緘口。惡夢纏綿。癡魂苦擾。無數離情相逗。別來未久。已多少。愁心殺人。消受。拚不思量。奈何。又上兩眉皺。

歸來小春時候。看籬菊。猶存嶺梅開。又舊日豪情而今感慨。且共論文尊酒。休教孤負。聽零落梅花。綺窗人瘦如水。韶華客中驚也否。

渡江雲 閨秋

霜風吹漸緊。蕭蕭落葉。寒意透窗紗。吟秋人瘦也。憔悴無言。翠袖捲簾斜。憑高凝望。惟只見。隔水蒹葭。更數點碧空飛雁。一片暮雲遮。堪嗟。幾多愁緒。一霎年華。憶前游如夢。已過了。三秋佳景。孤負黃花。而今試把秋光問。問明年落在誰家。秋無語。怕教海角天涯。

青玉案 題韞華舍妹雙韻軒詩草

裁紅刻翠。才何綺喜。會得詩中意。花蕊百篇清似此。蠻牋小擘彩毫初試。拈韻晴窗裏。他年獨樹吟壇幟。道韞清才差可擬。筆架珊瑚花吐媚。陽春詞麗。鏤冰心細。三舍儂當避。

清平樂 佩帕

冰。綃。試。翦。刺。綉。初。添。線。彷彿。秋。雲。羅。帕。軟。恰。稱。裘。
輕。帶。緩。珍。珠。密。字。重。重。深。閨。幾。許。針。工。此。去。尋。
梅。得。句。新。詩。滿。貯。囊。中。

御街行 寄繡墨世婦

廉。織。不。斷。階。前。滴。細。濛。濛。春。寒。逼。稜。稜。瘦。骨。晚。風。
侵。動。我。停。雲。思。憶。少。陵。杜。老。輞。川。摩。詰。同。是。惺。惺。
惜。重。逢。甌。海。容。非。昔。病。魔。擾。身。多。疾。放。歌。酌。酒。
且。開。顏。聊。解。心。頭。憂。抑。桓。伊。三。弄。枚。乘。七。發。暢。把。
襟。懷。滌。

前調 亡友俞吉初卽繡墨病卒再續前韻哭之

展。觀。遺。稿。珍。珠。滴。歸。碧。落。情。何。逼。此。生。無。處。覓。知。
音。腸。斷。夢。魂。猶。憶。華。年。逝。水。塵。凡。間。隔。愧。我。空。相。
惜。嗟。嗟。數。日。成。今。昔。心。沈。痛。首。頻。疾。清。詞。字。字。
動。哀。吟。似。抱。靈。均。鬱。抑。長。沙。太。傅。汨。羅。江。上。浩。渺。
煙。波。滌。

瀟湘夜雨感懷

閨 雅 詞

把。酒。澆。愁。狂。歌。當。哭。誰。知。磊。落。心。胸。蛾。眉。未。肯。遜。
英。雄。握。匕。首。光。凝。白。雪。擊。檀。板。響。遏。秋。風。閒。舒。嘯。
長。空。影。碧。吐。氣。成。虹。楚。些。吟。遍。南。華。讀。遍。追。慕。
前。踪。喜。清。談。元。妙。揮。塵。從。容。端。不。羨。石。家。富。有。待。
學。個。梁。案。賢。同。千。秋。後。權。衡。得。失。評。論。自。能。公。

前調 庚子秋登飛霞洞極目神京狂歌代哭

絕。巘。憑。臨。危。樓。徙。倚。淒。然。淚。洒。西。風。層。層。蔽。日。樹。
陰。濃。悵。北。極。乘。輿。遷。播。何。日。掃。海。上。狼。烽。問。底。事。
圖。呈。割。地。策。進。和。戎。浪。激。臺。澎。煙。沈。遼。海。門。戶。
皆。空。况。侵。日。照。窺。伺。齊。東。餘。悲。憤。淚。痕。濺。血。空。
歌。泣。劍。氣。橫。胸。恨。天。賦。身。爲。巾。幘。太。息。羣。雄。



文

茹蕖齋遺稿序

江寧陳作霖

竊謂國風十五。惟邶鄘衛多女子之詩。不獨竹竿思歸。伯兮懷遠。淑姬賢媛。謳吟播於彤管。卽賦命不辰。生遭荼苦。如共姜之誓柏舟。宋母之傷河廣。靡不發乎情。止乎禮義。而立人倫之極焉。蓋其時周室雖衰。輶軒之使。猶采歌謠。以上於太史。故篇什傳之至今。豈若近時閨秀。潛德不耀。其文字之湮沒者。曷可勝道哉。茹蕖齋集者。張孺人之詩也。孺人母家席氏。於錦泉太守爲族姊。錦泉宦遊河南北。得其遺稿。恐遂湮沒。將付手民。今冬歸里。出以相示。屬爲校讎訂正之。予覆勸一過。而歎其深合經義。蓋集中所錄。若送父母還鄉。諸作竹竿之思歸也。寄外寒衣。諸作伯兮之懷遠也。至斷腸篇青燈課子圖。諸作則又柏舟河廣之變調。而共姜宋母之嗣音也。何其志之決聲之怨若是乎。亦以所遇之境然耳。抑又思之。張氏世居河南汲縣。實邶鄘之舊域。孺人之詩。殆深得江山之氣。而爲國風之別子。不祧者歟。錦泉太守闡幽之志。庶於是可大慰矣。



望雲樓詩稿序

大滌山樵

第 七 期

世俗謂女子無才便是福。豈聞中人忌言學問。爲詞章乎。斯大謬矣。今之女子。其才者。大率陰鷲悍妒之性。侵軼外事。牝雞司晨。毀其家而速之敗。若是其才也。誠不如其無有也。古者教女。師傅保母之法。何異於男子。詩國風。半出婦人女子手。誠得乎詩之教。溫柔敦厚。以持身。而正家安在其爲非福也。哉。吾女湘筠。少未嘗就塾。稍長喜讀書。尤嗜詩。日暮諸兄散塾歸。執卷問字。與講解。卽了了。蓋穎悟有大過人者。咸豐之季。故鄉淪陷。予挈眷居婺州。檢篋中詩稿。命兒輩分繕蠅頭書。爲縮本。女襲而藏之。值風鶴之警。他衣具舉。所弗顧。而於予詩集。雖倉皇無失墜。常避亂括蒼山。賊驟至。女伏叢莽。問鄉之人。見一襖裏繫肘。後疑爲寶貴物。及啓。示紙本也。咸笑之。是時轉徙處郡。遷流無定所。患難中兒輩相唱和爲樂。女握管隨諸兄作韻語。頗有意致可觀。迨間道出豫章。旋返滬。由滬遷松。遷蘇。寇氛旣熄。母課以針黹。事袖書一冊。母他去。輒取觀。母怒之。弗能禁也。因與約。析日之半。治女紅。餘晷則如所志。乃徧覽唐宋人詩集。而詣益進。亂定。予復游皖。與女不相見者十數餘年。往歲歸吳門。女偕婿來省視。出其前後所著詩質。可否並請序於予。予惟女之詩。未離乎閨中人本色。而要其詞旨音節。亦間合於作詩者之遺。使由此充以學力。或將與古才女左芬鮑令暉相頡頏。謂之有才固無不可。而福與非福。聽諸俗論可也。是爲序。

驚豔集序

秀水王楚香

翳夫白雲黃竹。古調云遙。穠李天桃。風人不廢。傳之後世。六朝敷金粉之華。譜出新詞。三月攬煙花之景。英含華咀。無口不香。翠剪紅裁。因文生色。識三生之杜牧。參半偈之朝雲。此所以有言情之詩。而遂以編

驚豔之集也。則有騷壇詞客。才數文人。和雲作牋。蘸露吮筆。蠟鐙春酒。義山之句。重賡殘月。曉風屯田之詞。竊比宋玉。何嘗好色。楚雨巫雲。元稹豈竟長貧。野蔬落葉。有作者之先導。詎古人之我欺。誠不妨摹出。妝邊儲歸奩底者矣。又有蘭心抱馥。蕙質專芳。謝道蘊。柳絮冬肥。李易安。菊花秋瘦。漢宮字怨。落葉題紅。璇圖文。凄若蘭。織錦芳型。崇拜居。然閨閣下。風麗句爭傳。漫曰野田多露。竭來羅綺叢中。走入胭脂坡裏。知釵鈿悉屬文章。而籤軸愈增光彩也。於是辛夷花下。勸起攤書。丁字簾前。醉來握管。金名重疊。輕塗蛺蝶之時。玉號玲瓏。低唱蜻蜓之日。悟徹蘭因。絮果忻賞。奇文摩挲。璧月瓊枝。商量定本。蓋鍾情本在吾輩。而好事端在文人爾。嗚呼。古人往矣。空留餘什。飄零此豸。娟然誰記。當年事實。誠不禁爲作詩者。濕青衫之淚。泣紅粉之妝也。而編是集者。歛歛香草荳蔻。讀是集者。太息桃花門巷。得不拾遺。訂墜尋陳。迹於鴻泥。俯唱遙吟。證芳心於鰺墨者乎。

香豔叢書序

吳興張廷華夢孫

嗚呼。詞傳硯北。歌絳樹之雙聲。夢到江南。賞休文之四曲。靡不落珠璣於紙上。墜金粉於行間。蓋情之所鍾。正在吾輩。而纖不傷雅。易索解人。集中載孝綽之名姝。叙李波之小妹。羣雌粥粥。非奪壻於瑤光。往事沉沉。孰留痕於鰺墨。或玉鈎斜畔。弔勝國之遺蹤。或鞞鑑圖中。譜盛朝之佳話。或刻潛英於紙帳。或喚踏搖於屏風。或片語解圍。絮散謝家之雪。或神鍼繡夜。錦飛織女之雲。事有可徵。言非無據。握來銀管。寫靖節之閒情。傾盡金壺。記東山之韻事。阿難往矣。誰將戒體摩挲。此豸娟然。剩有遺徽。髣髴嗟乎。十五王昌之句。忍俊不禁。三章河女之辭。哀情若訴。漫說風華流蕩。顏子或竟坐忘。須知比興溫柔。宣尼未經刪削。

妄言。妄聽。編者。祇借。古以。鑑今。見智。見仁。讀者。毋玩。華而。喪實。

詩

題幻園先生宋夢仙夫人遺畫

道州何維樸詩孫

簪花妙筆寫塵寰。照影驚鴻水一灣。不願人間有
離別。春風鎖日馬蹄閑。

觀新新舞台馮春航演孟姜女新劇

題詞

莊紉秋

檀板登場絕可憐。杞人無奈且憂天。長城萬里銷
王氣。黃鳥三章託杜鵑。國有功臣悲功狗。世無情
女。託情蟬時艱。如此嗟專制。胡亥亡秦淚。泣然
哀劇新編有豔詞。春航才調獨欽遲。河山鴛遠分
華夏。時節炎涼誌苦悲。有四季歌調。畢竟傾城
能傾國。可憐佳婦配佳兒。華燈未暗檀槽歇。羈客

長留百日思。

觀大舞臺賈璧雲演情女禍新劇題

詞

莊紉秋

女兒門巷認桃花。省識當年是否耶。入手繡鞵珠
錯落。彈詞金縷玉琵琶。父因冤死空遺恨。妾為郎
才幾破家。名士美人同比例。天涯一哭淚無涯。
一顰一笑態溫存。月落霜嚴夜有痕。戶指三星求
密約。期臨七夕怨黃昏。士無厖吠驚鞦韆。女為鴛
啼漬佩魂珍重。雲郎歌一曲知音天壤可同論。
是劇即聊齋之胭脂判。

花筵卽事

上海蔡爾康並賦

紅燈留住可憐宵。炮鳳烹龍互款邀。天氣釀花人

中酒一江烟雨潤瓊簫

沈文蘭錄事囑題小影

同上

會從江上采芙蓉。多少名花一笑逢。怪底丹青太無賴。只將明鏡貯愁容。

新正五日穎川玉卿女士見過小齋

書此示意

同上

雲軒飄忽下瑤臺。天上春隨玉女來。是日春戲擊藤牋。閒弄筆淺斟椒醕笑。銜盃澄懷皓月真堪抱。入坐香雲許暫偃。願駐清懽通密緒。那堪青鳥鎖相催。

媚香樓夜話贈主人李佩蘭校書

同上

瞳翦秋波鬢彈雲。江南重見李香君。梅花骨冷蜂難近。蘭蕊神清麝不熏。妝罷倩誰調錦瑟。酒闌閒自整羅裙。傾談我亦渾忘倦。共撥紅爐到夜分。

秋夜卽事和蘇六稼秋韻

多謝催歸一葉舟。時新自金陵回玉纖斟酒洗離愁。鴛鴦

夢底風侵幕。蟋蟀聲中月滿樓。別易會難應忘曉。宵涼情煖雅宜秋。侍兒簾外私相羨。開到蓮花合並頭。

綺懷

李吟梅

禪關參透禮維摩。薄倖難逃佛法訶。大海琴聲同調少。中年詩句感懷多。登樓故國悲王粲。抱璞空山泣卞和。我有瀟湘葬花癖。一杯濁酒醉長歌。苦教同伴費隄防。藉藉流言論短長。底事宓妃能薦枕。非關韓壽慣偷香。芙蓉機斷天孫錦。桑柘陰迷仲子牆。有約不來勞久待。一鈎涼月掛西廂。葡萄美酒叵羅觴。沉醉盧家少婦堂。梧館燈昏鳴蟋蟀。荷池香護睡鴛鴦。槎通碧海偷靈藥。路借藍橋乞玉漿。爲謝塞修頻撮合。溫柔銷盡個中鄉。脂污粉漬卸殘粧。病體懨懨怯下牀。梔子雨前鳩喚苦。棟花風裏燕歸忙。錄壇誰擅招魂術。壺嶠難求不死方。好事從來磨折盡。鞦韆屋角冷斜陽。

步女伶劉喜奎自述詩原韻見本雜

誌雜俎門

失名

喜奎以窈窕淑女落拓梨園造物弄人識者每
 恨其顛倒然而英雄不遇亦為藩溷之花名士
 多磨奚異寄生之草天下事多不如人意又豈
 獨喜奎為可悲哉要知天地間一大劇場古今
 事無非是戲喜奎歌衫一着人人說項處處推
 袁吾謂人在形形色色中祇能得社會歡迎于
 願足矣文人工學問豪傑競功名無非是求譽
 于人之意況求之而未必得之耶視喜奎當復
 何如彼雖女伶而捐貲周窮于仁為近博資養
 母其孝可嘉竊恐女界中詠鴻嗷而絕少哀矜
 同鳥哺而不知返報者媿彼姝者子多也至其
 蘭性獨芳白雲無滓局中人自解游夏不多贊
 一辭勉和八章願博喙壇大粲

劉家有女漫懷春警幻仙宮悟假真一輻絳珠仙

草淚留還青埂種情人
 莫作紅顏薄命悲千條楊柳繫情絲琵琶不是潯
 陽婦二八年華少艾時
 阿嬌可許藏金屋清瘦梅花任爾修汲取桃潭千
 尺水餘香都向愛河流
 證得三生石上因一團爛熳話天真露華不許春
 風拂卿是瑤臺月下人
 長彈紅豆相思曲磨折由來好事多牛女有情成
 眷屬仙槎款乃渡銀河
 茶花演出風流債快意時將此調彈一點靈心誰
 得似祇他月殿玉嬋娟
 散買胭脂供菽水可從心上覓良田生男重不如
 女生堂背忘憂草是護
 誰知謝女梨園墮詠絮才華蘊釀深名士不逢卿
 自重莫教綺紈誤香衾

欄前無夢猶吹碧玉之簫梁上多情竟住紅牙

之板當無可奈何之候結似曾相識之緣我固
未免有情人亦誰能遣此爰成春燕四章落花
六首恨癡者腹無剩錦怎能繡得春愁思諸君
筆有餘花尙冀飛來吟樹

春燕

甘陵賈情聖

江南草色綠盈眸好趁輕帆更北遊
膩雨銷魂來曲榭香風吹夢上紅樓
梁間明月憐今夕鏡裏華顏
遙去秋花事闌珊春晝永憑將絮語話離愁
歷盡山程又水程再來珍重續前盟
梨花院落落簾初捲柳絮池塘雨
止晴南國任他啼謝豹深閨未
許打黃鶯海棠風起春如海借問誰能遣此情
盧家少婦近如何金縷初聽一曲歌
最惱丁簾垂翠竹不妨乙帳啓紅羅
三秋離緒真難訴九十芳辰已半過
我是鬱金堂上客阿誰清怨隔湘波
莫嗔飛絮撲雕欄簾外桃花已半殘
綠沼沉香剛近午畫堂風軟不知寒
關心故國情猶重轉眼華

落花

梁夢欲闌不解金衣舊公子調簧底戀雨聲酸
年華底事過如流九十春光去不留金谷無心飛
客盡武陵有恨逐漁舟憐他離緒多因雨老我吟
魂不在秋遮莫鶯聲頻喚住阿誰仍戀踏青遊
粧點徒教遍大千客離高閣總淒然繁華頓醒古
今夢解脫始參空色禪蝴蝶自今多戀草子規何
事尙啼烟西園風雨催歸騎無限吟情付一鞭
惱他風雨一宵多芳信闌珊可奈何猶記玉奴偷
覓影其如金縷怕聞歌繁華不待秋風客富貴空
悲春夢婆背倚欄杆成獨立愁看雙燕度簾波
石家池館暮雲扃此後名園懶再經歌院幾時住
牙板深閨昨夜繫金鈴三春軟夢醒飛絮一縷芳
魂逐散萍客裏登樓還悵望香風起處正零星
珠簾不捲夢難通六六欄杆夕照中好鳥啼殘金
谷雨佳人醉起玉樓風唾來趙后衣多紺老去何

耶粉退紅大地山河真泡影暮春奚事怨飄蓬
 漫從天女問前因飄泊空餘劫後身梁苑近聞陰
 作帳舞筵何處錦爲茵一年一度逢寒食三月三
 朝又令辰藏得蠻箋剛十樣春來仍作咏花人

無題雜詩十律步林浚南君元韵

崇明黃塵颯塵

拍天情海浪花浮丈室真成燕子樓銅雀築成長
 鎖恨銀河填滿祇埋愁半規月印重臺履雙槳波
 光一葉舟欲向靈修乞芳訊肩吾姑射夢休休
 蒲柳經秋合早零章臺底事尙青青小紅低唱眞
 疑夢大白頻浮忍獨醒嗟我懷人珍玉佩羨他仙
 犬擁金鈴願將臨別叮嚀語勒作狂奴座右銘
 月稜眉細倩誰描後夜相思逐去潮百丈情潭吳
 國沼一條心路段家橋艷魂夢裏黃金縷仙子樓
 中碧玉簫莫問綺窗梅信息故園春事已寥寥
 百歲千秋抵一更夜長無那擁桃笙香從合德來

時認月向離人眼底明沁到愁腸餘淚墨銷人瘦
 骨是秋聲雙鳧踏破塵中網再展娑婆莫種情
 鬢垂蟬翼髻堆鴉夾道朱樓記狹斜天外尙餘春
 慵恍星前苦憶誓週遮阿難漫厠摩登席舍利還
 兜玉女花一桁疎簾天樣遠風蛇心目憶南華
 杜鵑與我等無家夢共雷聲逐鈿車鉢裏仙葩無
 色界墳頭鬼菊有情花身依圓月還輪兔背帶餘
 暉恰羨鴉故劍新縑休更道一般淪落問琵琶
 一縷情絲百丈長仙踪洛水乍陰陽殢春夢雨三
 更漏度苦慈雲一瓣香獅座早參非相定燕巢曾
 傍得憐堂檀槽譜就迴波曲分付雲藍紙幾張
 髻珠贈我憶龍宮杵覓臨邛路乍通風色競摹眉
 黛綠花光偏鬥臉波紅警人清夢占風鐸映爾穠
 姿送雨虹回首玉京仙駕香去年今日可相同
 伊人兩字篆中懷夢遇伊人夢亦佳密語香親蟬
 翼鬢相隨身羨鳳頭鞋桃花命薄書庚帖蕉葉杯

傾近午牌。時夜一聲無賴甚。枕函零落定情釵。
 遮莫霜痕兩鬢侵。夜摩天上更追尋。買他紅淚囊。
 中句刺到丹心手。內針草草百年如夢短。盈盈一
 水共愁深。一從海上情移後。不遇鍾期不鼓琴。

留別簡儂

隔簾贈我紫琅玕。從此靈犀一點傳。暗訴寸衷防
 姆覺私貽尺素。背人看。不如歸去離偏苦。所謂伊
 人見太難。弱水三千灘十八。此生肯使此盟寒。
 別離賸有傷心句。肝胆終酬割臂盟。前路蒼茫焉
 置我。此生悲樂但憑卿。人無可主唯緣法。事最難
 言是愛情。萬轉柔腸千斛淚。靡蕪一曲付秦箏。
 大好頭顱付阿誰。王郎身世重堪悲。餘真心髓酬
 知己。圓好因緣問幾時。未免有情憐此別。最無可
 奈說相思。離愁不比橋頭柳。斷却千絲更萬絲。
 有情世界唯兒女。無那時間是別離。別有傷心寧
 止哭。尙能強笑未全痴。咽將此恨方知苦。等過今

生。詎算遲。十丈紅塵一揮手。自携鐵笛背風吹。
 痴虫未醒三生夢。顧兔難成九轉丹。頭觸銅屏憐
 子夜。曲填金縷惜丁年。此間樂耳真狂矣。洵有情
 兮已惘然。便隔蓬山千萬疊。朱絲誰續十三絃。
 雲原戀月偏宜雨。風解催春却妬花。便得卿憐終
 恨事。不容人惜是年華。何當鷺子逢天女。可許鴟
 夷訪館娃。他日桃華重引入。期君還爲煮胡麻。

百美詩

集美人名並仙女神女名共一百

(去病)

僕生多情疾深好。色醞釀風情入夢頻。飛蝴蝶剪
 裁花骨。題詩欲繡鴛鴦聯。彼名姝織成美錦。或瑤
 池侍女。或金殿仙妃。或繡閣千金。或青樓絕色。採
 花釀蜜。集腋成裘。綠水紅蓮。却是現成詩料。纖腰
 翠黛。都歸絕妙文詞。縱紅粉已入黃泉。容顏莫覩。
 而青簡常留芳躅。姓字猶香。看今日拈花寫照。妖
 嬈環侍紅裙。到閒來浮白吟香髻。翳如逢笑臉

蠟炬明星明星玉女門麗華張氏陳後主愛妃彩鸞仙女扶下

紫雲李鳳家妓車堂前合雙成雙成董雙成王鳳輕扇低籠

灼灼錦城官妓也善歌舞花

繡幕春深飛燕趙氏長安民家女漢成帝召拜婕妤尋册后子曲欄風靜語

鶯兒名妓姓黃後為道士紫綃美姬名見白樂天詩捲雙紅袖碧玉唐喬知之

妾又汝南王蕭中按柳枝侍姬韓文公

窈窕張氏蜀人芳姿王珣婢靜若蘭姓秦江南名妓又蘇蕙字若蘭絳仙

隋場帝妃風韻在眉山聽郎有意歌譚氏宋人金縷無語低

頭弄秦穆公女配蕭史俱仙去玉環玉環楊貴妃小字

月老牽紅線唐潯州節度使薛嵩家青衣繫橫鳳臺姓蕭楊貴妃侍女雙譜

玉簫韋臯愛姬聲碧天瓊樹莫氏魏文帝宮人香風軟吹落嫦娥

即張麗華陳後主開號嫦娥笑語清

斗帳流蘇小小錢塘名妓南齊時人東坡為立墓碑鈎銀床香疊碧蘭

張氏王昭女稠千金公主趙買得春宵住一對飛鸞歌女

即有鸞鳳翔集舞不休

粉兒宋駙馬家歌女後贈詹天游柔軟玉兒東昏侯所愛潘貴妃名玉兒温春到

陽台姓趙寶滔女看有痕幾點碧蓮花嚴譚節制洪州以之贈處士陳陶露

墮紅綃唐勳臣侍姬為磨勒盜去歸崔生漸濕絳桃韓退之侍姬禪

素梅姓韓劉智遠妃庭院秀蘭李氏官妓所會劉長卿等皆名士房錦帳深

圍密密香郭密香玉母侍女夢裏碧雲阮氏元人飛不去一池春

草白樂天姬睡鴛鴦

曉起勻妝淡點酥王定國寵姬東坡有點酥娘詞枕邊公子姓石王母侍女

半生疎旋波燕昭王宮中舞女亦名旋娟不敢凝眸望問語依依

近小姑廣陵蔣子文第三妹為青溪神

縹緲雲英女仙嫁裴航白玉京灑陵王整妹月華陰氏宋沈慶之愛妾又高

陽王妃徐月華如畫瑞香清一雙輕鳳歌女與飛鸞同居金屋寶帳中翾風

石季倫愛下來聽瓊樓錦瑟見李義山詩聲

鶯鶯永寧尉崔鶯女低語小窗中綠夢華女仙居九嶷山降羊權家開並

帶紅却要湖南觀察李雙飛如燕錢塘范十二郎為富庚之女奴

燕燕又漢童謠曰燕燕尾張公子時相見莫愁見梁武帝歌堂上不春風

紅樓作賦插鸚鵡名婢翠閣調琴操鳳鸞花杭州妓後為尼

蕊姓費氏號花叢夫人製宮詞百首夜深明月包氏梁內人冷素秋姓謝名金

蓮衫薄不禁寒

姑射仙藐姑射之山有神人焉見莊子姿靜婉姓張羊侃舞姬身崔徽河中妓也

與裴敬中善元積為作歌原是畫中人却嫌西子越人名夷光妖嬈董氏

甚不采蓮花去采蘋姓江侍唐明皇大見寵幸號梅妃

綠蕉衫子寇萊公妾裙小玉霍氏配李益鸞玉鸞性秦隋人釵兩

鬢分欲捲帳羅敷邯鄲女子姓秦邑人王仁妻枕篔簹夜來即薛靈芸魏文帝賜

號夜清夢怕為雲

挑琴客柳宜城愛妾善撫琴故名坐人如玉獻媚娘即武則天太宗賜號媚娘

笑是鹽一水盈盈天寶中貴人之美親不得春風吹動綠珠

南海梁氏女石崇以綠珠三解易之因名焉

眞珠李愿姬後為牛僧孺妾簾外月娟娟武陵人姚氏愁抱胡琴撥

四絃鮑生妾後與章生換紫叱撥天肯小憐姓馮北齊後主妃後歸代王達人薄命

休重生作麗娟漢武帝宮人嬋

芙蓉名妓揚鐵崖贈詩亭上探春劉氏浙東名妓元微之贈詩風愁緒非烟

咸通中參軍武公業妾後為趙生死掃不空盼盼關氏徐州張尚書妾居燕子樓小喬周

妻皖城人消息斷睡壺凝淚貯嬌紅蜀人王氏即鴛鴦塚故事

眞眞沈眞眞柳將軍愛妾也好好張氏善歌沈師述娶焉勸哥哥桃葉王獻之妾

江頭聽唱歌何事文君臨邛富人卓王孫女傷白首恨卿終是

愛卿姓賈陝西名妓多

一點孤燈閃小青馮氏廣陵人閒敲棋子夜晉時女子善爲曲其聲哀苦

沈沈樽前惟有昭君王氏名嬌姊歸王懷之女恨彈得琵琶蔡確侍兒

淚滿襟

小紅順陽公青衣後贈姜堯章花瓣落紛紛睡起桃根王獻之妾即桃葉妹整

翠裙寄語巫山神女見宋玉賦未莫爭空夢妬朝雲後魏

河間王婢東坡
侍妾亦曰朝雲

綠窗閒展薛濤字洪度長安人
居浣花所春好句飛瓊許飛瓊王
母侍女寫

美人。匪把蛾眉矜巧笑。魏文帝寵
姬姓段前生我是阿

嬌。漢武帝故事武帝年數歲長公主抱問曰兒欲得嬌否曰欲
得指女阿嬌好否答曰若得阿嬌當作金屋貯之即陳皇后

身。

題韞玉樓遺稿詩見本雜
志閩雅門 禺山潘飛聲蘭史

密字真珠卷帙開。神仙原住好樓台。畫眉夫婿難

消。受怕向人間寫韻來。

孝女曹娥應列傳。遺篇道蘊亦名家。隨園弟子甘

推讓。身是昭文席道華。

却後青山別後春。報書徐淑記酸辛。樓頭樹樹花

如雪。不見巡簷覓句人。

玉台家法擬陰河。織女流光竟擲梭。重話杜蘭香

舊事。繩床愁煞老維摩。

前題

甯海章 棧一山

絳幔凝香乍上鈎。蜀牋覓句碧梧秋。藍橋仙語成

雙玉。謝媛天才第一流。柳雪往來詩史選。蘭荃采

擷女。綏幽彩鸞不慣人間世。手寫唐賢韵尙留。

觀梅自上孝廉船。用張謐舉徐昭德事昔諠今情照

酒邊。孤槩校精毛氏本。藏宋元舊籍甚富刻有適園叢書

遺編。淚落鄭君箋。圖中錦字隨珠散。扇裏秋容臘

月圓。好與王曇爲別集。煙霞萬古共流傳。

前題

左運奎

青谿東海門。靈秀資鍾毓。天上石麒麟。誕降徐孝

穆。咏絮亦多才。女宗推徐淑。襁褓喪靈椿。恩勤母

氏鞠。少小惟母依。長大從兄讀。鍼黹女紅餘。吟咏

嗜尤篤。十七嬪清河。貯嬌黃金屋。却扇驚仙姿。催

妝新藥屬。京兆擅風流。畫眉螺黛綠。羹湯姑性諳。

盤匱婦容肅。問安視膳暇。得句倩郎續。南林有適

園。門臨谿水曲。奉姑樂春游。携手趁晴旭。消暑觀

池荷。餐英采籬菊。韞玉有高樓。同登豁心目。隨侍

到杭州。吳山駐吟。躑躅攬勝徧六橋。禮佛到三竺。古

跡訪虎邱。新居僑瀝瀆。聯吟紀清遊。積稟如筍束。

好善本性生。任卹及三族。寒者施之衣。饑者與之

粟。溪橋久傾圯。行人每裹足。簪餌易金錢。獨力議

建復。一旦大功成。命名萬戶祝。積善有餘慶。和氣

致祥速。承歡叢忘憂。登科桂揚馥。爭誇閭里榮。匪

特閨房福。如何天不弔。卅八年華促。祇緣痛母亡。

背姑吞聲哭。積哀摧心肝。沈疴窮醫卜。姑念冢婦

賢。夫慟佳耦獨。濡墨寫輓詞。一字一淚掬。遺篋不

忍看。遺詩命兒錄。彤管揚徽音。椽筆輝錦幅。我亦

作此詩。闌幽詞累牘。聊慰平子悲。藉以勵末俗。

前題

吳興嚴啓豐迪莊

淒涼遺挂已成塵。賸有瑤篇淚墨新。咏絮清才高

道韞。故房私祭痛安仁。蓬萊小謫留芳躅。山水軌

嗷惜好春。我亦藥奩圖幻影。余有藥奩影圖冊悼故室馮夫人而作傷心同

是過來人。

前題

烏程張廷貴梓良

芬。璇天才壓輩流。無雙福慧幾生修。玉台句寫簪

花格。金屋秋驚落葉調。卅八韶華容易逝。兩三詩

卷合長留。畫眉夫婿傷吟伴。猶憶聯吟共倚樓。

女史留箴德最先。漫誇徐淑是詞仙。作羹虔進姑

恩曲。調粉煩書博議篇。獨建方杠成利濟。肯持梵

唄瀟空禪。壺儀種種輝彤管。宵但蘭苕綺著傳。

悼個人

廢物

欲問情長情短處。電光泡影易消除。平生第一傷

心事。痛逝詩成和淚書。

由來好事總成訛。逝水光陰嘆利那。算盡生離兼

死別。蟾圓一度無多。用定卷句

邂逅相逢見性真。一詩作贊不嫌貧。世人欲殺無

如我。何幸憐才到美人。

詩學遺山一派延。右軍書法畫南田。閨中自有驚人

技。三絕應呼女鄭虔。

石墳東海禽遺恨春到南園蝶未醒太息此才真
咏絮每將佳句背人聽

嬌聲曼誦夜深時最愛香奩豔體詞恨煞麻沙刊

本誤泥耶同校次回詩

聽風聽雨對寒檠斜擁香衾夢不成
個事聯吟倚枕到天明

豪費當年喜逞狂而今易去舊時妝此身能作君
家婦荆布行來笑問耶

未完

詞

憶真妃

當筵贈胡素娟校書却寄

韞珍

上海蔡爾康謹識

翩然來也驚鴻兩鬢鬆約略眉痕何處似相逢
說不盡夢無準是離悰怪底琵琶一樣訴飄蓬

醉春風

題周伯泉銜盃顧曲圖

檻畔如花女新曲翻春譜周郎把酒悄無言顧顧

燈前情話兩依依淺笑低嗔聲息微生恐嫌疑招
物議夜深風雨勸耶歸

爲迫飢驅海上行花叢諄囑莫縈情偶因牽率芳
筵與過後思量總負卿

耶心慰得妾心舒強起臨池寄雁魚却憶中秋前
五日是卿絕筆一封書

風景西湖最擅場阿儂愛住水雲鄉十年借隱成
虛約先我何因到北邙

顧綠醕親斟翠簾低捲碧簫徐度芍藥當階舞

薄醉清懽駐移宮換羽數聲中誤誤羞眼沈星
嬌喉迴雪媚鬢籠霧

月底修簫譜

楊柳樓臺紀事

梔同心鵝比翼香誓麗金石獨上粧樓重傍玉人
側一春兩地相思含情難問只互問別來眠食
倚闌立愛戀翻似生疏低頭看蓮鳥悄地留耶休

更負良覲。可憐冰簟。銀牀窗南鏡。北有半夜淚珠紅濕。

紅窗睡 本意

暖日烘窗人未起。香冉冉鳳篝煙細。羅襦微卸。蘭衾底露瓊肌春膩。蝴蝶飛來魂已醉。看枕上花慵柳困。雙鬟半墜。喚回鴛夢。鎖羞顏旖旎。

兩同心 雨中喜晤

瓊珮鐫鴛瑤釵。銜鳳乍池邊。媚態花迎。又闌外笑聲風送。一霎時密雨如絲。香肩寒聳。悄就檀奴暫避。羞輕情重。索詩牋泥我推敲。拂琴徽恣卿彈弄。最無聊春岫雲歸。秋衾煙擁。

醉太平 閨情限招字

豔名鏤茗芳心。捲蕉雙雲綠。鞞垂髻倚春風。綺寮鬼雌鴛頸交。雜鶯舌調閒愁未上眉梢。任花延月招。

題黃遺珠詩冊并序

古歙沈 飲

遺珠女史姓黃氏。檀干人。為許君文竹甥女。蚤歲肄業女學。略識之。無即好韻語。背人苦吟。未有知者。迨歸南鄉。項氏未半載而沒。文君為檢遺篋。得詩一冊。携以示余。雖不脫閨閣氣味。亦不失為作者。果得師資。其至殆未可限而今已矣。可慨也。夫為題聲聲慢詞於

卷首

搗麝成塵。幻蓮作寸。吉光片羽堪珍。心花明媚。筆端一片天真。咏絮清才如許。紅顏再現女郎身。詩中每以謝道韞自況。把光陰黃金比并。自惜芳辰。有寸金難買寸光陰之句覆瓿文章何用。訪玉臺小字。幾箇沈淪。蟬餘蠹腹。秋墳鬼唱酸辛。惆悵韶華易過。半箋花影。又殘春。青燈小珠圓玉潤。墨痕新。

鷓鴣天 密約

李斗南

阿母連朝課浣紗。情思春水雨如麻。空閨冷月和衣臥。幾夜殘燈不著花。銀箭動。玉鈎斜。青聽得

便過兒家。道是檀郎新病渴。金甌。預貯鳳團茶。

殢人嬌題韞玉樓遺稿 杭縣徐珂仲可

闌苑前身。一笑翻回鶴馭。高樓外。梨花烟雨。東風未倦。芳春誰主。嬋娟好。瓊佩總淹塵土。福慧難兼。才空詠絮。還憶否。鏡中眉嫵。鷗絃彈冷。慵溫琴譜。碧雲迥。淒淒晚陰庭戶。

浪淘沙 同上

翁宜孫詠春

柳色正凝眸。人在樓頭。一春心事挂簾鉤。記得玉臺新詠句。婦唱夫酬。眉畫足風流。韻筆千秋。裁紅刻翠輒溫柔。自古琉璃容易脆。月冷紅楸。

青玉案 同上

嘉興朱文炳

青谿韞玉高樓聳。幼便把柔毫弄。况嫁畫眉京兆種。蘭閣酌唱。藻思泉湧。都講齊傳頌。多才畢竟年難永。筆硯塵封與誰共。遺稿搜來增悼痛。一編常在。供人間誦。省識耶情重。

壺中天 同上

陸雲僧野衲

音容過了。舊妝臺。脂這玉樓吟稿。寫滿屏風多少。句總恨。因緣潦艸。手檢雕奩。心傷遺著。翻欲增儂。懊。未曾潘鬢霜霜。亡也歌悼。差喜五七新聲。清辭麗句。終古留鴻爪。天地之間存一卷。須不是。災梨棗。珠唾如親。濤箋新印。略遣悲懷抱。張郎情重。此情堪說絲渺。

青玉案 同上

嚴震

清才徐淑金閨彥。早修到神仙眷。京兆畫眉香染翰。寶釵吟鳳。玳梁棲燕。韻事人人羨。一彈指頃。曇花現。剩墨猶凝玉臺硯。鎮日傷神憐奉倩。織存蘇錦。製餘班扇。寰海流傳徧。

說

韻

署 鑄
九 撫

戲考

近來

戲劇之

進行日見

發達。加以名

伶輩出。愈演愈

精。凡從前曲本中

粗俚不通之唱句。俱

經諸名伶體會研究。逐漸

改良。道白則亦斟酌理量

為變易。故近時諸名伶之真劇

本。其描摹入情處。無不口吻如生。神

情畢肖。然此真本頗不易得。本考所列

曲本。無不從京滬諸名家處徵求而來。迥

非坊間俗本可比。且每劇必倩王大錯先生作

攷。將劇中出處原委。戲情用意。正反。及名

角唱做之妙。均原原本本。詳述無遺。

豈徒為顧曲者之指南。即最時髦

之藝員名角。亦無弗奉為圭

臬也。刻已連出五册。備蒙

社會歡迎。今第六册

已在編輯中矣。

每册二角半

又出版了

自由女廣告

時下小說家言。每多

假託。以寄情旨。若欲

根求其實地實人實

事。往往迷離恍惚。與

太虛幻境同一空中

樓閣。惟是編則不然。

原原本本。皆詳紀當

時實地實人實事。雖

點綴舖敘之資料。亦

無絲毫假借。故其離

合曲折之情節。窮形

盡相之態度。無一不

栩栩欲生。絲絲入扣

此等從實事上生出

之天然層次結構。天

然節目呼應。誠勝於

極意描摹形容者萬

萬也。諸君欲一見吾

中國自由女之真相

耶。請速來購。諸勿失

諸交臂焉。每部洋

裝一册大洋二角



小歷史
吳宮秘牒

漢章

秋山真逸曰。曩讀吳梅村祭酒圓曲尾句。有君不見館娃初起。鴛鴦宿。越女如花。看不足。香逕塵生鳥自啼。屢廊人去。苔空綠之句。恒玩索之。而不得其真解。後又讀陸次雲圓曲傳。敘次圓曲事甚詳。乃亦不悉述其末路。益滋疑竇。歲丁未。與同邑蕭君。俱客信陽。時夏夜乘涼。恒於桐陰月影下。縱談所聞。蕭曾授讀滿人某尙書家。頗聞中秘事。一日爲予語圓曲下落。語娓娓可聽。因錄之。篋笥。今忽忽又八年矣。爰重書之。以廣遺聞。

平西王吳三桂三既開府滇南。乃建邸第於城西隅。卽元雲南王舊府。朱扉黃蕢。制儼九重。雖經有明數百

年來。不加修葺。而傑閣偉樓。故儼然無恙也。至是塗以丹雘。飾以金紫。輪奐一新。體制大備。吳王下省稱平西王曰吳此王從顧而樂之。遂益踵事增華。大興版築。復濬元時舊邸大池。曰翠海者。滿栽菱茨。間以蓮蓼。矗亭其中。浮艇其下。命女侍百人。踏歌岸上。王拍手和之。如銀之鬚。如雪之髮。婆娑嘔噓其間。挾陳夫人陳圓並駕

蓮舫於波光激蕩之中。固甚樂也。後復爲夫人起蘇臺。器具衣物。畢肖吳中風尚。以媚夫人。而夫人顧不樂。一日夫人淚忽承睫。王詰之。以思鄉對。王時已六十之年矣。白髮紅顏。無言相對。後此金革之慘。禍竟朕兆於脈脈情景中。王既聞夫人思鄉之語。遂爲之不歡。乃命左右。浮大白。陳巨觥。殷勤勸進。王忽拊髀曰。大丈夫終不能鬱鬱久居人下。吾嘗縱覽騷韃子中。有幾人能渡黃河。服習水土者。則中州以南。吾將探囊取之。當營菟邱於茂苑。視金閨爲新豐。卿爲孟光。吾其爲梁鴻矣。若黃屋青瑣之榮。宜令世璠等享之。夫人陰蹶其足。王亦恍然而姬侍輩。已稍稍傳其語於外。會閩越以撤兵與中朝悟。遂密使與吳王潛謀。夫人阻之不可。吳王曰。成則爲天下主。不然亦不失爲南越趙佗。遂舉師。

後吳王既殂。圓圓亦漸老大。因築精舍於翠海上。用魏武西陵故事。日向木主。酌酒焚帛以祭。初王在日。喜聞夫人唱大風之歌。至是偶一爲之。林葉穢穢然。若助其太息者。未幾清師雲集城下。王孫世璠獻首。清師焚掠三日。畫棟雕梁。悉歸灰燼。而舊時宮人。遂紛紛入北兵之手。吳王姪孫女四娘者。與焉。四娘年十四。明眸皓齒。長身玉立。艷絕天人。幼爲陳夫人所撫育。蓋其父母已死於甲申。闔逆圍門之誅。雖以伶仃之身。而香澤膏沐。初不減其容華。既入滇。吳王字之神佐郭壯圖子。猶未嫁也。及是亦在俘中。與陳夫人共繫一室。方清師錄簿時。總督親自檢閱。時總督爲蔡毓榮。目二人逆而送之。輒呼左右。送之後營。削簿中名籍。乃留夫人。而以四娘獻大帥穆占。勇略將軍趙良棟。羨夫人。爭之不得。遂即日移師曲靖。陰遣急卒。日行六百里。飛章入告。時康熙帝年事方強。嗜色酷甚。既得良棟奏。藉詞貪沒藩產。削毓榮職。而密旨趙良棟護送夫人及四娘入都。方四娘之入穆占手也。猶處子。久不懷孕。及專輶北發。長途勞頓。行次

南昌之吳城。胎墜死舟中。左右皇劇。不知所出。夫人曰。無恐。吾能為汝解之。及入都。當進御。康熙帝以四娘問夫人云。阿四已懷胎。恐貽陽翟之罪。已死矣。帝即日錫以滿洲姓。命以宮職。寵冠諸妃上。時滿洲某大臣侍側。年老矣。卽以其姓。姓夫人。且令為大臣義女。皇四子卽夫人所出也。皇四子卽顧其事甚秘。人雍正帝莫知者。蓋四娘殞時。已爭傳夫人死矣。四娘年齒韶稚。明艷絕倫。人遂疑為夫人云。或又曰。城下時。夫人已投翠海死。又曰。實削髮為優婆塞。其實皆傳聞之訛。若雍正帝友于之義之薄。屠戮之性之忍。隱然若有冥報。而心理密察。不知何物老嫗。生此宵警兒。則蕭君所聞之言。或庶幾其傳信也。

按鈕琇觚賸。記夫人以齒暮為女道士。又曰。癸丑延陵造逆。丁巳病沒。戊午滇南平。籍其家。舞衫歌扇。稗蕙嬌鶯。聯轡接軫。俱入禁掖。而邢之名氏。夫人本姓邢。冒玉峯老妓陳氏姓。不見於籍。語雖含混。而証以蕭君之言。固不言而喻矣。至李元度先正事略。記趙良棟事。有吳逆二寵姬。將軍穆占總督蔡毓榮。各得其一之語。初不載其誰何。朱象賢聞見偶錄。記二姬曰四面觀音。八面觀音。亦不書其姓字。所謂四面觀音。更不知其終歸何所。如以上各證實之。而梅村屢廊人去之語。非羗無故實矣。若夫人未入滇南以前事。已詳吳詩陸傳。茲不贅。

維摩丈人曰。康熙帝相傳為冒巢民姬人董小宛出。今此說又謂雍正帝亦為圓圓所出。兩世英辟。俱出於美婦人。藍田種玉。固自勝於碣硤也遠矣。秋山真逸。飽飫珍聞。他日出其所箸。裒集成書。必有以鑿吾人嗜奇之癖。會當與好讀秋山文者。共俟之。

孝俠
小說

奇妓

(砭史)

妓之初張豔幟也。在燕趙間。韶齡二八。風韻天然。王公貴人。爭擲千金博一笑。家畜雛妓三四。亦秀外慧中。陰以法部勒之。而相對如姊妹花。客至輒以雛妓應。己或周旋其間。則杯茗清談。蕭然意遠。雖一曲清歌。亦未易領略。必其意中人。乃得親聞鄉澤焉。然每至一處。不久留。或數月。或期年。卽挈家徙。徙則必更其名。故無從訪其踪跡。亦不能確識其姓字焉。既而至山左。投身賣藝家。學飛劍吞刀走繩盤槓諸藝。雛妓漸長。左提右挈。亦能得其術。於是武藝之名震一時。而所結識者皆塞上健兒也。又酷喜馬。千金市駿。不吝惜。更得勝者。則鬻其故馬。馬雖不多。皆驍驍也。春和雪融。秋高氣爽。輒馳騁以爲樂。獻技於稠人廣衆前。能於馬上作旋風舞。見者以爲神。疑紅線復生也。然妓未嘗有三年淹。既而回燕趙。出秦隴。經歷博望侯所至之地。皆鬻技自給。凡馬賊鏖師。以雄傑魁其羣者。無不交歡。久之。變計南徙。售其馬。匿其刀劍。挈姊妹花。入秦淮。寄申浦。訪錢塘。抵珠江。及其他名勝地。無不至。最後乃留廣陵。易其燕趙激昂之態。而爲吳越柔靡之音。王孫公子。豪商巨賈。闐溢其門。而妓又喜古玩。所居門前。設古玩鋪及質庫。收買珍寶衣服。不中意者轉售之。博什一利。中意者藏之內府。然不中意者什之八九。中意者。又未必希世之珍。甚或破甑碎瓦。斷縑零楮。棄之道旁。無人過問者。此中殆別有會心。非他人所知。卽其姊妹花亦無從索解也。既而有客款其門。言語態度。不似上流人。而妓愛之。有知客歷史者。蓋馬販也。於是貴客多異之。姊妹花亦私相詬病。而妓之甚堅。且解衣衣之。推食食之。如伉儷矣。未幾忽偕客去。謂其姊妹花曰。吾歸期未可卜。汝守吾業。善持門戶。吾不至。汝勿他去。去經年。忽入某邸。邸權要也。大婦早世。寵姬爲政。妓隸姬爲婢。妓固便慧。善承意旨。又經歷多。老於世故。青衣侍立。屏絕豔裝。每姬入問。邸主起居。則却立門外。

不敢近前。因此姬甚愛之。一日姬忽被盜。失一金匣。姬必欲復之。懸重賞徵偵探。且曰。金匣不足惜。內有紅色藤衫一件。不可失也。妓心動。自請於姬曰。婢願任斯役。惟不能程日月。亦勿問婢出入。姬曰。任汝爲之。妓乃出邸。訪其舊交之馬賊鑣師而問術焉。然不得要領。乃返廣陵故居。則枇杷花下門巷依然。姊妹花歡然出迎。各道契闊。既而檢其古玩鋪及質庫之收入物品。則紅色藤衣在焉。此衫用臺灣鷄血藤織成。縷細如絲。色紅於血。袖底織成隆武二字。妓見之。幾泣下。居數日。費衫回邸。仍囑姊妹花守其居。既至。邸姬喜甚。詢其緝獲狀。妓曰。得之質庫中。金匣已無。賊不知衫之珍貴。故棄之市耳。因微問姬曰。夫人何從得此物。姬曰。邸主賜也。他人豈能有。遂賞以金錢如前命。姬甚德妓。道其事於邸主。邸主亦愛之。每姬入侍。必喚妓偕。有時教以度曲。妓故作艱澀狀。然不能久。祕稍習。卽應絃合節矣。邸主乃微示意於姬。姬謂其狎而可馴也。遂進之當夕。妓曰。婢承主人過寵。三生有幸。然願終事夫人。不敢僭名位。於是妓仍事姬。非姬命不敢進御。而邸主益嬖之。姬亦揜揚其間。惟恐邸主不歡。宛如公叔文子與臣僕同升。水乳交融。然妓有異術。自投身濁界。路柳牆花。任人攀折。然如春風過水。無迹可尋。入邸數年。猶新嫁婦也。而巫山雲雨。連兵不解。有七縱七擒之略。雖偉丈夫。亦非其敵。邸主墮其術中。乃懽懽病矣。妓日侍湯藥。焚香祝天。願以身代。而邸主卒不起。姬亦無子。以族姪嗣。妓仍事姬。百計逢迎。以博其懽。而乘機以私言挑之。姬固風流內家。不慣獨宿。磁引電吸。豈能無動久之。妓挾姬宵遁。邸主之財賄珍寶悉載。以行。雙星渡河。仍理青樓舊業。相呼爲姊妹。行又閱數年。邸以事獲罪。朝廷籍其家。嗣子降爲皂隸。而姬髮漸花。妓亦三十餘歲矣。一日妓忽設祭於其家。望北再拜。捶胸慟哭。絕而復蘇者數次。姬及素畜之雜妓。皆大驚失。

色手足無措。繼乃揮淚言曰。吾父武弁也。奉大吏命守榆關。朝中有貴人忌之。褫其職。吾父鬱鬱死。吾與母煢煢客居。忽有大盜夜入室。刺吾母。焚吾室。劫吾財賄。吾年僅九齡。匿荆棘。免乞食於市。老妓某婦哀而留之。遂操此下賤業。心知大盜必爲朝貴所嗾。使而年幼不能知朝貴名。年十六七。某婦死。吾乃主其家。自念既爲妓矣。借妓業爲偵探。亦良便。曩者學妓擊交武士。走塞外。以爲或得盜。而皆不售。乃變計入南。多方以求之。天假之緣。有客牽馬過吾門。馬駿物也。有烙印。乃吾父記號。吾乃設計交其客。客言此馬自邸中購來。價數百金。吾乃疑邸主卽爲朝貴也。故洩人介紹於姊。以偵探邸事。適姊失藤衫。卽吾祖隨海澄公破臺灣所得者。乃信邸主果爲仇人矣。然姊待吾厚。邸主亦待吾厚。報宿恐則負新恩。顧新恩則廢宿怨。兩端交戰。心無適從。吾得拳師秘術。彈指可殺人。卒以戀愛故。不忍爲。而日見邸主篋箭。吾家故物。鬘鬘在也。吾以爲以拳術殺之。不如以妓術殺之。殺之所以報。不共戴天之仇。殺之以淫樂。所以報惜玉憐香之德也。顧主雖死。子猶在。恐其死灰復燃。乃又委身某貴人。以法覆其宗。今乃可以報先人於地下矣。姬曰。然則汝果以何術殺之。妓曰。此青樓中人之絕技。無此術。豈能八面受敵乎。然亦彼之自墮術中。吾無負焉。姊老矣。善自爲謀。室中所有。除吾家故物外。悉無用。若干金。諸妹取之。爲遣嫁資。若干金。妹取之。爲娛老資。吾從此逝矣。去。遂不復見。

砭史曰。人無艱苦卓絕。歷劫不磨之志。不能成大事。古今中外聖賢豪傑。胥此道也。有此志矣。而不濟以縝密之智。深沈之略。則爲之而輒敗。此楊繼盛之所以陷於嚴嵩。徐階之所以能制嵩死命也。有此智略。而或拘牽名節。顧惜名譽。舍一死外。無他術。此晉申生之所以死於驪姬。忠臣義士。烈婦貞媛。蹈刃飲藥。

者比比然也。妓一弱齡女子，孤身塞上，乞食逃生，不幸而爲妓，萬無報讐雪恥之餘地，乃緹幽鑿險，而不辭辱身，汙行而不恤跡，半天下年逾二紀，莫有知其心事者，卒能殄滅大仇，光復故物，其堅苦卓絕，縝密深沈，爲聖賢豪傑所不及也已。

小說情
圓實

柳崖外史

圓實，高平縣之雲泉村女也。幼多病，其母棄爲尼，居雲泉菴。旣長，通梵書，眉含山翠，口吐櫻丹，遐邇慕之。有陵川文生，名价堂者，讀書菴之西隣，聞舍生固多才，善吟誦，執編繞塔，除或曉至，暮不輟。圓實聞書聲，輒以梵音和之。若酬答然。一日，生聞梵音，蹤跡至菴中，則見一幼尼，手指口畫，摹生讀書狀。見生遁去。老尼來叩生姓字。圓實於禪舍內微聞知，卽西隣讀書生，捧茶至。目注生，生亦注目圓實。老尼笑曰：向固千呼萬喚，不見一人，今何勤也？少頃有請老尼作佛事者，而生獨留。生因問之曰：師何名？以圓實對。問以何義，答曰：道無形，象真一，難圖變，而分布各自獨居，可以知所取義矣。生曰：不然，圓者天也，實者陽也。子以陰質寄空門，宜名方虛，殆爲其嫌於無陽也。故稱圓復稱實焉。然乎否耶？然子玉貌如瓊，實近仙風，何不以飛瓊乎？圓實微哂，未及答。有檀越至，各散去。自此圓實請於師，號飛瓊矣。數日後，生於齋下往來，階除擬飛瓊捧茶狀。瓊忽至，生喜，急起挽之。瓊以花箋一幅，寫一兩委地去。生覽雙鳥針縷細密，底之外向者，以輕綃裏軟綿，着地無聲。花箋小詩云：親製飛鳧寄點情，中含密縷莫嫌輕。花宮夜試凌雲步，別個無人識。履聲生卽於是夜着履往。瓊啓菴納之。蓋老尼適他出也。各道慕悅之意，欲狎則却之。自是生或間

第

七

期

夕至。或連夕至。至則唱和小詩。勉生以讀書爲急務。而不及於淫。且誠生曰。我與子俱年少。前途有餘。目今情況。適願足矣。何必學浪子淫婦。夜夜陽臺哉。無何生歸陵川。有無賴子窺瓊美。欲以重利噉老尼。老尼爲之動。語瓊且怨。且涕曰。瓊以貧病幼托師門。師乃以瓊爲錢樹子。作搗母行耶。持刀欲自砍其面。老尼恐。且怒。逐之去。當是時也。澤州大旱。斗粟千錢。瓊有母不能自存。瓊出菴往依之。相持而泣。瓊徐曰。無傷也。兒手指尙可供母子食。但兒已削髮。居家非雅。於是擇近村之碧梧菴居焉。文太夫人微聞之。且諭其賢也。輦輿往。欲以側室爲生置諸家。瓊不可曰。瓊與公子友也。非私也。瓊惟愛其才。故犯規與語。勉其志。若如太夫人言。是瓊先污之矣。且瓊命孤。處人家恐不祥。太夫人賢其言。遂不果納。厚周之而去。是後生讀書太原。已卯壬午俱不舉。鬱鬱歸鄉里。間道至菴。瓊曰。我無顏見子矣。瓊愛耶君。人知其跡。不知其心也。耶之不第而來。此且不能自守。其心況能心我心乎。當已卯榜發。瓊聞陵川中一人。謂必君也。而非君。遲遲歲月。挨至三年。壬午榜發。聞陵川中二人。偵之則又非君。寶幢禪燈。君不知瓊。漬淚多少。徒欲以兒女情懷。敗我清規也。何故宜速去。不第勿再相見。生默然無一言。歸家讀益力。乙酉拔於學。丙戌將應鄉舉。來別瓊。瓊不肯出。令其母以白露紙一方。上畫菱花一面。生問故。瓊母述其語曰。此菩提心鏡也。讀書時置案頭。勤讀則圓光。明如鑑。少間則圓光暗。如鐵。生且信且疑。攜入都。置巾笥中。久而若忘。自恃才高。東西奔馳。淹滯京師。復報罷。生忽憶菩提心鏡之說。啓巾笥。看圓光。眞黑如鐵矣。大驚閉戶揣摩。以圓光貼面前。朝夕對之。若師保。積一月。光生一線。愈奇之功加倍。半載後。光退三分。績功至庚寅七月。其圓光黑處僅一線耳。而生於是科秋闈。果得售京兆試。愈自奮。功不敢少輟。靜視圓光黑線全除。澄徹可

鑑。生不覺稽首至地。曰：此仙瓊點化我也。次年聯捷，授外職，歸省拜見太翁太夫人，入蘭閣，見玉鏡臺前。一女子梳髮髮長垂地，豔光四射，湘裙雙彎，可半折許，驚問爲誰，妻曰：此卽雲泉菴舊相識也。妾聞其賢，已告翁姑聘至家矣。問髮，曰：新蓄也。問雙彎，曰：瓊妹未削髮時，蓮瓣已成，向與郎見者，皆假相也。生狂喜，謝夫人，以所繪圓光懸中堂，光芒瑩照，輝滿隣里。

怪異
小說
秋水小姐

同上

夏五關東披甲三人入京，寓正陽門外柳家店，對面樓各三間。晚鐘甫動，皓月方升，三人對月而飲，更深。聞對樓西邊有笑語聲，見四女扶一美人，冉冉登樓，開窗對月梳洗，有執鏡者，擎盆者，捧簪環，抱衣服者。女髮長垂地，梳畢，施朱粉，簪花更衣，憑欄看月，真國色也。笑語有頃，扶之下樓，忽然不見，三人疑惑，急趨驗之。樓封如故，內一人名蘇冲阿者，少年有胆力，留心以窺，三宵皆自西牆角而來，仍循西牆角而去，梳洗同而衣飾換也。觀西牆外有小院，堆放柴薪，瓦甃滿徑，至晚潛伏柴間，見四女仍扶美人登樓，約三更許，復扶之而下，蘇齋出褰衣，美人連步避去，執一幼婢，問美人爲誰，答曰：秋水小姐，問何以對月梳粧，曰：月華所照，益人顏色，每月初五至三五探華，十日媼者以研，凡者可仙，世人不解也。更欲問之，聞呼曰：福緣快來，翩然而飛，則大蝙蝠也。窺地有金釵一枚，遂袖焉，夥侶問之，對曰：無他，次夕亦寂無音響，公畢，蘇遂先行，思樓上丰度，茫乎若迷，展釵而視，精巧殆非人間物，至山海關，拾書一卷，取視，乃莊子秋水篇，蘇曾讀書識字，觸於所懷，遂間日誦秋水文字，抵家，母出曰：有喜事，爾知否，蘇曰：何喜，母曰：八月十五日，忽

眞珠箔

第十四章

白雲慘暗日薄無色。有一人奔走於陷鳳街頭。眉愁深顰。淚欲滴。瘦削之鬢已無人狀。噫此何人哉。蓋卽多情之少年。

少年自別俏慵後。卽買棹返家中。陳明其欲娶俏慵之意。母以年老多病。正欲求一賢媳以承井臼。聞少年盛道俏慵有婦德。大喜。慨然立允。並出私蓄千金授少年。俾作量珠之聘。少年受此慈詔。欣忭異常。亟亟重來四明。設青廬。備聘物。將擇吉以迓王姬之車。

迺先往俏慵家。將告以佳音。用慰美人盼望之切。既抵舊巢。排闥直入。詎室是而人已非。亟訪諸鄰。右鄰婦笑謂之曰。張娘乎。已嫁沈知縣作官太太矣。曠爾前度。劉郎尙希重入天台。以續仙家舊夢乎。

少年驟得此猛烈之惡耗。駭極而長號。繼思俏慵係何等人物。竟作此負心事。當亦斷不至此。或鄰婦見余之慙。故作此驚人之語乎。思之者久。復誦誦自語曰。俏慵斷不負余。俏慵斷不負余。彼鄰婦殆欲離間我二人乎。

鄰婦竊聞其語。笑曰。君殆中張娘之蠱乎。何尙痴迷而不悟也。君若以妾言爲妄。君試往陷鳳街一訪。沈宦別墅。當見心上人。偎抱於黨太尉帳下也。

少年臉深赤。目灼灼以流動。卒然曰。娘言確乎。余當往訪之。言已騰踴去。

至。陷。鳳。街。數。門。牌。得。沈。宦。別。墅。然。虎。穴。森。嚴。惡。奴。四。五。輩。環。立。邏。守。之。要。未。可。破。扉。逕。入。少。年。街。心。躑。躅。自。朝。至。於。日。昃。竟。不。獲。見。所。見。而。去。

明。日。復。至。逸。巡。者。久。日。影。沉。沉。洞。門。悄。悄。而。悄。悄。踪。跡。正。如。石。沉。大。海。杳。乎。其。不。可。得。噫。殆。鄰。婦。有。意。誑。余。故。特。指。鹿。爲。馬。以。陷。余。於。此。艷。都。城。外。消。受。無。限。之。窘。苦。乎。亭。午。矣。晝。欲。哺。矣。暮。色。蒼。茫。矣。無。奈。仍。廢。然。返。

然。少。年。兩。日。奔。波。心。猶。未。死。翌。日。晨。雞。初。唱。又。匆。匆。至。故。處。則。朱。門。緊。掩。悄。然。無。人。卽。昨。所。見。之。虎。狼。豪。僕。亦。皆。韜。聲。匿。跡。少。年。大。疑。殆。余。之。偵。探。已。爲。彼。所。覺。察。故。盡。室。潛。逃。別。就。秘。密。所。以。爲。藏。嬌。處。乎。悄。悄。愴。愴。今。更。從。何。處。覓。芳。踪。哉。

第十五章

少。年。徘徊。道。旁。垂。頭。喪。氣。乃。就。石。階。小。坐。冀。以。得。鄰。人。而。問。之。忽。而。豁。刺。一。聲。沈。宦。之。門。驟。啓。一。惡。奴。昂。然。出。叱。之。曰。爾。伺。此。殆。欲。試。其。穿。窬。耶。爾。目。何。盲。撲。蠅。於。虎。頭。之。上。亦。自。投。羅。網。耳。

少。年。頓。驚。亟。起。身。退。避。三。舍。回。顧。其。人。卽。曩。所。見。之。豪。奴。乃。知。沈。令。固。未。他。徙。再。觀。日。晷。則。光。華。激。灑。正。從。扶。桑。大。海。中。倩。雲。童。扶。起。效。楊。妃。之。出。浴。方。悟。板。橋。人。跡。亦。已。晨。起。之。太。早。耳。

少。年。心。緒。惡。劣。逗。留。於。粉。牆。陰。下。百。計。躊。躇。苦。無。由。以。登。楊。素。門。會。紅。拂。一。面。而。惡。奴。猶。復。時。時。出。視。怒。目。直。逼。咄。咄。可。畏。一。若。欲。得。而。甘。心。者。嗚。呼。少。年。前。生。果。種。下。若。何。之。惡。果。致。今。日。受。此。慘。酷。之。報。乎。少。年。懊。惱。之。餘。幾。欲。忿。觸。危。牆。以。了。結。此。風。流。孽。障。忽。見。一。人。形。狀。鬼。祟。從。沈。宦。之。門。而。出。鬢。雲。疎。白。黃。

鬢雙陷步匆匆向少年之前而趨少年見之大喜亟曳其裾曰媽今何能破鐵籠而會余余幾疑此生不獲見媽矣

徐嫗見少年默然不語少年又曰姑娘今又若何嬌弱之軀果常好乎新婚之樂果奚如乎特不知綈袍之贈果尚有故人之情否乎願媽早錫一言以慰余

徐嫗舉目微笑正色而言曰老婦此來正銜有姑娘之嚴命姑娘囑爲轉語曰我今已嫁沈令則落花有主非復可以任人攀折者況此地爲沈家別墅尤非枇杷門巷之比固不容君頻番之窺探也自今以後秦樹崧雲便成陌路請君收拾綺懷另圖鸞鳳勿復戀戀於故人婪尾之酬醉語盡於此矣

少年曰媽此言果出諸姑娘乎出諸姑娘亦甚佳寔姑娘負余余終不負姑娘也

少年言時徐嫗已匆匆去少年乃仰天而號曰俏慵俏慵余將以魂入卿之室當知於燈影閃爍間瞳瞳以相匿者卽余之孤魂乎魂兮魂兮要不能舍卿而他去矣

少年畢其詞脚步踉蹌神恍惚如癡狂徜徉出東門亦不知其所往矣或言已蹈東海而死是耶非耶要無確信吁可歎焉

第十六章

佩卿述旣畢歎歎而謂余曰彼少年殊可憐我於此當不能爲俏慵恕俏慵非周子之兄抑何愚魯至此一任徐嫗之播弄而致陷少年於死地乎

余曰渠今來此又奚爲

第

七

期

佩卿曰。頃得青鳥之報告。知俏慵又下堂矣。

余驚曰。下堂乎。渠殆不能忘情於少年故特效紅拂之私奔乎。是俏慵固畢竟多情。

佩卿曰。否。俏慵之嫁沈令。三年於茲矣。此三年中固未聞息夫人以不言誌其怨。今者沈令已逝世。俏慵

固不堪大婦之虐。故潛回海上。以重圖嘉耦也。

余曰。卿言果確否。確則俏慵之遭逢亦甚可哀矣。顛沛流離。屢失所。小妮子又何磨折之重也。

佩卿笑曰。君休徒事曉曉。君之記事珠亦已成稿否乎。

余曰。卿之言如珠玉之隨風。而余之筆正若春蠶之食葉。又奚患手腕之脫哉。

佩卿曰。君之才誠敏捷矣。其速以之行世乎。

余大笑。不之答。而婢子忽匆匆入報。有某媪造謁。待命於樓下。佩卿命延之入。則此媪卽爲某戚家之僕

婦。

佩卿詢以來意。媪笑曰。四明之張姑娘。已卜婚於紹興葉氏。有成議矣。明日將下聘。恐勞錦注。故特報夫

人。

佩卿笑遣之去。顧余曰。名花有屬。最爲幸事。有此最後之消息。而君之文亦得美滿之收束矣。君稿旣成。

請覽。予當爲之評點。

佩卿揮銀毫。評點旣畢。笑曰。君太無賴。何連我兩人酬答之詞亦點綴其間乎。

余笑曰。非是。則不足以表余之據實直書。

(完)

官僚風流史

第五回 一千英鎊助西裝 十二金釵隨北上

前回書中說到花逢辰要到蓬萊館去。就此停止。究竟這蓬萊館是個什麼所在呢。原來是上海幾位有名的中外紳商新開的一個俱樂部。這蓬萊館的房屋甚是寬廠。四開間三層樓洋房。一共有二十四大間。內中有中西餐房。有彈子房。有書畫室。有古玩室。有音樂臺。有各種遊戲。術有秘密談話。所有通信所後面還有一塊大草地。一個拋球場。那戴起元。田人傑。花逢辰。方在中一輩子。碰着空閒時候。也就到那蓬萊館裏去。做個聚會之所。有什麼秘密事件。便到那秘密談話所去商量。商量通信又極便利。通信所不但有電話。並有電機直接電報局。打電接電。不須出門一步。豈不是快事麼。問話少。敘且說花逢辰這日坐了包車。一逕趕到蓬萊館裏來。四處找尋田人傑。只見田人傑正在彈子房裏和幾個朋友打彈子。花逢辰在旁看了一回。田人傑輸了。還要再打。花逢辰便拉他到談話室中坐定了。便問道。戴起元。今天來過不呢。田人傑道。他就要動身進京了。那有工夫到這裏來呢。這兩天他公館門前馬車汽車自由車。人力車絡繹不絕。一時新知舊好。有來道賀的。有來送行的。有來餽贈的。有來謀事的。有來求附帶進京的。真正八面應酬。還有不週到的地方哩。你問起他。難道你也有什麼事。干求他嗎。花逢辰道。我有什麼事。求他。我倒是爲他的事。正說到這裏。只見一個細崽走來。對着田人傑道。田老爺。北京來的電報給戴

老爺除了地址人名下面都是密碼請你代收了罷。田人傑接來一看上面寫着『上海蓬萊館戴起元』八個字下面寫着

3031
2408
5001
3390
1012
3033
0601
4102
3420
1212
0023
4112
5003
3104
5541
9100
2550
2203
0031
8203
5000
0330
4110
2502

田人傑就從身邊取出一本小冊子來。全花逢辰兩個將密碼一對把鉛筆記了出來。恰是『璿社報名今晚截止女同志來京姓名請速電知以便代報琬』二十四個字。花逢辰在旁說道。只是陶琬雲小姐打來的電報。我倒不懂。他是璿社裏頭的名譽會員也。應該曉得創辦這社的意思。因為女人家多不曉得政治法律。要大家多去研究研究。巴不得多一個好一個。那那裏有截止報名的事呢。田人傑便輕輕的說道。這是琬雲有別的緣故哩。戴君的事你怕不曉得嗎。他雖算革命鉅子。實係風流魁首。全他進京的一羣女學生名爲去就學。其實都是……又改口道。你也知道的不必說了。琬雲是何等樣人。他早有所聞。現在要戴君先把姓名通知他。恐怕有預備敲竹槓的意思。花逢辰不覺失聲道。敲那個竹槓。田人傑道。自然是敲女學生的竹槓了。敲那個呢。花逢辰道。難道敲竹槓也要預備嗎。田人傑道。琬雲認得的人很多。偷把姓名通知了他。他檢出其中幾個有錢的。預先在璿社的捐冊上代捐了若干銀子。等到他們一到京裏。立刻說明。你若不肯出時。然後尋你的破綻。不怕你不出。但是戴君也料得到的。他昨天對我說。琬雲的性子雖然潑刺。不如順着他。性子做去。倒還好商量。倘然遮遮掩掩。他越發要同你作對了。所以戴君早把那女學生名單交給我。託我今天打電去關照。琬雲叫他預先租定公館。并且要叫他

在下禮拜五火車到站時預備馬車若干輛迎接各位姊妹像要叫他當差的意思看他如何樣子恰好此刻琬雲有電來我就好去覆他了說着便從袋裏摸出一張洋紙來展開看時上面寫着十三個女人名字田人傑指着左邊兩個名字道這兩個人戴君已納爲篋室不必通知他了就把這十一個名字繙成密碼罷花逢辰笑道我倒還有一個人在這裏田人傑驚訝道是那個難道高國華也要到璿社裏去不成花逢辰搖着頭道不是我這邊人就把凌世璜要結交戴起元情願把他一個寵婢小名叫阿紅的現已改名凌斐章來託戴君携帶至京實在就是指困相贈的意思述了一遍田人傑笑道想不到這凌老頭兒倒也有降服的日子花逢辰又道這事在戴君一方面自然沒有不贊成的你此刻就可把凌斐章的名字也排在裏頭湊成十二個電覆琬雲便了到了晚間你橫豎要和戴君會面請你就把凌世璜結交的事情告訴他知道我不再去找他了說着便匆匆和田人傑告別出了蓬萊館門跳上包車逕回公館裏來專等馬子純來找他那裏曉得等到次日午後馬子純的影兒也沒有跑來花逢辰心下不勝詫異這日正是禮拜六晚間免不得略有應酬等到回來時候十句鐘已經敲過方纔跨進自己公館門只見家人們稟道馬先生在書房等着哩花逢辰一想買賣來了連忙走進書房門馬子純一見如得了活寶一般便叫道我的表內兄你既替我幹事爲什麼又包我在鼓裏頭呢花逢辰道我不懂你的話我替你幹甚麼事馬子純道你不要裝腔陳家的娘姨對我說的花逢辰暗暗喫驚道他的手段倒也不弱哩恰又故意說道你不怕我的表妹淘氣嗎馬子純曉得花逢辰是要錢太歲不給他十分甜頭不會出力的便道此事只要你肯出力至於如何酬謝我是沒有不依你的花逢辰道我呢還不要緊凌姨太太那

邊你該重重的孝敬他。他替你圓就這事。你不但可以得美人得金錢。將來還有得官之望哩。馬子純道。怎樣孝敬又不好。無事端端送他銀子。你替我打算罷。花逢辰道。我前天聽你說起喊利洋行老班。從英國帶來的爵夫人服飾。很有幾套好的。凌姨太太現在正需此服。何不購來送給他呢。馬子純道。好好喊利洋行老班處。果有兩套很貴重的服飾。要值一千英磅。我明日一早便去購來罷。照現在先零計算。一千英磅不過一萬多塊洋錢。這事成功。我存在愛華銀行裏的三萬塊洋錢。除去一千英磅。其餘的可都作你的酬勞了。花逢辰假意推卻道。要這許多。怎麼馬子純道。你也不必推讓。快趕緊替我幹事。明天晚上。倘然辦妥了。就可過付酬金。此刻我還有事。我要回去了。說着便拱手出門。花逢辰等他去後。一個人在書房裏想到平白地得着一萬多銀子。兀自得意。又想這事。明後日須要辦妥。遲了。偷風聲傳到我表妹的耳朵裏。便要礙事哩。不提兩人分頭幹事。且說陶琬雲小姐。原籍如臯縣人。他的爸爸名達三。表字古愚。也是前清一個候補知府。琬雲生性豪爽。從小到大。總是穿着袍褂。戴着瓜皮帽。喜學那男人的打扮。雖在女學堂裏讀過幾年書。恰絲毫沒有女人家的態度。到了十八歲時。就同他一個十六歲的兄弟。到日本去留學。他兄弟名叫竹居。人很聰明伶俐。不過行徑有些鬼鬼祟祟。因此人家都把他名字改了。同音的捉雞兩字。又因他排行第二。就叫做捉雞老二。但姊弟兩個。雖在日本留學。恰喜歡到交際場上去鬼混。一住四五年。那中國的留學生。和一班革命志士。已結識了。大半那時節。琬雲已在優級師範女校畢業。捉雞老二先學工科。後改礦科。還要讀一年半書。纔好畢業。忽接着他爸爸病故的電報。姊弟兩箇便匆匆回國。辦過喪事。又守過幾箇月孝。恰值革命黨起事。琬雲便到鎮江上海幾箇交通便利的。

地方聯合許多同志要組織什麼北征隊到後來滿清退位新政府成立了有人說起共和時代男女平權趁此機會可以爲我們女子爭回參政權來這等話琬雲聽了便格外起勁就同了那舊時同學的高郵人左木蘭廣州人周雪琴兩女士帶了盤纏一直趕到北京去那時捉雞老二因爲他的姑夫嚴晉三現任工商部司長要想去謀些差使已經託人到日本去化了二三百銀子算補足了一年半的功課弄得一張礦科畢業的文憑就跟着他阿姊一塊進京寓在槐樹衛街八十一號門牌不到一箇月琬雲和左周兩女士已結識了許多巾幗英雄大率從南邊來的居多北邊本地人恰少不是學生便是教習內中還有幾箇闊老的姨太太熱熱烘烘一連開了幾次會便聯名到政府裏頭去上書要求女子參政權恰被上頭駁了下來不是說知識幼稚就是說程度未到那一班胭脂虎怎肯就此罷休有時鬧到國務院裏聲勢洶洶連到總長次長等都像老鼠見了貓逃得影蹤沒有如此鬧了幾箇月看看無效琬雲四處打電像田人傑戴起元施安山等都是舊時相識的時常發電去詢他一箇繼續的辦法回電總說非預備不可因此創立起這箇瑋社來爲女子們預備政治法律的知識半年以來已經招了一伯多個社員凡爲社員的先要捐銀二十五兩還要捐那常年經費實在是一個敲竹槓的宗旨只要你肯多助銀子恁你在外面幹什麼的壞事他們都不來管所以陶琬雲等在北京倒很立腳得住況且這時候捉雞老二已在工商部謀得一個視察員的位置一月的薪水也有二百多兩銀子琬雲時常可以叫他幫助幫助但是捉雞老二的性子像吮血的蚊子一般飢則飛來飽則颺去他自從手裏有了錢便不肯跟着他阿姊做事專門合着一班同寅在外邊玩窩子喫花酒鬧得個不亦樂乎雖經他阿姊勸過幾次也是

無益。那一日。琬雲爲了戴起元的事。託人去打電報。不多幾時。覆電已到。琬雲把一張名單。次第翻出來。翻一個點一點。頭心裏計算。道：「這個倒是好買賣。那個未必好等。」到翻完了。拍手道：「豈有此理。戴起元到北京來。居然帶了十二金釵之數。話未說完。捉雞老二恰從外面進來。把名單搶着。一看。指着一個姓廖的大驚小怪。道：「這不是嗎。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製硯名手

國初吳郡有顧德麟。號顧道人者。讀書未就。工琢硯。凡出其手。無論端溪龍尾之精工。鑄鑿者。卽磳村常石。隨意鏤刻。亦必有致。自然古雅。名重於世。德麟死。藝傳於子。子不壽。媳鄒氏。襲其業。俗稱顧親娘也。常與人講論曰：「硯係一石。琢成必圓活而肥潤。方見鑄琢之妙。若呆版瘦硬。乃石之本來面目。琢磨何爲。其意乃效宣德年鑄造香爐之意也。其所作古雅之中。兼能華美。名稱更甚。當時實無其匹。鄒氏無子。螟蛉二人。俱得真傳。惜歿其一。鄒死僅存一人。名顧公望。號仲呂。此人實鄒女之姪。而冒姓顧者。公望亦無子。卽螟蛉未有相得之人。將來不知何所傳也。」

聞見偶錄

香

華生曰。一八八九年之夏。余返一奇事。時余方結褵未久也。余自結褵後。即離福爾摩斯培克街之寓所。另賃一屋。以重理舊業。余屋近派汀頓停車場。故病室中。常多鐵道之執事人員。日復一日。余與彼中人漸稔。彼中人亦常送其須診治之病人。來余病室就醫。交情頗不惡也。

飽

一日晨。鐘鳴方七下。余睡正濃。乃女僕來喚余醒。言有二人自派汀頓停車場來。有要事俟余於診視室中。余意是必爲病者。乃急披衣起。忽忽下樓。遙見余友已佇立戶外。彼鐵道之車守也。見余至。即閉診視室門。低聲逆余曰。余已將彼至矣。言時以手指門內。續曰。此爲一新病人。頃來站中詢醫士。余恐彼不能識君。故親偕之來。然余有職守。別矣。余不能久立矣。言已。點首而去。余欲謝之。殊無暇隙也。

誌

余乃闢診視室門。則一人方憑桌臥。身衣蘇格蘭織之吐回德絨衣褲。首冠一綿軟之便帽。而手腕間。一血漬淋漓之中裏焉。年事約二十五六。儀容頗壯偉。惟失色甚。一望而知其爲曾受巨創者。彼見余入。即稍一欠身曰。擾君清夢。余殊慊仄。特余於夜間驟受一非常劇烈之意外。且被重創。乃於今晨至派汀頓停車場。詢求一醫士。蒙車守情。偕來君處。余曾予女僕以名刺。然女僕仍忘之桌上。言時手指桌上之名刺。余乃取而閱之。上書水力工程師維克滔海雪蘭住維多利亞街一百七十一號第三層樓閣。竟余仍置之桌上。就椅坐曰。勞君久待矣。視君失色甚。似甫歸自遊歷者。且爲一風味惡劣之夜間遊歷也。

海雪蘭聞言大笑曰。嘻。誠然。一風味惡劣之夜中遊歷也。笑時身仰於椅。兩肩震動。目灼灼。聲磔磔。似激發其恐怖心。而深幸此時之危機已去者。余乃酌白蘭地一杯。請之飲。既而失血之面色。稍稍復。精神亦漸振。乃續言曰。余覺余精神已復矣。今請君爲余診視此拇指。嗟乎。此拇指已不復爲我有也。且言且解其血漬淋漓之巾。露其手。噫。天乎。余驟見之。乃不禁股慄不止。余雖曾充軍醫。亦未嘗覩此慘狀。諸君乎。彼拇指所生之處。竟如一紅海綿。彼之拇指。已齊根裂去。手掌中僅僅存四指矣。

余不覺呼曰。天乎。何謂若此。此重創且流血亦太過也。海雪蘭曰。然。流血誠太多也。余自落指後。卽昏暈不省人事。余思余失知覺者。必爲時甚久。然迨余甦時。血流竟尙未止。余乃急以巾裹而束之。緊縛於手腕。始來求醫。故失血至甚。今請君速慎爲余診視之。曰。妙妙。君真堪爲外科醫生。須知遇重創後。實以緊紮不令流血過多爲最妙。余視君此創。必爲一極重之利器所傷。驗君創處。當若是也。曰。然。爲一形似屠刀之利器。曰。度君必偶不慎。乃有此失。曰。否。非也。乃一謀害性質之砍擊。余復呼曰。乃謀害性質之砍擊乎。君言實令人驚駭。言時余且爲之洗滌汚血。敷以石炭酸之繃帶。更以棉花裹之。彼竟毫無瑟縮態。僅時時自嚙其唇而已。

余束縛既竟。乃詢之曰。君此時覺若何。曰。大佳。大佳。已精神一爽矣。特猶困憊甚。此則受酷過甚之故也。曰。君幸此時勿再提前事。恐神經激刺太甚。於君病體至不宜。曰。否。余必將余昨夜之遭遇。訴諸警察。然余之經歷至奇。爲一非常可怖之謀殺案。恐警察不能信。卽能信。亦覺此踪跡離奇空泛。罪人或不能弋獲耳。奈何。

余聆彼言。乃憶及余老友福爾摩斯之神術矣。卽曰。此爲一待解之問題乎。余願君速以此事詢之。余友歇洛克福爾摩斯。彼必能……余方舉福爾摩斯名。彼卽呼曰。福爾摩斯乎。彼誠著名之偵探。余聞名久矣。彼若能爲余偵察此事。至爲喜悅。君能介紹余往乎。曰。豈特介紹福爾摩斯。余老友也。君若欲往者。余請與君偕往。曰。若然。感君無已。余乃命僕備一馬車。又詢之曰。君能堪此跋涉否。曰。無妨。余甚願將余之遭遇。一一吐之。胸中方舒泰也。未幾。馬車至。余乃上樓。略告此原委於余妻。不五分鐘間。余已偕海雪蘭馳廣衢中矣。

車至培克街。余下車先入。遙見老友福爾摩斯。方衣其梳洗時之衣。懶臥於睡椅中。手執倫敦之太晤士報。口啣晨起後所吸之淡巴菰。烟縷縷然。幾隱其容。旁置鹽肉鷄卵等。正早餐也。見余等至。棄報起立。余遂爲海雪蘭介紹之。并略述海雪蘭事。福爾摩斯乃招余輩共早餐。既復令海雪蘭坐沙發上。推枕令之枕。更以一小杯水。和就白蘭地。授之曰。海雪蘭君。余已略識君之經歷矣。幸睡此。視此間如君家。勿復拘禮節。余輩將聆君奇異之歷史矣。惟請量力。若倦者。可飲此奮興劑。海雪蘭乃受而飲之。曰。謝君見惠。余幸賴此君爲余醫。復擾君早餐。此時已無恙矣。未識亦侵佔君寶貴之時間否。否則余將以昨夜冗長之經歷告。是時福爾摩斯已返坐其碩大無朋之臂椅中。四肢若甚弛懈。而敏銳之腦筋。與尖利之目光。則全神貫注於海雪蘭。余坐其對面。均寂靜無聲。以聽此奇異之謀害案。

海雪蘭曰。余今述余昨夜之經歷矣。惟君輩當先知余之身世。余乃一孤兒也。一未婚者也。以孤獨之身。寄居於倫敦之逆旅中。而余所操之業。則爲水力工程師。當余習業時。余受之於著名商店格林威區中。

之文那及墨散生二年以前。余父死。遺產頗不貲。以是余於學業滿期之後。決計欲以營業起家。且必爲獨立之經營。不屑依人檐下也。故余賃一辦事室於維多利亞街。而承辦一切關於水力工程之事。余於營業之初。覺有非常愁悶之經驗。蓋絕無交易也。二年之後。乃始有商榷事。三承辦事。一雖然。所承辦者。亦僅一最小之工程而已。以故余之總收入。乃爲二十七磅十先令。余每日於晨九時至午後四時。爲余辦事室中之辦事時間。然舍終日枯坐外。實未嘗有一事可辦。余不覺氣短心灰。悉舉余初營業時之雄心而消滅之。吁。可嘆也。

昨日四時餘。余循常日之故態。胸中滿貯其失望之憤怒。將離辦事室而回家矣。忽余之書記忽忽入。余斯時並不敢希望其爲營業來。顧心中突突跳不止。急詢之。則謂有一紳士爲營業事件欲見余也。久旱之中。乃有雲霓發現。其喜如何。急命書記延之入。書記復授余一名刺。視之。則爲「攷倫納而賴生特司塔克」。

未幾所謂攷倫納而賴生特司塔克者至矣。身長而瘦削。余曾未嘗見有若是瘦削之人者。其面容竟僅僅一鼻一頰而已。皮緊附於骨上。磷磷然盡見。目光明而銳。行路時。更非常輕捷。顧以如是身長瘦削之人。其態度乃至堂皇無寒酸狀。衣樸素而清潔。察彼年事。約在三十與四十之間。彼既入。卽呼曰。密司脫海雪蘭。語含德國音。續曰。君非精於所操之業乎。余知君乃一至有城府而能守秘密之人也。余乃鞠躬致敬。延之坐。且詢之曰。嘻。誰惠我以若是好評語者。曰。此則暫不能奉告。惟余更知君爲孤兒也。爲鰥夫也。爲一人獨居而絕無眷屬者。曰。然是誠然。但此又何涉乎余之營業。余聞君以營業來。敢請語余以

關於營業之事。曰：請勿急急。此數端均有關於營業事也。余今茲之來。實有一工作。欲與君商權。特必守秘密。不可外揚。故必獨居無眷屬者。始為合格。以其較有眷屬者。能守秘密也。余斯時乃私幸。竟以無眷屬。故得獲此獎詞。卽曰：噫。君可寬懷。余決能許君守秘密。請以所委事見告。然斯時彼不卽答。凝睇余者良久。余有生以來。未見有善疑之目。若斯人者。彼注視半晌。復詢曰：君真能允許守秘密耶。余毅然允之。曰：余真能守秘密也。曰：若然。君當始終守此秘密。斷不能以所委事發諸語言。或形諸文字。曰：然。余許可久矣。曰：甚善。甚善。言時突然起立。一衝而出。闖門東西視。見走廊中無一人。乃閉而入。曰：可矣。書記輩每好聽人語言。殊可惡。今則無妨。吾輩開談判矣。

彼引其坐椅。密近余。且注其善疑之目。作疑問之舉動。余覺斯僅存皮骨之人。至可憎厭。特久無營業。未便拒絕。乃詢之曰：君有所見委者。請速見告。彼遂徐徐言曰：君意一夜工作之代價。有五十喬尼。（美幣名。每五十喬尼約可六百餘元）者。於願云何。余急曰：此厚酬也。甚願甚願。曰：余雖謂一夜之工作。實僅一點鐘之工作。

耳。余有一水力壓榨機。少有損壞。意欲請君一指示受病處。至於修正。余輩自行之。不復勞大力。君意此營業或可為耶。余曰：嘻。此極易事也。酬鉅而工輕。余何為不願。曰：良信。工輕而酬鉅也。余敢請君卽於今夜末次車來。曰：至何處。曰：皮克曉之受弗特。離而立亭約七里餘之小鎮也。由派訂頓至彼之末次車。將於夜間十一鐘一刻到。曰：如是甚佳。曰：余更將以馬車俟君於站。曰：彼處亦可通行車馬乎。曰：然。余居在鄉間。約離愛弗特停車場有七里餘。曰：然則余抵君家。必夜半矣。余恐不能返倫敦。奈何。曰：無妨。君宿於余家可也。曰：否。此殊不甚便利。能另擇一適宜之時間乎。曰：不能。我輩已斷定此時間為最適宜。所以聘

金若是之豐者。半亦酬夜中跋涉之勞也。君如不願承此營業。君不妨拒絕之。斯時余心中念五十喬尼之厚酬。且久無交易。所謂飢者易食。渴者易飲。卽酬資不豐。余亦不能拒却。矧高出尋常十倍乎。急答之曰。並非拒絕。特商量耳。君旣云此時間爲最適宜。則悉遵君命可耳。惟君能否再將此事性質說明一次。曰。此何不可。余知君必有疑於此時間。何爲不以白日而以黑夜。余且將此中內容。一一告君。君當能釋然也。君亦知有一種泥。名漂布泥者乎。價值貴重之物產也。在英國中。僅有一二處曾發現是泥。曰然。亦嘗聞之。價值良非細也。曰。余乃以無意間得之。余於日前。曾購一小地。一至小地也。離而立亭約十里餘。於此至小地中。竟發現此至可寶貴之泥。細察之。噫。余地中僅一小部分而已。與余接壤之地。左右均滿貯此至美之漂布泥。彼等有此地者。曾不知地下有此富源。惜余雖知之。而地不余屬。欲購之。又苦無資。乃往商之友人。乞其援助。然友人咸謂不如先將已地之泥採掘。售得鉅金者。鄰地可購矣。余忖之。良是。然採掘時。雖可不爲人知。而運出發售時。未免爲鄰人窺破。設彼覺察者。彼將自採。不我售矣。於是余購一水力壓榨機。此機卽頃言有損壞處。而欲求教於君者也。惟君爲水力工程師。無端入余家。又未免啓人之疑。一啓疑。則事又不免洩漏矣。此所以君之來。必守秘密。更必需以夜也。君其能釋疑乎。

(未完)

情
小說
夢梅再世

(續)

董俞女士

香

飽

難

誌

枯荷送暑。桐葉迎秋。學校中紛紛開校。冠英亦隨班就學。一日公子兀坐書齋。見郵使遞一函至。視之則冠英辭別書也。獨坐無聊。檢視日報。有革命起義。武昌失守一節。訝曰。武昌離漢陽不遠。我有中表兄妹。向居漢陽。此時鎗林彈雨。飽受驚嚇。吾將奈何。擬修書往招。不知郵政能傳遞消息否。中心輾轉。苦無善策。適章痴僧來謁。痴僧先謝公子代理筆政。繼述病情。並告公子曰。武昌起義。君知之否。公子曰。適於報章見之。惟武昌接壤漢陽。武昌一得。漢陽已在掌握。吾有中表親向在漢陽。音息未通。將奈何。擬修書相召。又恐路隔。轉輾思維。未得善策。痴僧曰。誠然。兵革一起。交通斷絕。余聞革軍斷鐵軌以遏北兵。割電線以阻消息。君之中表親。非李鏡樓家乎。欲避此地。尚有輪船可通。君何不登報招之。公子曰。諾。遂起稿。託痴僧登於報端。白旗飄飄。軍鼓揚揚。一戎衣而天下大定。大有武王滅殷之概。革軍秋毫無犯。到處拍手歡迎。因久屈胡奴之下。惟恐革軍不早來耳。然紛紛避難者。道爲之塞。何耶。懼北軍之騷擾耳。李鏡樓與其妹冰飛亦附輪來蒲。至蒲城。天色已晚。暫居逆旅。次日至柳家。閨人通報。公子狂喜。莫名。倒屣相迎。見鏡樓風流。個儻。冰飛臨風。玉樹弱不勝衣之態。少小嬉游。一別十載。舊雨相逢。歡然道故。其樂何如。公子辟隣屋以居。之時相過。從朝夕談心。胡奴既逐。天下大定。鏡樓以妹相托。隻身赴京師入大學矣。冰飛畢業於漢陽學堂。於各國文字。均皆精通。惟中國文學。尙未精粹。正欲研究國學。革命聲起。隨兄避難。今知

公子之於舊學。頗有心得。願師事之。公子曰。以師事。余則吾豈敢。倘有一得一知。當悉舉以告。從此冰飛與公子交換智識。有疑難互相釋解。有奇文互相欣賞。有時公子却沉思未得。冰飛一索即解。冰飛喜讀離騷。公子每勸之不聽。曰。余讀古人書。以離騷爲最有味。懷才而受謗。德高而毀。來有動於中。故發於聲。哀而不怨。婉而多諷。其離騷之謂乎。言時。郵差送函來。公子視之。陶冠英簡也。冰飛曰。非肄業某校之陶女士乎。公子曰。然。君何由而識之。冰飛曰。余昔學英文於某師。師現擔任某校英文教科。時對余言。冠英之學。爲全校冠。一日。余從師游公園。曾遇見之。公子方啓函。冰飛曰。可共讀否。公子曰。事無不可。對人言有何不可。乃共讀之。其辭曰。『尋梅君鑒。別無旬日時。縈夢寐。紙短情長。筆難盡宣。明日非禮拜日。乎。桂子香時。菊花黃候。公園中大有可觀。倘得惠臨。携手同游。一傾積懷。無任歡躍。並祈珍重加餐。』讀畢。公子約冰飛明日同行。冰飛唯唯。蓋冰飛與公子相處既久。意有所屬。今見冠英函。知公子別有戀愛。不無抑鬱。吹日冰飛適有寒疾。公子至。見冰飛淚積於頰。如經雨之梨花。睡態惺忪。脈脈無語。令人益憐。公子殷勤垂問。冰飛翹首倚枕曰。余少失怙恃。賴兄提携。迄於成立。問寒無人。嗅暖有誰。今病矣。藥爐茶灶。誰爲侍者。所以視人之椿萱並茂者。殆如天上人也。言時。淚下如雨。公子以己之帕拭之。曰。人孰無病。病須靜養。若以不如意事。擾亂胸中。則積憂可以銷形。況世間最難得者。兄弟。君尙有兄。若並兄而無之。又將奈何。凡事當退一步想。則覺天地寬闊。否則埋憂無地。芳心行且碎矣。冰飛曰。聞君妙論。能無感激而涕零。但淒風苦雨。慘霧愁雲。教余如何度此歲月。耶。又曰。今日非陶氏女約游公園乎。請君速行。免勞人望眼。將穿也。公子曰。本約君同行。奈君病。余方寸已亂。遽爾忘懷。今當暫別。晚間再來問候。公子去後。冰飛

回憶適纔公子之言。句句入余心坎。何多情若此。恨無父母一腔心事。訴與誰知。由前思後。不覺痛哭失聲。公子至公園。見陶女士倚欄獨立。若有所思。見公子至。笑容可掬。曰：君來何遲也。公子曰：余約冰飛同來。適冰飛病。故遲遲吾行耳。累君久候。罪甚罪甚。女士曰：冰飛何病。公子曰：冰飛體本嬌弱。憂積於中。以致成病。女士曰：余當與君同候之。公子曰：諾。於是同至冰飛家。見冰飛斜欹寢枕。手離騷一卷。見陶女士至。連稱不敢。點首致謝。女士曰：君病甚。尚讀離騷。耶。冰飛曰：余與屈原同病。離騷云：疾病者未嘗不呼父母也。今父母安在。言時。咳嗽劇甚。女士曰：春花秋月。歲月催人。君何不闢開愁城。別尋快樂。孤苦如余。寄人籬下。倘使君居余之地位。當終日以眼淚洗面也。但冰飛見此一對璧人。自天作合。艷福雙修。又羨又妬。雖經公子與女士再三勸慰。終難祛心中之病根。耳。北風怒號。雨雪紛飛。鏡樓以年假歸。見冰飛病骨支離。形容憔悴。延醫調治。終未有效。柳公子陶女士周作賓靜良等。時來問訊。互相勸慰。但冰飛自以爲孤苦零丁。習聞慰言。終以爲不入耳之談。故病轉劇。爆竹聲聲。又是新年。作賓之父。因年將就暮。欲了向平之願。恣情山水。故以靜良耦痴僧倩柳公子陶女士爲介紹人。議入贅周家。鼓樂喧闐。賀客盈庭。遂成婚禮。冰飛聞之。又多一結愁腸。多一番妬意。春草碧色。春水綠波。公子允上海工業廠聘。作工業師。遂整理行裝。作游子之征。辭別冰飛。此時冰飛表愁惟淚。千萬悽涼。叮嚀再四。善保玉體而已。陶女士親送離亭。雖桃花無語而已。黯魂銷。汽笛無情。慣催客行。公子與陶女士握手言別。一躍登車。如風追電掣。一轉瞬已不知所之矣。紅顏薄命。醫藥無靈。冰飛之病日重一日。口中喃喃。嘗呼柳公子及陶女士二人之名。曇花幻劫。紫玉煙消。鏡樓素重手足之情。子規啼血。痛不欲生。幸章痴僧周作賓等。時相勸慰。稍殺其

哀痛耳物在人亡更覺傷心。鏡樓每過冰飛之粧閣針線滿篋。輒淚潸潸。下一日忽於篋中發見致柳公一函。雖封口而未及投郵。蓋其臨絕時筆也。點首至再。納入袖中。客裏孤燈。遊子思鄉。一僕人手持一束。入白公子取視之。則章痴僧與陶女士二人函也。心突然動。誦之。知冰飛香消玉碎。神經爲之顛倒。淚潸潸。雨下。兩目瞪瞪。仰天悽語曰。嗟乎。蒼天無情。曷其有極。從此黃泉碧落。永無見期。不識冰飛有遺言否。返鄉之情更形切迫。雙扉忽啓。遊子歸來。閣者曰。公子歸來乎。公子曰。然爾。知冰飛姑娘於何日死乎。閣者曰。嘻。已二旬矣。公子卽奔至李家。見素旛高豎。紙灰飛揚。不禁大哭。鏡樓含淚而言曰。妹有遺書致君。請君閱之。公子見書中筆迹。欷斜無力。知是病中手筆。乃讀其辭曰。『冰飛頻死之日。致書於我生前。最親愛最敬之表哥尋梅左右。嗚呼。冰飛與君別僅數月耳。君行時。冰飛雖病。豈料數月後已成鬼籙中之冰飛乎。君嘗勸冰飛不讀離騷。謂積憂可以銷形。今果驗矣。冰飛頻死。深悔不從良言。然已晚矣。蒙君教育如同骨肉。此景沒齒不忘。冰飛之病。醫者謂由憂慮中得來。固非藥石可治。冰飛非不自知。惟不能常侍左右。書案共讀。爲冰飛最後之憾耳。願君保衛玉體。勿以冰飛爲念。則冰飛雖死。心亦安焉。』

公子讀畢。酸辛備嘗。淚下如雨。鏡樓婉言勸導。無如愁人相對。愁人說起愁來。愁煞人。適章痴僧周作賓等。聞道公子歸來。素知公子多情於冰飛。尤篤。遂相約至李家。竭力勸止。光陰荏苒。暑假期近。學堂考試。諸生多一番粟六。研究書籍。徹夜不寐。冀名字之高列。陶女士舉一反三。聞一知十。具有慧根。不必急來抱佛脚也。人謂聰穎者類多不勤學。愚劣者類多勉力。然著者以爲不勤學者類多聰穎。勉力者類多愚劣。非過激之論。亦知腦力有限。過於用功。則勢成麻木。而聰穎者捷足先得。故某校分科考試。以陶女

士爲第一。自冰飛歿後，公子無限淒其鬱鬱不樂。思作文以祭之，則個中情景，卽罄南山之竹，亦難書其萬一也。故每淚濕枕函，書空咄咄。卽章痴僧周作賓等，頻來閒話，亦不能稍殺其哀思。是日痴僧等又來未及坐定，但聞電鈴聲動。鈴中間有人否？公子曰：有余尋梅也。子爲誰？午後公園乎？當踐約。鈴聲遽戛然而止。痴僧曰：君知陶女士以第一人畢業乎？公子曰：未之知也。渠方來電話，邀游公園，君能同行否？痴僧曰：余報務尙未了，不及奉陪。遂辭公子去。公子至公園，見陶女士笑靨相迫，先訴離別之思，繼談冰飛之死。互相淚下，慘不成聲。後賀陶女士畢業，又歡躍無已。蓋公子固深於情者也。憐女士與冰飛之才貌，雖一時瑜亮，而公子與冰飛相處既久，愛情有加。今冰飛既死，則以愛冰飛之情，全萃冠英之身，其愛情有不達於極點者乎？自陶女士畢業後，求婚者戶爲之穿。佛心知女士心有所屬，一概謝却。公子聞之，倩章周爲介紹，請婚於佛心。佛心笑曰：日來求婚者，座客常滿，使余舌敝唇焦，概爲謝絕。原欲使璧人一對成眷屬耳。遂擇日舉行婚禮。郎才女貌，艷福雙修，旁觀莫不羨之。此時黯然魂消者，惟李鏡樓也。鏡樓知冰飛實爲情死，而今白楊衰柳，墓木已拱，傷如之何。筵席未終，潛至冰飛墓，酸風楚雨，鬼語啁啾，不禁大哭成婚逾月，公子赴廠辦事，陶女士亦爲海上某校聘作教員，汽笛鳴鳴，雙雙同行。時而探首外望，領略野趣。時而並坐橫肱，嚶嚶私語。不才爲作夢梅再世小說，以傳其梗概焉。

平 等 閣 筆 記 三 則

男女湖

男女湖。在陸豐縣東南。湖一大一小。深不可測。故名。

七姊妹

卽月季花。俗名月月紅。其色紫者。曰燕殘紅。一蓓中紅紫淡紫相兼者。曰七姊妹。亦曰

十姊妹。

荷惠

龍門縣婚禮。花燭之夕。夫婦同牢食。曰煖房飯。明日拜舅姑。行廟見禮。獻舅姑親屬幣。

帛脫履。名曰荷惠。

上海雙史

第七回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得之意外失之意中

話說世寶接二連三受那奸人愚弄財色二字上頭冤錢去了不少這回犯了人命竟被伯初知道尋上門來叫車夫衆人放手重打世寶被人按在地下正當叫苦不迭無可逃生之際幸有包探巡捕到場忙止住了衆人將溫氏房內一千有關係的娘姨用人等類帶入捕房問話幸而世寶尙有手面不致當場帶去這裏伯初要將世寶姦拐柔雲捲逃鉅款之事控訴捕房求請追究早有世寶的朋友何潔甫等前來關照當由潔甫等做好做歹無非金錢解危自此以後世寶一連數日住在公館之內杜門不出心中越想越氣恨不將伯初等人一時三刻拿來剗成肉醬方罷後來世寶的兄弟財寶出外應酬世寶在二月間種種花費冤錢受人愚弄之事被人家告訴一個淋漓盡致財寶聞言好生氣憤回到家中卽與哥哥理論說他不該在外胡行花用冤錢又要清查帳款提起析產之事無奈世寶家庭之間專制已慣的一切款項向係一手經理兄弟毫不過問今聞才寶忽有析產之議心知必受旁人挑撥含糊其辭莫作理會一溜煙往漢口解悶去了這裏范天蔭賴錫卿史卓雄等好久不見世寶出場衣食澆用上分明

少。了。一。注。大。宗。進。款。不。免。掃。興。恐。慌。起。來。一。加。道。聽。知。被。財。寶。鬧。走。了。背。地。裏。卽。將。財。寶。理。怨。不。迭。看。官。須。知。卓。雄。天。蔭。一。衆。無。業。流。氓。平。日。之。間。本。恨。財。寶。切。骨。爲。什。麼。原。故。呢。以。爲。世。寶。如。此。這。般。的。糊。塗。蟲。不。應。有。這。一。位。安。分。正。派。的。兄。弟。安。分。正。派。猶。其。可。恕。不。應。擁。有。啞。大。家。產。衆。位。朋。友。面。上。一。毛。不。拔。一。毛。不。拔。也。就。罷。了。不。應。處。處。地。方。點。醒。糊。塗。哥。哥。的。心。絕。了。彼。輩。的。衣。食。往。往。大。衆。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將。世。寶。不。知。不。覺。送。入。圈。套。之。中。被。他。三。言。兩。語。輕。輕。道。破。以。致。功。敗。垂。成。況。且。世。寶。在。金。錢。上。本。不。弱。的。每。喜。討。小。便。宜。稱。能。說。嘴。可。見。要。使。世。寶。入。港。亦。非。易。事。衆。人。每。日。說。世。寶。皮。氣。摸。着。了。尙。是。容。易。打。發。可。恨。每。次。喪。在。財。寶。手。內。卽。如。此。番。衆。人。措。到。些。兒。油。水。一。半。尙。賣。面。子。不。失。日。後。指。望。不。料。竟。被。財。寶。逼。走。了。信。息。傳。開。之。後。卓。雄。心。內。尤。爲。乾。急。原。來。卓。雄。一。輩。子。空。拳。赤。手。在。上。海。地。方。擺。架。子。撐。場。面。猶。如。王。府。裏。做。親。大。來。大。往。每。到。月。底。一。應。開。銷。一。個。錢。也。少。欠。不。得。裘。氏。這。個。人。亦。是。走。前。沒。後。不。顧。死。活。的。亂。花。亂。用。卓。雄。看。看。虧。空。愈。鬧。愈。大。了。照。此。下。去。不。免。有。封。房。屋。坐。捕。房。之。一。日。平。日。之。間。東。誑。西。騙。雖。有。幾。宗。買。賣。上。門。只。是。爲。數。無。幾。不。免。一。勺。精。乾。況。且。這。錢。的。來。路。全。仗。資。本。心。力。交。易。而。得。甚。至。百。金。到。手。花。費。的。本。錢。不。止。三。五。十。元。錢。到。手。了。更。要。將。這。花。錢。的。人。敷衍。應。酬。這。叫。做。湯。裏。來。水。裏。去。毫。無。一。些。兒。實。惠。總。因。上。海。行。使。鬼。蜮。伎。倆。的。人。日。多。一。日。種。種。舉。動。敗。露。出。來。報。館。等。處。當。了。絕。好。的。新。聞。材。料。登。載。一。個。淋。漓。盡。致。以。致。稍。有。身。家。的。人。習。聞。這。等。故。事。一。到。外。面。無。不。格。外。提。防。任。是。知。己。親。密。亦。少。下。手。機。會。若。說。迫。不。得。已。正。式。向。人。借。錢。少。則。難。以。啓。齒。多。則。定。須。抵。押。有。時。一。二。百。金。尙。可。向。人。活。動。但。是。借。據。利。息。中。人。種。種。手。續。完。密。非。常。若。使。到。期。不。歸。以。後。自。己。亦。覺。難。以。見。面。可。見。赤。

手香拳的職業大有爲難之勢呢。卓雄前因中秋快到將洋貨綢緞等處的帳項約略計算爲數實在不小。左思右想惟有世寶這處尙可設法弄錢。原來柔雲事發之後卓雄竟能解釋前嫌大爲奔走出力磨牙費舌約有旬日之久。總因伯初並非要錢之人所以調停其間更煩難了。後來卓雄將顧全名譽的話去打動他適值伯初眷一名伎遂由世寶出錢代爲脫籍算是贈給伯初作爲陪罪之禮。幸得雙方無事卓雄從中取錢不多爲的世寶對於此事每說懣話以爲事倘不諧預備將這筆錢請律師打官司也就興了。伯初亦非貪利之徒倒是卓雄潔甫二人代爲出力起動無如雙方面總不十分討好伯初見了二人以爲受了世寶的委託而來請求息事似的世寶又以爲二人做了伯初的代表前來要索權利因有這兩層原因在內什麼不中聽的話盡說得出看官須知天下居間調停之人最不易做若非肚皮寬大必脹死了俗語說得好不做中不做保一生一世無煩惱這話一些不錯哩。閒言少叙單道卓雄此番奔走之下自以爲不無微勞足錄想在世寶面上通融三四百元不過世寶刻蓄性成卓雄是領教過的每想乘機開口因他是吃硬不吃軟的又因爲數太鉅恐有難色故此躊躇不決在那裏悉心劃策呢。適值幾天之內心亂事繁未及往公館中去不料事出非常世寶這人已如鴻飛冥冥一去千里了卓雄這一急真是非同小可別事不必說單租房一項已經積欠兩月第三個月又快到了左思右想毫無善策其實世寶若在上海並無漢臬之行卓雄借款一節也未見得遂能如願相償不過事後追悔彷彿是就口饒頭生生奪去似的於是乎因失望而怨恨不知不覺將這怨恨移向才寶身上去了。可巧卓雄住在家中書空咄咄百無聊賴之際卽有一人叩門而入卓雄意中着急心想莫非債主登門後知來者乃是

錫卿不覺寬了許多。即刻請入書房談話。道言未久，即議論世寶出門之事。二人言下不約而同的怨恨才寶。債事卓雄心。想錫卿仗着表兄能爲手頭，必尙寬餘。一加探聽，近來天蔭亦少大宗進款。錫卿不必說了。錫卿痴心妄想，以爲世寶當日曾有放手翻本之說。指望他悉索敵賦，背城一戰，不料遲之又久，全無影響。天蔭着急起來，急找錫卿說話，以爲一不做二不休，好容易將世寶這人騙落陷穿，亟須勸他放手翻本。要他輸得發火，不怕不變產。債竭力報效，莫待冷場下來，說不定從此以後洗心歸正。謹小慎微起來，做了回頭改悔的敗子。這就難了。錫卿奉了天蔭的命令，正想來與世寶親近，趕到老路上去。不料世寶已經動身多日了，不覺吃了一悶雷。因此愁眉不展，來找卓雄散悶。就將此意說知。卓雄笑道：「我想你們令親未免刻舟求劍，忒少變化了。要想上海，喏，大洋場之內，鉅商豪富，車載斗量，化錢的窰桶，好多着呢。財產勝過世寶十倍的，亦是指不勝屈。何必守株待兔呢？錫卿搖頭道：「老兄這話，真是外行。要知我尋空子，頗不容易呢。拉攏熟識，設下機械，非待半年三月萬難下手。又須重重下本，精神時間，資本人材，缺一不可。這叫做拿了金鍾偷酒吃，須捏得穩當，方肯從事。可輕易入手的嗎？」二人議論未了，這時又走進蔣幹臣、卜美風兩個人來。卽嚷道：「今日榮華銀樓裏，獲住一個西裝竊賊，金鏡金表，外衣皮靴，極其體面。據說洋行銀樓珠寶號子裏，被騙的人家不止一處。兩處每處地方亦不止一次。兩次了。錫卿道：「請問他怎樣一個騙法，偏屢次被他朦過呢？可是做拐子，將戒指等物騙出店門？幹臣道：「不是。錫卿道：「這樣說起來，一定是掛帳了。美風道：「既不是拐子，亦不是掛帳，乃是使的掉包。錫卿笑道：「每聽人說賭博當中有種種大過門、小過門的方法，如此說來，這騙子的手段，亦是不弱。要想購買珍貴東西，店中的夥

計必定察看嚴密。莫非店中之人竟被他瞞過嗎？美風道：「可不是呢。而且過門清爽，無論何人再也疑不到掉包上面去的。先是各銀樓各鑽石號子裏常有人去費唇舌說他售賣偽貨不止，吵鬧幾次，每有買物的人隔上十天半月拿了貨物來與銀樓交涉，說他將銅質戒子混賣金子，價目夥計不信，看看圖章是不差的。及至翦開一看內部，竟是鉛質。衆人面面相覷，不免失驚非淺。那銀樓之中爲欲顧全自家名譽，那肯承認此事。反將來人得罪，說他有心僞造假貨。前來嘗試，竟要鳴捕究辦。後來珠寶店裏亦發現假鑽之事，不過前來說話的人乃是體面大家，想來決非有心嘗試的。一月以來同行之中盡得此項警告，不得不注意到買客身上去了。適值這位西裝朋友每坐馬車汽車來買戒子，看他購買金戒分量形式揀而又揀，掉而又掉，揀定之後套在左手第四指上，隨在外衣袋內摸出鈔袋付款，及至重新察看又不中意起來，又要掉換了。夥計們因他買物每回如此，這次是留心了，急將他退下來的戒子一翦兩斷，果是完全鉛質。美風說到這裏，卓雄接口道：「戒子套在手上必很緊湊的，難道一隻手在衣袋之內換上換落如此便利快當嗎？這事我有一點兒不信。錫卿亦說我也不信。幹臣道：「因爲人家不信，纔可行他的姦計呢。美風接下去道：「夥計當時獲住把柄，那人已想飛逃，幸而門外早已有人暗暗把住，不由分說一把拖住，袋中一搜，並無戒指，祇有硬硬的一件東西，一看乃是銅質的空心手指，外觀色澤與真指毫式無二。方纔買的戒指分明套在假指上面，可見得他先進門之時，手上本有假戒，手指外面更套假指。假指上頭復套真戒，袋中摸袋之便，急將假指退去，因其過門快當，不滿半秒功夫，誰也不疑到的。你想巧妙不巧妙呢？衆人聞言均各歎異，不置。錫卿坐在那裏忽叫阿呀起來，衆人忙問何事，錫卿說沒有什麼。衆

人定要請問錫卿只得實說大脚蘭芬在銀樓裏打換戒子屬他今天往取幾乎忘記大家說起戒指方記起來了蔣幹臣說你在蘭芬之處必然又有什麼奇遇可以知道一二否錫卿忙說並無其事幹臣又說蘭芬造孽真不小呢聞說玉寶近日又在那裏走動諸君知道嗎衆人亦現詫異之色惟有錫卿力替玉寶洗刷衆人亦不往下追問卽從玉寶二字開端漸漸論及世寶四個人你言我語欲得世寶甘心可惜此人見機遠去不知幾時再來卓雄創議道我看世寶類遭顛沛金錢不似往日鬆動了並非無錢可用乃是撙節把細的意思到是財寶這人在弟兄姊妹當中最爲豐富看他肥羊似的何不拿來宰殺衆人點頭稱是又說可恨此人自號一等名工不給點子利害亦太壽頭了於是乎大家坐在廂房之內商議入手之法不過此人嗜好甚少賭是不大的女色哩分外勾他不動此外有什麼方法可想呢不期衆人聲浪愈說愈低漸至聽不見了但見四個人頭碰著頭耳對住耳嘴唇微動時含笑點頭而已作者此時恨無顯聲之器可將衆人言語辨別清楚報告看官真是抱歉得極做書的人因四個人坐在書房之中秘密商議不免無事可記就趁這個當兒抽一枝閒筆將玉寶的近日行動略略紀述一番且說玉寶因在外面出事遇盜之後頗覺掃興沒臉兄弟二人未免多有抱怨之言自此以後暗暗將他軟禁起來不便天天出外每晚九鐘以前卽須歸家幸而玉寶自從出事之後自覺愧悔所以肯就範圍及至時過境遷依舊胡行亂走其時某新劇社中來一小生表號晴霞這小生有時兼飾旦脚說不盡千般旖旎萬種溫柔所編演的全是些文明脚本愛情新劇細膩貼個儻風流表情之佳一時無兩累得許多青年男女盡看呆了每晚頭包特廳之內不但座無虛席幾於擠不下地一天夜晚十鐘光景玉寶偕同

兩個女友。翩然登樓。案目陪笑招呼。說道：「今天二小姐來遲了，但包廂已無坐位，只好暫屈正廳。」玉寶爲人何等傲氣。這等去處，那肯含糊遷就。三言兩語便鬧了起來，硬要在擺果盤的空位子上坐下去。案目只說：「這是李公館裏特定的座位，未便通融。」兩下愈爭愈烈。玉寶的說話亦愈說愈高，累得多數看客盡皆回頭注目。甚至有在樓上高吊遠鏡的，正在不可開交之際，幸有特包中一位少年看客，僅帶一局，却占據了一個全廂。因見彼此吵鬧，難以下場，卽行關照案目，請他三人坐了進去。玉寶看那少年，委實美貌可愛。這一來，分明看了白戲，卽欲出錢買票，亦不行了。且說玉寶所偕的兩個女子，一名周娟娟，一名李玉梅，盡是洋行買辦的千金雀戲場中的狎友。上海人所稱爲小姊妹者，近是那少年所偕的妓女。就是蘋洲貌頗不佳，但是性情頗好。四人說笑笑，不覺親愛起來。這少年名梅少岩，乃是江南軍隊中人，因是穿的便衣，到看不出是料。武夫而且舉動大方，語言漂亮，招待又頗殷勤。瓜子香煙水果點心，絡繹而至。玉寶衆人不覺暗暗心折。彼此耳語評論，說他體段長得不差。這少年更將戲中情節，詳細說與玉寶知道。玉寶此時不知什麼緣故，心中別別亂躍不止，又覺臉上邊紅一陣，熱一陣，眼中糊糊塗塗似的。玉寶因看戲之前，在小花園中小酌衆姊妹一杯，一勸不免飲酒過多，因此臉泛桃花，紅中帶白，益益妍媚了。此時戲台上忽然挂出一塊粉牌，寫道：「今日藝員晴霞因病，暫倩絳珠相代。」本社主任無任抱歉。云云。這牌挂出之後，登然之間，看客散了大半。蘋洲亦要走了。因少岩尙欲再瞧，只能依允。本來少岩玉寶的坐處，中隔蘋洲及至。蘋洲更衣歸座，少岩已移樽就教了。蘋洲已有醋意，進來之時，推他讓坐。少岩假將椅位移動，不作理會。玉寶因在衆人屬目之下，羞得難堪，只將身體向外退縮，惹得

第

七

期

娟娟玉梅暗暗的笑說妹妹你儘着挨身可被你擠死了說罷之後將他身體竭力一推蘋洲此時萬難再坐立逼少岩歸去少岩無奈卽在身旁掏出名片將鉛筆寫明住址授與玉寶對玉寶說衆位姊妹請再瞧一回兄弟因有瑣事只得少陪了說罷之後偕同蘋洲雙雙下樓而去玉寶此時心中忽忽若有所失亦說姊妹我們去罷今天晴霞不能出台這戲並無可瞧不如外面套套圈子好呢娟娟正在那裏扁嘴忽被玉寶回頭瞧見娟娟玉梅二人不知爲了一句什麼話竟笑得狂笑打跌玉寶愈覺慚沮難安懶洋洋立起身來被他二人連推帶聳急急下樓而去及至走出劇院少岩尙立階上叫車哩蘋洲想已先行了於是乎三人均與少岩點首告別各分頭回家玉寶回到家中時候尙早財寶哥哥尙未回來呢家人們忙開了房中電燈打臉水泡茶上去玉寶尙覺酒醉頭暈也不卸妝易衣和衣倒在床上閉目養神將手絹按在嘴上不知思想何事家人問知小姐飯已吃過不需什麼下去自便去了這時玉寶靜悄悄地睡在床上約有二分鐘光景有一個人躡手躡腳走上扶梯輕推玉寶身體忽聞玉寶罵道你作死呀鬼鬼崇崇像什麼樣子呀正是

一點靈犀通脈脈 恨無青鳥代傳書

要知玉寶爲何吃驚夤夜入房的又是何人且俟下回書中分解

女界新聞

北京

女禮服之釐定

禮制館現已議定女子禮服分夫人。淑人。恭人。三級。與卿大夫士對待。三級中又分九等。司員因此事上條陳者不乏其人。頗有倡用前清補服以鳥獸分別者。

婚證書之推行

政府施行訂婚證書稅以來。其成績頗爲佳良。蓋由此一途。每年政府收入額可增益六百餘萬元。然此但據內地言之耳。至於海外華僑初未入算。若從此能使在外華僑於其訂婚之際。亦納一定之稅金。則財政上之收益良屬匪尠。且可以借此使在外華僑男女。於其克諧伉儷之初。思念祖國。激發愛國之至誠。雖寄身異域。不免與墳墓故舊相別。亦足以恍然悟夫婦結果之樂。未始非祖國遙錫之福。產子育女。亦惟祖國所貺。則其關係於國民道德。亦正不淺。况海外華僑。其能有舉婚之程度者。概不貧乏。區區稅額之辦。亦正易易。財政部鑒於以上各理由。將推擴本項課稅於海外華僑。已與外交部磋商其徵收之機關。卽委屬於在外之各公使領事館。併聞個中消息。此婚證稅一款。若至如此推擴。每年收入。將近一千萬元之額云。

扮女裝男

北京前門外小安南營住戶某姓。有一十八歲女子。天足時裝。姿色甚麗。聲言成衣爲業。由申來京。後經宣武門內六部口某姓家。雇於內室。成衣竟與其家閨女調笑。迨閨女告知乃翁。復因動作可疑。強驗其下部。竟係偉男。當卽送官究訊。

廣東

互控之夫婦

廣東番禺縣民婦熊梁氏。赴地方審判廳控告其夫熊某。近與庶姑通姦。將妻休棄。法官庭訊時。以其並無證據。判令熊某不得將妻虐待。并勸該氏嗣後恪守婦道。冀其言歸於好。詎氏不服判決。又赴高等審判廳起訴。法官傳集熊某夫妻環質。據梁氏供稱翁故後遺一少妾。梁某與之私通。近因戀奸。入夜絕不回家住宿。將氏休棄。梁則云並無與庶母通姦之事。不過該氏誤解自由。每夜阻制出入。自問不受羈縛。故此被誣。并問梁氏云。汝謂吾與庶母通姦。有何證據。該氏又反詰其夫云。汝謂吾誤解自由。又有何證據。互相駁辨。法官以事風暖昧。將其押候核辦。

崔杏英之愛國熱

廣東救國儲金會成立後。有女士崔國英投函云。日本無理要求。令人憤甚。吾素與人縫衣度日爲活。積有餘資三十五圓。願捐爲兵餉。鶴邑女士崔杏英叩。

六齡幼女之助國

金培一個苦力貧民。擔挑度日。愧無救國之能。倘戰事既成。願將六齡幼女捐作戰費。如仍不足。即將每日擔得之工錢。以二成充補。終戰爲止。住西關珠帽岡康王上街七號馮金培泣告。

清江

新殺子報

住居清邑河北三區地方民人某甲。其妻素多疾病。延醫診治罔效。適有某女巫獻策。謂須用活人心烹而食之。始能全愈。蓋其意在歛費。故作此駭人聽聞之言。詎某甲信以爲真。暗與妻謀。欲將前妻所生十齡幼子。如法調治。以活母命。幸事機不密。當爲妻女所聞。遂奔告塾師。請將其弟留塾住宿。勿放回家。塾師笑斥其妄。且令其子照舊回家午餐。逾時竟不果來。師大疑。亟奔其家。詢於女。謂吾弟已緹入櫃中。正操刀欲割時也。師情急排闥直入。方將其子救出。一面呈報該區巡警局。將某甲拘押移縣懲辦。女巫亦被提到。現何知事已判定女巫鎗斃。某甲監禁之罪。不日即當舉行。謂之新殺子報。誰曰不宜。

紹興

苦節養姑

紹邑斗門朱家灣朱老虎之妻某氏。夫亡時。年僅二十四歲。無子。僅有堂上老姑。家貧難以度日。備於附近王姓家。現已五十歲。所積工資。按月帶回養姑。其姑於近來物故。該婦悲痛逾常。喪葬如儀。貞孝之行。不圖出諸小家云。

安徽

女丐能詩

某君近於大風雨中。見一丐婦。避於宇下。年約三十許。舉止有大家風。詰之。則姜其姓。仙雲其名。家本小康。夫因事繫獄。遂至瘦斃。賣產殯斂。孤苦無依。因而乞食。幼時頗工文翰。某君因以春雨。令作絕詩一首。卽脫口而出。云。驟雨無端降九天。阿儂苦楚有誰憐。衣裳濕透寒侵骨。惹得旁人笑水仙。某君因厚周之。

傳奇

梅花簪 (續)

市簪第三十一齣

(仙呂過曲)(醉羅歌)(醉扶歸)(副淨挑簪賣上)紅絲翠竹把花簪掛。高聲叫賣望得眼巴巴。有誰個前來識得他。只落得長街短巷都穿罷。自家向善奉老爺夫人之命。將這梅花簪兒。隨着行舟。叫賣直到京師。每日在正陽各門城內城外。高挑叫賣。不覺雪盡春初。這些過來過往的人。也有不睬而去的。也有吃驚道好的。也有相求問價的。也有見俺欲賣不賣。疑訝的。也有見俺指東劃西。笑顛笑狂的。俺總不管他。只等那識得此簪之人。認作自家之物。或是流連。或是感歎。然後問其姓氏。里居回報。夫人老爺由他作主。說話之間。已是東長安門街好熱鬧也。(皂羅袍)高車駟馬人爭讓。他王孫公子人爭羨。他遙望見龍樓鳳閣雲霄插。賣簪(排歌)隨雜踏。趁喧嘩。把花簪高叫日將斜。

(叫賣下)(生領二雜行上)

(南呂引子)(臨江仙)天上御香紅袖惹。怕歸來獨自堪嗟。沉吟底事淚如麻。若非圖親榮。沾祿養。到不如冠掛早還家。



下官徐苞向爲山東按院點監之時，忽見犯婦杜水梅，想起前讐，將他判斬不意黃昏回至署中，岳父顯魂求救，下官一時難以委決，隨又差人前去，提出細審，又被禁子殺死差官，挈領此婦，逃出城門，不知去向，反留下血書四句道：烈女全貞苦，牢頭仗義難，屍橫燈影下，留與薄情看。想來此事，好不明白，或者其中果有別情，亦未可定，但不知此婦鬻零，究竟如何耳。淚介：昨已任滿回京，又蒙聖恩，除授館職，適在文華殿中侍駕講書，回來你看早已紅日啣山也。

(仙呂入雙調)(夜行船序)侍駕文華，奈終朝染翰，早朝宴罷。(雞鳴道介)(生)左右何須你莽吶喝，頭踏暄，譁暗咨嗟，甚心情戀着烏紗說甚麼，長安來看花，奈一個並頭緣寡，到不如休官罷早去，撇紅塵靜選名山學祝髮。

(副淨喚賣簪走上遇見避介)(生喚問介)那漢子手中拏的是甚麼東西。(副淨)小人賣的是一枝梅花簪。(生)取上來我看。(生取看驚介)呀，這分明是我家之物，爲何却在你手中，好奇怪。(作細視介)(副淨背介)好了，這梅花簪有主兒了。

(前腔)(換頭)(生)堪詫細認無差，爲甚落他行，輕向長安問價。(副淨)請問老爺高姓，貴籍何方，官居何職，若是老爺之簪，是幾時失落的。(生)下官姓徐，廣東人氏，現居翰林院侍講之職，這簪詞思量起，屈指遺失二年，除看他舊物重逢，怎不叫人傷心難話。(副淨點頭記介)原來是徐老爺，廣東人，現居翰林院侍講之職，唉，只怕世間相同之物，頗多，老爺不要認差了。(生)難道我淚眼昏花，形質偶相同，急忙裏難分真假。

漢子且問你此簪何處得來。(副淨)聽家。

(黑幘序)休詫這簪有根芽。(生)可是你自家的是何處買來的。(副淨)不是買來亦非己物，是他人委托代作生涯。(生點頭介)原來代人賣的，且問你這簪兒主人在那裏。(副淨)却也不遠。(生)還是男子還是婦人。(副淨)老爺要買使買，何須細問。(生)咳，你不知下官正要問明其人，然後纔買哩。(副淨)老爺如果買成，自然得知其人，若是買不成時說也無用。(生)既然如此，你要多

少價錢。(副淨)老爺呵。論花簪。雖小似連城無價。(生)却是爲何。(副淨)老爺不知那賣簪的。要在這簪兒上尋他。一心上人呢。非誇遇知音。可贈他便千金。怎市他自嗟呀。那裏爲少米無柴。等着個浪酒閑茶。

(生背鶯介)呀。聽這漢子之言。句句有意。

(錦衣香)他把簪漫誇。豈戲耍。他待覓冤家。非虛詐。越教俺觸起前情。幾多疑訝。我想昔年此簪。明明擲入那舟中。雖杜氏堅辭不認。却始終未曾追究。此簪一下落。今日推情度理。此簪畢竟在那婦人手中。那婦人竟逃至京師。無疑了。想他定飄

蓬。歛跡到京華。且住。若是那杜氏之簪。焉敢便公然出賣。甚把花簪買禍惹罪。當加又說甚尋一心上之人。難道破甑無補。莽天台又泛胡麻。漢子下官也。要在此簪兒上尋一心上之人。不知是與不是。怎生得見他一面。我自重重謝你。(副淨)既如此。簪且還我。老爺要見此人。却也不難。待小人引路便了。(生)如此甚好。你且收了此簪。(遞簪與副淨收介)(生)欲辨真和假。願相逢一話。却不道。延津劍返。遼東鶴化。

(副淨引生行介)

(漿水令)(生)則見他導前行。花簪遠擎。引得俺濕青驄。行行淚加。悔當日孤舟一擲。墜窗紗。博不得心回意轉。恨永愁餘。空流落天。一涯到而今。人非物是。將心掛。(副淨)老爺少待。那賣簪人就在這小衙內居住。待小人去喚他來。見老爺就是了。(生)這等快去快來。(副淨)就就來的。(急下)(生)呀。那漢子竟進巷去了。只得少待片時。知他甚知他甚親。朋瓜葛。竟轉去。竟轉去。深巷人家。

(望介)呀。天色已晚。那漢子如何久不轉來。還不知賣簪的。可是那婦人。不是。好不急躁人也。左右。你可進此巷內。找着那賣簪漢子。速來見我。(雜)曉得。(下)

(尾聲)(生)俺只見柳梢斜日遲遲下。則怪那賣簪人何方閒話。(雜上)稟老爺。小人進這巷內。兩頭找遍。並不見那賣簪漢子之面。(生驚介)這又奇了。難道青天白日內。又見鬼不成。莫不是孽花簪又被甚鬼乜邪胡謎耍。

(雜)稟老爺。天已昏黑。且請回府去罷。(生不應介)(雜又稟介)(生)罷了。

寒梅何處再生花。王建

倚樹沉吟日已斜。李商隱

死恨故情無會處。韓偓

迷離難覓指南車。

醉贅第三十二齣

(仙呂引子)(黃梅雨)(小生上)雜隨上) 一女多嬌繡戶隱如珠。怪花簪拋來何故暗。紅牽羞言買。午這良緣三

生石註。

朝政從容退食回。半因嬌女繫心懷。花簪暗裏僭鸞鳳。一段姻緣天賜來。下官巫渙。自從入京拜相。得薦二賢士梅先春。解元晉。出使日本。料必招服還朝。一切弊政。漸漸灑除。翕然稱治。又喜得女兒病體少痊。前日向善回報。果然有一年少官人。在長安街上。見簪感歎。認爲己物。問其姓氏。就是翰林侍講徐苞。到與孩兒才貌相當。又聞他尙然未娶。因遣官媒婆前去講親。不知那翰林爲何反苦推辭。說曾定有妻室。未娶而亡。情願終身不娶。這話好不奇怪。內中顯有別情。又虧他父親作主方纔依允。行聘已過。就擇於今宵入贅。院子準備花燈鼓樂。前去迎郎。喚僕相伺候。(雜應介)(小生)綉閣香濃欣跨鳳。畫堂春暖喜乘龍。(同下)

(引子)(瑞鶴仙)(外扶杖丑隨上) 老年欣見佳兒佳婦。種就藍田美玉。今朝喜色耀門庭。偏是他兩眉愁聚。

老夫徐廷臣。自孩兒山東巡按任滿回京。久欲議及姻親。只因杜氏冰梅事未明白。一時不忍。前有巫丞相特遣官媒婆到來講親。雖是門楣過高。但其意頗專切。不好回他。老夫親口允納。那巫公又願到賠妝奩。就擇定今宵迎郎入贅。怎奈我孩兒自清晨起來。長吁短歎。眼淚不乾。如何是好。不免喚他出來。勸說一番。孩兒那裏。

(前腔)(生上)孽緣雖斷痴情猶繫。欠分明。花簪重遇。不如意。事強央承不住的耳邊煩絮。

(見介)(外)我兒吉時將至。怎還不沐浴更衣。(生哭介)爹爹那巫府姻事。今夜是斷然成不得的。(外)咳。你說那裏話來。那巫公堂堂宰相小姐。乃相府千金。一旦許配與汝。我已親口允諾。就是今夜迎親入贅。無論滿朝大小官員。就是一衙兩巷百姓。何人不知。那個不曉。怎麼忽然說出成不得的話來。難道叫我去悔親不成。

(過曲)(桂枝香)你心中鶻突。語言差悞。祇執定兒女私情。却不顧主婚由父。你既讀詩書。豈不聞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想你母親早逝。我半世緣居。止生你一人。今當授室之年。若不早遂婚姻。誕生子嗣。豈不是不孝無後了麼。你還須三思。你還須三思。百年嗣續。莫把青春耽悞。漫支吾那更他珠圍翠繞。千金女。怎使得雨覆雲翻。一諾虛。

(生)爹爹息怒。且聽一言告稟。

(前腔)非是孩兒迷惑。把宗嗣不顧。難撇下舊日冤牽。怎忍去新求鳳侶。那杜氏如果失身。孩兒理應另娶。想起那獄中留下詩句。並岳父出現英靈。或其中竟有冤情。亦未可定。若不因孩兒一番斥辱。彼卽命盡牢中也。還過意得去。或今逃走天涯。杳無消息。孩兒亦可割斷柔腸。將他丟棄。怎奈當日點監。一時憤怒。竟未細究其情。將他剗斬。致其跟隨禁子。狼狽而逃。前在長安街上。又見那花簪有人叫賣。及至問其根由。隨又托故而去。至今各處訪求。並無下落。此事怪怪奇奇。不明白。叫孩兒夢魂顛倒。如醉如痴。但提及婚姻。肝腸寸斷。兒心中自思。兒心中自思。便強向洞房花燭。也無異孤燈夜雨。這事好模糊。盼不着同林大限。分飛鳥。何心問別室。營巢反哺鳥。

(雜衆扮迎親人行上)

(鐵騎兒)去迎郎。去迎郎。明燈寶炬。嬌馬代香車。玉簫金管。鼓樂震天衢。

(丑報介)(生背坐介)(雜入見叩介)太老爺恭喜賀喜。就請姑老爺更衣上馬。(生不理介)

(解三醒)(衆)雀屏開潭潭相府。有東床任君坦腹。玉堂人美饒金屋。喜今夜于飛卜。(生)管家我髻齡曾定。糟糠婦。怎奈夢日。生炊枉痛呼。(衆)姑老爺雖定過夫人。既然不在。如今也不必提了。(生)愁難訴。怎忍效蜂狂蝶浪。甘守定鴿寡鸞孤。

(衆驚介)姑老爺差矣。俺相爺呵。

(前腔換頭)兩鬢蕭蕭惟一女。今日裏得婿如龍足快舒。料娉婷不讓君前婦。況曾知讀父書。(外)管家休怪他少年心性言多謬。少不得百歲良緣。事不虛。孩兒休辜負。他綵毬拋墜。你何用恹恹。

(生)爹爹聽稟。(外惱介)咳。此時還不快去打點。只管絮絮叨叨的。怎麼。

(前腔)(生淚介)待辭親不容輕吐。含羞痛惹淚沾裾。爹爹嗔我何心更問鴛鴦譜。久與這世緣踈。(外)咳。堪歎你填篋落窠空。姜被怎還教梅鶴蕭疎。冷靖盧須念我年衰暮。但早得抱孫膝上也。瞑目泉途。

(前腔換頭)(生)承嚴命非兒強退阻。只爲這新婚和舊恨俱除。非花簪剖現恩讐路。先把那孽緣除。(外背介)且住看他如此光景。設或去到巫府。親事不成。反悲歡起來。豈不惹得那巫公心下不快。如何是好。似這等滿堂歡慶。賓咸聚。怎使得一室生悲。人向隅。佳期只怕向繡幃錦帳。兀自悲吁。

我有道理。院子把迎親人邀去門外。遠遠伺候。不必明燈鼓樂。且待我與老爺講明。再喚他們進來迎親前去便了。(丑)曉得。(邀衆齊下)(外)我兒你意要等花簪見一分明。這却也是我。我已將迎親之人打發回去。明早我親到巫府。叫他從緩另卜吉期。且細細打聽。那賣簪人下落便了。(生)如此多謝爹爹。(外)酒纔絮聒一會。悶悶不舒。自古道酒是澆愁物。况是花月良宵。不可虛度。院子有現成酒筵。排列上來。待我與老爺暫時行樂。有何不可。(同飲介)

(八聲甘州)(合)輕煙籠戶。喜天桃月映。細柳風扶。千金一刻。正好花下醒醐。(外)我兒滿飲一盃。(生)孩兒量不能

飲。這是爹爹曉得的。何況今夜呵。舉盃欲飲心先醉。對景求歡意不舒。(外)。豈不聞君有賜臣不敢辭。父有賜子不敢辭。我、正、爲、你、愁、煩、非、酒、莫、解、切、莫、推、辭、拂、我、之、意。(生飲介)(合)。歡娛揜沉醉樂比華胥。

(前腔)(丑跪奉酒介)。醴醪都是帶來天祿。更喜承歡色養彰。戲階除怕春歸去。趁良宵。吸盡清醕。小人奉敬一大觴。願太老爺增壽。老爺加官。(外笑介)說得好。不可不飲。(生)孩兒已經大醉。不能復飲。(外)說那裏話。酒入愁腸愁盡解。休叫他長跪花前捧玉壺。(合)歡娛揜沉醉樂比華胥。

(生勉飲醉介)(外笑介)看他竟自醉了。院子喚迎親人進來。(丑喚衆上)(外)你回去拜上相爺呵。

(隔尾)道是俺慶家筵。不禁多杯數。恕過他不整衣冠禮儀。踈(代生更衣扶上馬介)(外)且帶定絲韁款款扶。(分下)(小生老旦上末旦扮家人隨上)

(引子)(醉落魄)花影月移過。人不至遲遲。盃(老)相公迎親人爲何還不見到。(小生)正是。內鼓樂雜上報介。姑老爺到門了。徐太老爺道他家筵慶賀。姑老爺貪杯飲醉。不能成禮。求相爺恕罪。(小生微笑介)罷了。夫人女兒病體纔痊。可吩咐梅香。好好的扶着拜堂。(老)已吩咐過了。(貼扶小旦上)病中扶起把新娘做蘭湯。微拭新妝代整環珮。輕拖。

(丑扮僮相上贊禮二雜扶生醉態上同拜堂介)

(過曲)(玉胞肚)(合)。奇花並朶美融融。繡幃春鎖。喜三元學士風流。配千金小姐婀娜。雙星從此燦銀河。誰曉今宵事若何。

(小生)送入洞房。(小生老旦下)(衆持花燭扶行介)

(前腔)宮袍亂裹儘酣呼。東牀穩臥醉鄉中。徑入溫柔興。婆娖越覺風魔。休疑安樂是南柯。須信巫山夢。

裏過。

(齊下)(貼吊場笑介)你看小姐今日呵。

(尾聲)千愁萬恨都拋却。包管他情同魚水共諧和。方信道。一股花簪為媒約。

花正濃時人正愁。風翰

幾回攙眼又低頭。楊巨源

豈知一夜秦樓客。李商隱

誰復持燈照醉眸。杜牧

工
藝
欄

大
錯
題



是書上下二卷
宋葉夢得退隱
卜山時所作蓋
筆記雜錄之類
也筆墨高潔見
聞確實較諸近
世各種筆記有
上下床之別吳
縣小浮山人曾
爲之序論者謂
其纂述舊聞有
關掌故足補正
史之闕世有欲
知宋時黨人逸
事者乎舍此書
其誰屬每部定
價洋壹元

康梁詩鈔

康南海梁新會兩先生
鴻篇鉅製奚止等身凡
有一新著作出海內無
不欲爭先快觀而其五
七言格律蒼勁詞旨深
遠尤得國風小雅之正
故尤名貴是編更多最
近之新著作爲坊間所
未有本館覓得原鈔亟
付石印以餉並世之愛
讀兩先生佳作者每部
定價洋壹元

石林詩話

宋葉夢得號石林
爲南渡時詩文大
家生平著述甚富
四庫提要稱是書
評論精核深中窾
要非他家聽聲之
見隨人以爲是非
者比是蓋宋人詩
話中之上乘者
每部定價洋二角

工藝欄



化學美術工藝新書 (續)

成都黃遂生

第二章 鍍鑲術

第一節 技術之預備

第一項 鍍鑲室之預備

鍍鑲室之最要。必須空氣流通。俾有害瓦斯。得以飛散。實於衛生上生絕大之利益。又室中溫度不宜太低。以防冬日。鍍液之凍結。至室中應設之各事。如左分記之。

(一) 擦刷器

此器爲鍍鑲不可少之物。蓋鍍後必以此刷之。將不純物刷去。且現光彩也。其刷毛以金屬線爲之。紅銅或真鍮線均可。其刷直徑約七八分。長約四五寸。足可使用。又細砂及紅色酸色鐵(即礬紅)亦當預備爲磨擦之用。

大製造常裝置旋盤。用蒸氣力迅速旋轉磨擦。其刷毛有用鐵線作車輪狀者。

(一) 鍍液槽

此槽之大小因工作之大小而異。通常用長二尺以至六尺。深及闊八寸以至二尺。必使所鍍之物能全體沈沒於溶液中爲度。

木製之槽。若內面不以他物塗布。離一般適用。但木質吸收溶液。則鍍液有損失之患。故內面必以他物塗布爲宜。而塗布之物。爲防青酸化合物之腐蝕。多用漆喰之類。亦耐久。亦堅牢。最良好也。若容硫酸銅之槽。卽以魚膠或土瀝青塗布。亦極適用。

又鍍液須加熱時。木槽不能耐久。則用石製之槽。仍以土瀝青或漆喰塗布之。

以上皆就大工作而言。若小製造。卽用珐瑯燒鐵鍋。或陶磁盂。鍍液既不腐蝕。又可隨便加熱。洵便利也。

(二) 電池

電池者專爲電鍍之設備。單浸無用也。

電池爲二種之電氣導體。與一種之液類而成。其一導體(積極電源)與他導體(消極電源)共半沉沒於一種液中。而電氣生焉。通常積極電源用炭素、鑄鐵、銅、白金等爲之。消極電源以亞鉛爲之。液體用硝酸、硫酸、硫酸銅、格魯兒化安母、紐謨、重格魯謨酸加里等爲之。其構造大概用陶磁或玻璃製外壺。高約五六寸。直徑約三四寸。上下徑口或相等。或作燒瓶式。以液類盛之。內置隔板。或內壺。隔板內壺。概用素燒陶器(無釉者)爲之。乃以兩電源半沉沒於液中。一置於內壺。一置於外壺。或各半沉沒於隔板之兩

方。即起作用。電池名目甚廣。配設不同。今略擇其要者。列之於左。

(甲)重格魯謨酸鹽電池 此電池之外壺。常用鱈形。以二個炭素板。與一個摺動杆。一個亞鉛板。而成。炭素板兩邊固着。亞鉛板中間懸掛。中盛重格魯謨加里之濃厚溶液。再以十分之一之硫酸注加。此電池。電鍍本不常用。惟以係電池之最要者。故略述之。

(乙)文仙氏電池 此電池為古裸補久電池之變形。以炭素為白金板之代用品。其裝置。以炭素柱置內壺中。以水銀塗過之亞鉛板置外壺中。上端用木製之蓋。固定炭素。內壺中以強硝酸盛之。外壺中以稀硫酸(硫酸一分水十分)盛之。此電池電力甚強。金銀銅及暱結兒之鍍法。均極合用。

(丙)喀兒林氏電池 此電池之外壺。可直用鐵器。即作電源。內壺中以亞鉛插入之。其發作液。外壺用硝酸。內壺用七倍水稀釋之硫酸。此電池價格極廉。但鐵壺易被硝酸侵害。反為不利。

(丁)粒狀炭素電池 此電池之外壺中。置炭素板。其周圍。全以細碎之瓦斯炭充實之。內壺置亞鉛杆。其發作液。為重格魯謨酸加里之冷飽和溶液。一分鹽酸。一分混和。於外壺中注入充滿。內壺中以礪砂三分。鹽酸二分。混和注加。與外壺之炭素層等高為度。此電池甚能經久。不僅為電鍍之用。以五個連結。并能燃五燭光之電燈焉。

(戊)裸苦米氏電池 此電池內外二壺。其外壺以礪砂溶液盛之。亞鉛杆插入。內壺以過酸化滿。儉及破碎之瓦斯炭填充。炭素柱插入。此電池能經十八月之久。并更換礪砂。再得適用。

(己)古裸補氏電池 與文仙氏電池同。惟炭素柱易以白金板耳。價高。不如文仙氏電池之利益也。

(四)電鍍機

近來電鍍機亦應用於鍍鑲術。惟用電鍍機者必大電鍍場。需用強力電流者。可省配設電池之煩。費用亦大減少。每日可出多數製造物。而得廉價焉。若小製造。則反至費用增加。故小製造。仍以用電池爲是。電鍍機最適用者。爲古刺謨氏之電鍍機。啞結兒或銅及銀之電鍍場。均極合用。若機械良好。每一時間一馬力之電流。可得三十盎斯之銀鍍着。其他武以矢林氏及洗麥矢氏之機械。亦可應用。至其機械之構造。則物理學之研究。茲不復贅。

第二項 器物之預備

凡器物欲施鍍鑲。及欲鍍鑲光輝密緻。或他種美觀時。必十分清淨。及他之方法。茲略舉於左。

(一) 器械的清淨法

器物之舊者。必有鏽痕及油膩。新者亦必有酸化膜。務須除去。方能受鍍。除去之法。先以砂粉及擦刷毛。遞次磨擦之。至已現光輝後。以砂紙濕潤。再磨擦之。或細粉金剛砂。用帆布小片粘着擦之。必使光輝煥發。宿垢盡去爲度。擦後不宜以手摩拭。恐又被脂肪質也。

(二) 化學的清淨法

化學的器物清淨法。普通經兩次手續。卽亞爾加里(鹼類)與酸類之浸漬是也。

(甲)亞爾加里之清淨 通常亞爾加里液。以鐵鍋容一軋倫之水。用粗製炭酸加里一磅。及生石灰一磅投入。煮沸和攪。至其液以鹽酸滴加。不起泡沫爲止。卽將其澄明液。傾瀉鐵器中備用。或逕用苛

性曹達一磅。水一軋倫溶解之。亦可。此亞爾加里液中。將器物沉沒。加微熱。經半小時。即得將器物之脂膩污穢等除去。再以酸類清淨之。

(乙) 酸類之清淨 通常用之酸類浸漬水。為稀硝酸。或稀硫酸。即水中含十分之一之硝酸。或硫酸也。經亞爾加里浸漬過之器物。於此酸液中沉沒半小時。可將器物上之酸化膜去盡。其他清淨法尙多。茲不備載。

(三) 防鍍法

凡器物欲只令其一部分鍍着。或鍍着現種種花樣時。則防鍍所宜用也。防鍍之材料。為假漆。或蠟。或脂肪等。先將清淨後之器物所欲防鍍之一部。以上所言之材料塗布之。則施鍍鑲時。塗布之部分。即不受鍍。若以上之材料。施繪於器物表面。則鍍後種種之花樣可得。

(四) 鍍汞法

鍍汞法者。因欲鍍金銀之器具。先以水銀之薄膜鍍着。使鍍金銀後。更緻密也。例如銅或黃銅之器具。既清淨後。於硝酸水銀。或青酸水銀溶液中浸。直水銀全部被覆。其硝酸水銀液之製法。水銀一盎斯。硝酸溶解後。以一軋倫之水加之。青酸水銀之製法。以硝酸水銀稀釋後。用青酸加里之水溶液注入。使生沉澱物。濾取。水洗淨。投於青酸加里之濃厚液中。攪和。再溶解。以水一軋倫加之。

(五) 修復法

職業上。屢有曾經鍍鑲之物。因日久廢棄。欲再施以鍍鑲者。則此物應將前鍍之金屬剝離。且清淨之。然

後施鍍。此剝離及清淨之法。可直用器械的清淨法行之。若用化學的修復法。則視所鍍係何金屬。若舊時鍍銀者。則投於硫酸中。再以少量之硝酸曹達加之。煮沸。銀即消失。若舊係鍍金。則將器物赤熾。投於稀硫酸中。金即剝離。若舊係鍍銅。則於過格魯兒化鐵溶液中浸。或鹽酸中浸。若舊係鍍錫。或鉛。則於過格魯兒化鐵之熱溶液中浸。均即得修復之。

京華劇談

劉喜奎

不平人

喜奎。析津人。其先世本望族。相傳爲石庵相國之旁支。祖亦宿儒。詩名藉藉。喜奎之早諳文字。能作韻語。皆其口授。祖沒。家遂中落。人情紙薄。戚友之在津沽者。相率爲秦越之視。鄰嫗某氏。其姊妹行爲髦兒班之領袖。憐其孤苦無依。介鄰嫗見其母。勸之曰。個妮子玉貌珠心。如肯從我學戲。何患不出人頭地。德恩久之。母乃首肯。商諸喜奎。喜奎慨然曰。以詩書之裔。千金之身。而營此下賤之事。他日卽以清白自矢。誰其信之。顧窘迫如此。處無可奈何之境。求菽水承歡。而不可得。母命又不可違。無已。其試爲之。當與某嫗約法三章。學成後。任我自由。不能以時下班。規束縛我。孤弱母將此語達於某嫗。某嫗轉述諸姊妹行。訂以學成願盡義務一年之約。喜奎生有夙慧。劇本上口成誦。腔調檯步。一經指授。卽能絲絲入扣。未及一月。已盡十餘齣。而以新茶花一齣爲最擅長。去年班首挈以南來。適某貴人華誕。喜奎初次獻技。座客爲之叫好。某貴人尤傾倒不置。擬爲金屋藏嬌之舉。屢囑班首商諸其母。母似心動。喜奎毅然拒之。班首既

女伶月旦



無以報命。當夜束裝就道。未至京師。三慶班已馳電相招。戾止之日。輦下各小報。均揄揚盡致。不特從前坤角所未有之聲勢。卽大名鼎鼎之譚貝勒。楊月樓。梅蘭芳等。亦無此破天荒之無上光榮。都人士既豔其貌。復慕其才。尊爲伶界神聖。而演新茶花一齣。非三日前定座。則不能舐此眼福。政界著名人物。漸漸爲所吸引。願委贄於玉人之門者。日繁有徒。不知臣門如市。臣心如水。閉門羹之待視。若故常有幸。而被其延接者。寒暄數語。外以談文論藝爲樂。客或涉以游辭。則桃李之顏。易爲冰霜。拂袖竟入。亦有譽其歌劇。稱揚逾分者。則又愀然不樂。謂此事非我所應爲。迫於無奈而爲之。不情之譽。是笑我而辱我。適足以傷我心也。道高魔忌。德修謗興。求全之毀。沓至紛來。自法庭涉訟後。喜奎大有憎惡。京塵看破一切之意。竢義務。滿卽爲下臺之計。避地養母以終其身云。

各報之紀載及評論

劉喜奎入京以後。舉國若狂。街談巷議。闔老達官。上中下社會。一談菊部。罔不曰劉喜奎。報紙戲評欄內。評劉喜奎之作。彙而集之。可以汗牛充棟。甚至樹黨立教。互相攻擊。其始尙出之游戲。其繼竟至於咒罵文人黑客。耗心嘔血。替劉作文作詩。可謂鞠躬盡瘁。雖未能邀彼青盼。但期心到神知。其癡迷亦可憐矣。日昨三慶園竟發現一怪事。蓋是日劉伶到園極早。距伊所演之壓軸戲。尙有數小時。乃與素相配戲之金香玉。登樓觀劇。竟惹得台下人。一齊頰首。色授魂與。有座客某。竟登樓徘徊半晌不去。樓上女客卽喚園主張某詰問。何以女座竟有男子在此混雜。園主向前干涉。始蹣跚而去。後知爲劉金二人所招。又不敢得罪劉伶。乃將金伶斥責。金不服。以惡聲反之。園主竟辭金去。

劉伶因受某上將強硬之恐嚇。避至京師。驚魂甫定。草木皆兵。故到京之始。聲言不外串堂會。以防不測。其寓所在東草廠胡同。往返皆乘馬車。隨從數人。權作護花使者。到園演畢。即回家杜門不出。然都中關老宴會。必期無美不臻。豈能遺此明珠。致抱缺憾。乃婉轉設法。許以重酬。每戲三百六十元。始得首肯。而豪家貴宅。遂添無限春光矣。最有趣者。劉於面首之輩。頗鮮許可。如亞細亞所登之劉伶宣言書。將一班少年。罵得入木三分。雖出代作。亦確有此等情形也。獨於某次宴會。忽覩某總長而神經一動。情不自禁。當時秋波一轉。退後謂人曰。儂向於男子。少所許可。今見某大人。不知如何竟心動。他的相貌。美麗中有富貴氣。笑面迎人。一團和氣。嫁得此人。於願足矣。後經調查。始知此總長。即民國成立後。曾爲交通總長。比之葉玉虎之風度翩翩。僅多留幾根胡須。其女公子。則於交際社會。大出風頭者也。獨邀嬌盼。豔福正自不淺。比之易龍陽之自命以喝采狂奴。賺得橫波一顧者。迥不侔矣。

今日北京社會之新流行病。有所謂花黨。杜教白社者。分析言之。擁小翠花者。謂之翠花黨。擁杜雲紅者。謂之杜教。擁白牡丹者。謂之白社。或奉女伶爲教主。或戴童伶作黨魁。黨同伐異。各種其能。自劉喜奎來京。張幟三慶班。拔趙易漢。劉黨之聲勢。益過於他黨。始而互相誇耀。繼而互相譏評。極開國以來。政治結社。未有之黨爭。皆集中於此。擁戴二三女伶之黨徒。譽喜奎者。至譽之爲劉娘。比之爲周孔。詆喜奎者。至詆之爲帚眉。爲豹眼。甚而詆之爲臭骨頭。聞者早引爲社會上之隱憂。不意卒以此演出十七日劉喜奎與戲劇新聞之怪劇。此事發生。本社即派專員詳爲調查。冀得此事之真相。據專員報告。先是有聊娛生者。投一稿於戲劇新聞。謂喜奎之眉似帚而眼似豹。劇黨中人。即已反唇相稽。迨十七日該新聞有署名

戲探訪者對於喜奎卽加以臭骨頭之批評。并云喜奎兩腋狐臭襲人。津人早尊以臭骨頭三字之徽號。伶界中無不知之云云。此論出後。是日傍晚五鐘餘。馬市聚魁店中（卽戲劇新聞社）納喊一聲。忽見喜奎之母帶有十四五人蜂擁而至。索交該社投稿訪員。勢張甚。戲劇新聞本爲王病夫所辦。適患瘡。病夫而真病矣。目擊此狀。卽強支病軀。與之辯論。卒不得解。王乃召來警兵保護報館。一面與喜奎之母一千人等同赴警廳。比及開訊。警官卽謂王不應揭載此等陰私。碍及喜奎名譽。卽此已觸報律。王以據稿登載。非有意揭其陰私。且喜奎有無狐臭。亦非常堂驗明。不足以辨虛誣。未及訊結。而病夫等以喜奎之母帶人恫喝報社。行同野蠻。又以喜奎所演之劇。務在引誘青年。如演辛安驛。只演洞房而不演武工。演戰宛城。只演觀鼠而不演刺繡等。皆爲貽害社會之証。除揭載該新聞外。并呈之警廳。懇將喜奎驅出北京云云。然以劉黨之聲勢。能否遂彼所願。尙屬一種疑問。聞已有和事老人出爲排解。結果如何。未可知也。吾人平心而論。喜奎色藝。在女伶中亦自不惡。吾人愛憎。儘各有良心上之自由。必號召成黨。演成戰雲。筆墨變爲戈矛。文壇疊爲戰壘。已屬聞所未聞。至以文字上之譏評。釀成實地上之激鬥。尤屬見所未見云。

劉喜奎滿極招損。頗有攻擊者。然色藝爲衆所共見。罵者自罵。迷者自迷。惟某戲報忽云劉腋下狐臭。於是一班劉迷素日神馳心醉者。乃爽然若失。頓時冷了半截。三慶園座陡減。劉大怒。先則與某報館打鬧。繼則提起訴訟。到庭時。其母向法官曰。大人不信。卽脫求一嗅亦可。其情急若此。真妙聞也。

坤伶既盛。都人聽戲之風尙爲之一變。四海一人之譚鑫培（梁任公爲譚題畫首句）大受影響。近在東

安市場演唱還債。每日上座不多。乃廢然歎曰。吾縱橫菊部四十年。不意乃爲梅蘭芳劉喜奎所敗。顛倒如此。吾當退養餘年。不與乳臭兒并立矣。歎鳳嗟麟。聞者傷之。

不平人曰。以余所聞。喜奎雖淪入伶界。其議論其行爲。視自命閨媛。墮行冥冥者。相去如霄壤矣。下流之居。衆惡所歸。擇術不慎。橫被口污。仁人君子。當爲之設身處地。同聲悼歎。而靡已也。今都人士之評論如此。或有以警其將來。而勸其改步。歟。寄語喜奎。安知愛才之造物。非特借此悠悠之口。以玉成之耶。噫。

小翠喜之餘波

劉文嘉與小翠喜一事。已由地方刑庭判結。宣告無罪。據個中人云。小翠喜之母李王氏。前起訴於地方檢察廳。廳長卽將此案批交民庭。民庭曾傳原被告集訊一次。加以審查。並在李王氏衣袋中。檢出婚契一紙。聲明作妾。既不發生重婚關係。其婚契亦不能認爲無效。該庭據此理田。仍將原案送回檢察廳。李王氏訴不見理。又以和誘嫌疑另案起訴。遂又批歸刑庭。且刑庭傳訊。見其婚證明確。卽宣告被告無罪。案已定矣。詎李王氏心仍不服。前日復在地方檢察廳請求上訴。廳長以其無理由也。仍斥不准。昨又用民事手續訴之於地方審判廳。此次能否批准。吾人亦未便加以推測。惟聞其訴詞大意。以小翠喜演劇身價。猶值千金。詎肯一錢不名。送人作妾云云。李王氏意之所在。已不問可知。但此詞不知出何人手筆。通體俱係排偶。中有賈氏未偷韓椽之香。劉郎已渡桃源之洞二句。運用尤爲貼切。蓋小翠喜曾師事賈三。而後歸劉者也。前清某親貴得一翠喜而失一尙書。今劉某又得一翠喜而失一簽事。無獨有偶。真怪事。

也。

漢皋談劇

(痴真)

李秀英。演桑園寄子。聲調悠揚。四座均爲之鼓掌。其尤足動人者。爲小金蘭。小二寶。以數齡雛鬟。清歌妙舞。亦自落落大方。所唱漫搖板。抑揚頓挫。入妙入神。謂非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耶。

趙鳳雲。演陰陽河。不惟歌音清越。而盤旋妙舞。的是可兒。詩以贈之。腰似楊枝貌似花。這般風韻最堪誇。身輕能作天魔舞。飛燕原來出趙家。

華 叢 紀 事



黃浦春潮

冷紅生(不受酬)

雲亭之愛國熱

雲亭現住普慶里。品格之高。尚情性之婀娜。不耐此齷齪生涯。急欲擇人而事之苦心。早見諸本雜誌第四期矣。茲又聞其近事。愛國熱誠。達於極點。有足令鬚眉愧死者。自中日交涉風潮起後。一切化粧品。向購諸某公司者。均以國貨代之。舊御之野鷄葛襖。命房侍剪作片片。聞救國儲金會之成立。已將每日入款。除開銷外。捐其半數。送入中國銀行。客之至其粧閣者。即以此相勸。往往為所感動。莫謂平康中之無人也。

陳月華之愛國熱

同上

公陽里陳月華。一名月痕。以能詩名。芳譽藉藉。久掄揚於各小報。救國儲金會成立後。某日某客報効雙和雙酒。即以全數捐入該會。某客亦豪俠者流。欽其風義。願捐五十元。座客各出若干。湊成百數。妓能如此。誰謂中國亡無日哉。

雉妓之愛國熱

同上

鴻興里有花寶卿者。山梁中之尤物也。求牡生涯。頗覺不惡。某客以婦女救國儲金會成立相告。該妓慨然曰。我輩亦國民之一份子。何渠不若漢。卽摒擋所有。送入中國銀行。自以微賤。不肯道其姓氏。聞者咸高其義。不置。

牯嶺路之潘第

有心人

牯嶺路在英租界之西北。沿馬路一帶。向爲公館住宅。自房屋翻造後。忽有名花數株。移居於此。中有安仁後裔。爲六橋三竺人物。姊妹二人。大喬雖半老徐娘。風韻猶自楚楚。裾下雙鉤。纖不盈握。當天足流行時代。此亦保存國粹者所宜珍惜。小喬不肥不瘦。貌比花嬌。破瓜年紀。出色當行。聖湖靈氣。萃於一家。我友某君。愛其地之幽僻。不比福州路之囂。且塵上暇卽。臨存茶餘酒後。大喬亦一往情深。某君雖歡場過來人。不能不周旋。盡致作一相與。於無相與之交。好予嘗笑謂某君曰。君尙未忘宦情。耶須知政界風波險惡。萬狀行不得也。哥哥何如。老於溫柔鄉之爲得耶。

綠寓亦可憐兒

綠寓住清和坊沿馬路。與綠雲爲姊妹行。滬上平康大名鼎鼎之人物也。曾偕某友過訪。適逢小極病態。懨懨有弱不禁風之勢。某君道其身世。曾爲某觀察金釵隊中人。光復時。某觀察攝篆東省。綠寓尙未下堂。倉皇偕遁。備歷槍林彈雨之險。耶原薄倖妾。非寡情比翼鸚。忽自分散。重理故業。實違素心。名花墜溷。何造物之不仁。乃爾。

沾上芳屑

回春閣

回春閣者原名賈玉文在津曾享大名。五陵年少爭擲纏頭。一時莫可比倫。旋爲某道尹貯之金屋。浦冷鴛鴦去。園空蛺蝶尋。不知懊惱幾許情。耶矣。今春花間偵探報告。玉文已下堂。重設香巢於同慶部。藕花館而以回春閣名。顧名思義。玉文其爲秋扇之捐不得已。而出此耶。抑朝秦暮楚積習未忘。又作攘臂之馮婦耶。

張銀合

賓樂部金香班銀合校書。燕都產也。纖眉皓齒。修態嫵容。風流婀娜。我見猶憐。紅氍毹上。徐歌一曲。曼聲宛轉。清響紆餘。止如槁木。端若貫珠。清妙入神。有繞梁之概。吾直不解何物老嫗。生此寧馨兒。致爲北地胭脂生色耶。

王雙玉

王雙玉。光豔明媚。若芙蓉之映朝日。內慧外樸。聰明渾而不露。具高不可攀。嚴不可犯之概。用是譽之者。半毀之者。半持平論之。祇可與名士作合。不能與俗子周旋。近居賓樂部山海班內。

楊玉卿

余浪迹京津。垂五六載。尋花問柳。殆無虛日。沾上平康。瀏覽幾遍。去歲偶遇楊玉卿校書。見其語言雋妙。舉止莊雅。絕不似北里中人。與之作長夜談。知其嫉俗如仇。時於眉目間流露一種愁思。似深以墮身青。

樓爲可恨者。張豔幟於蘭芳班。風姿較去年尤覺光豔。薛濤蘇小。想是後身。行當重往桃源。作前度之漁郎。不識天台仙子。能許我食胡麻飯否耶。

漢皋冶跡

賽金花

金花。西子湖畔人。非享盛名之賽二爺。卽杭州拱埠之金瓶蘭也。光復後。於上年由假母挈其來漢。二九年華。楚楚可人。城北二郎。本是弇山之秀。日本歸來。爲某內閣所賞識。遂供職財部。去年奉派來漢。與金花一見之下。彼此傾心。酒闌燈灺。形影不離。二郎之心。爲金花而痴。金花之心。爲二郎而醉。二郎奉檄他往。一聲河滿。黯然魂消。二郎別後。寄金花詩云。年來奔走苦飢驅。辜負濃情又客途。賺得美人雙涕淚。傷心不獨是痴珠。却願吾身化作泥。再搏塑造個人兒。媧皇偏少情。天石長使人間歎。別離鬱鬱情懷我自痴。昏昏長日又何爲。願儂記取臨歧語。強飯加餐善保持。金花得此詩後。又不知暗洒許多眼淚。蓋金花已託終身於二郎。爲假母居奇。非三千金不能脫籍。雖有鳳郎之熱心。亦計無所出。緣客囊均有限也。二郎又在鳳郎函中寄楚些吟五絕云。昨夜床頭夢。猶銷覺後魂。連天衰草恨。不盡楚王孫。鄉國連天末。西風又客程。輪機鳴軋軋。都作斷腸聲。白雁知人意。依依送客舟。江潮如有信。何日向西流。骯髒風塵裏。丰姿尙不凡。最憐妾薄命。何處覓黃衫。芳草悲游子。幽蘭懷美人。梅花有消息。寄我隴頭春。鳳郎和原韻云。雪骨冰姿態。梅花悵斷魂。聘錢猶未了。何以慰天孫。極目長江水。迢迢幾日程。相思千萬里。欲泣暗吞聲。自嘆風塵苦。身如不繫舟。但求漢上月。莫向大江流。聽到傷心語。應憐品不凡。天涯同作客。司馬濕青衫。

憐香深有意。難慰素心人。盼得君消息。安排空谷音。未幾二郎又有雙聲譜八絕。鳳郎亦有和詩。篇長不能備錄也。

麗君玉

君玉。昆陵人也。隨母寄居春申。在中華女學校肄業六年。往來書札。均出己手。字尤蒼老。絕不似閨中手筆。乃母爲阿芙蓉所累。負債纍纍。計無所出。將女兒寄賃於人。以致墮落風塵。去秋之末。遂來漢皋。寄寓蕙芳旗館。貞靜嫺雅。寡言鮮笑。一望而知非風塵中人物。擬欲擇人而事。不肯輕易失身。至今猶白璧無瑕。鳳郎贈句云。忍向枝頭看落花。飄零身世屬兒家。掃眉才子渾閒事。空自含羞認臂砂。

愛姑

愛姑者。惠山產也。寄居上海多年。絕無錫山口音。於去夏同姊氏樺香隨其母氏來漢。便落風塵。不三月。樺香爲劉姓藏諸金屋。愛姑則年華十二。小鳥依人。令人可愛可憐。鳳郎一見之下。卽贈以句云。十二年華最可人。玲瓏嬌小率天真。芙蓉如面春山淡。雪作冰姿玉作神。鳳郎每到漢皋。或酒或劇。必偕之行。不知者以爲鳳郎之情痴也。題其小影云。翩若驚鴻鏡裏留。亦風亦雅亦溫柔。花能艷處香含態。月到圓時影欲流。喜讀詩書持一卷。也知離別悟三秋。年華些小多情甚。鎖住春山無限愁。正月元宵前一日。母女二人乘大利丸輪船回中。鳳郎於夜闌更深。陪其母女登舟。臨別依依。不禁黯然。愛姑倚舟一聲珍重。淚與俱下。鳳郎送行詩四絕云。一回相見一回離。紅豆春來發幾枝。從此多情江上月。吳頭楚尾照相思。夜半更闌送客橈。明朝佳節是元宵。個中况味誰知覺。無限柔情無奈消。弱不勝衣扶上舟。月明如水。

照人愁。天涯作客憐蘇。小心與長江水共流。無邊風月客中過。祇爲憐香起愛河。今夕送卿增惆悵。不知明日更如何。

武林艷屑

花月英

錄彗星報

拱妓花月英。貌尙適中。手段狡滑。前本嫁開泰錢莊之沈某爲妾。得身價洋三百元。賃住察院坡某號門牌。雙宿雙飛。儼若夫婦。不料好事多磨。事爲沈父偵知。詰責其子。令與月英脫離關係。准其自由。許從他適。當該妓訣別時。誓言永不回拱。再操舊業。爲是和平了結。詎花自出沈門後。時赴破石。時來拱埠。仍作皮肉生涯。公然大書花月英三字。毫無忌憚。現被沈某盡情聞悉。愧忿交加。已爲恢復名譽計。倩某君代繕訴狀。控告法庭矣。

花界小名錄

同上

拱埠副釵二百七十餘人。類皆各有混名。茲特取其最新穎者。錄之以博一粲。水菓店樓上吳小香。混名破缸窺花小卿。混名坑三姑。小白蘭花。混名瓦將軍。紫薇花。混名烏鯉魚。林芝仙。混名青冬。石榴紅。混名爛洞宮。文素卿。混名縊死鬼。吳蘭香。混名軋煞鼠。林素香。混名山麻雀。飛來鳳。混名水鼈虫。金筱紅。混名黃蚱蜢。金倩雲。混名癩臭虫。曹芸閣。混名九花娘。繆珍英。混名癩蛤巴。金寶玉。混名綉花枕。金素蘭。混名啞雄鳴。

李月娥

同上

拱北李月娥詞。史性本多情。貌亦娟好。秋波一轉。令人魂銷。故一般風雅士。均願與爲緣。前有惜芳生慕名往訪。月娥異常注意。惜芳有詩詞相贈。茲探得月娥寄惜芳二絕云。緣何一去絕芳蹤。握管難書別後衷。偏欲忘君忘不得。雙眸盼斷一帆風。憶從握手話行蹤。曾約秋深叙別衷。黃菊正香楓正艷。莫教辜負好秋風。

金瓶玉

同上

七妹妹之孫女金瓶玉。卽金鑲玉家之小東家也。瓶玉玉貌仙姿。向爲瓜山翹楚。從良後被大婦所逐。依祖母自活。並不懸牌接客。復操神女生涯。徒以祖母年逾耳順。精力就衰。爲之輔理一切。下月初二日爲瓶玉降艷之辰。凡與鑲玉及七妹妹素有交誼者。均已預定攤簧崑曲及戲法等。以爲瓶玉壽。

海棠紅

同上

拱埠四喜堂海棠紅。色固平常。性尙溫厚。與平原後人交契最深。平原連日未至妝樓。棠思之甚切。棠平日略解吟咏。昨擬作絕句。命平頭專送入城。詩曰。黃花紫蟹正當時。有約如何又爽期。十里鳳城原不遠。可能騎鶴慰相思。平原亦以詩答之曰。長短隄邊已暮秋。秋深漫上仲宣樓。明朝攜酒瓜山去。好把尖叉韻事酬。

玉樓春

同上

索題詩句句難工。漫寫俚詞補壁空。親向妝台磨硯墨。又勞纖手劈箋紅。此某題玉樓春妝閣詩也。玉樓春姿容瘦削。品亦端方。有大家風範。前名奇文玉。與洪寶寶小玲瓏同院。自改名以來。生涯頗盛。昨有某

過其粧閣。小坐多時。該校書囑其在壁上題詩。某卽口占一絕以贈。用大筆在壁上一揮大笑而去。

鄭咏梅

同上

鄭咏梅者。棲溪之翹楚也。詩詞刺繡俱擅其長。而一種宜喜宜嘖之態。尤足令人心醉。惜乎生長小家。臂硃難守。日前有二三少年。報效一和。臨別並贈詩二絕云。捲簾一笑奈卿何。從此飛禽入網羅。未可言傳偏意會。暗中多謝兩秋波。信是瑤台舊謫仙。動人憐處惹人憐。何須搜索鴛鴦譜。繡到雙飛便有緣。

游

戲

相

林
題

大
錯
王

政治新論說

考試利器

自舉行知事試驗以來熱心國是諳練政治諸君咸思出而用世然雖平時博學有素而參攷之書不可不備本社特請熟諳約章政法專家編輯是書凡試驗條例規定所出問題之各種專學如關於甄錄試之史漢論說文範圍于第一試之現行法令國際條約關於第二試之地方行政策問判詞文牘類等應有盡有較坊間各種攷試用書尤為完善且分門別類檢查極易若携此臨場定必目無難題語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諸君苟操此利器以往當無不運斤成風也

洋裝袖珍本每部定價洋六元

國際條約

有分類一覽表逐款注明朗若列眉誠最便檢查之精本不適用于臨場是編採輯既完備提要之處復簡括清晰更題頗關重要坊間約章各書繁重浩漫祇可備平時參攷而多按歷屆知事試驗成例其第一試三四兩題均係國際條約問

是書係由本社延聘名宿精選上年歷屆知事試驗之原墨而成自甄錄試以迄第一試第二試等各題如史漢論現行法令解釋國際條約大要地方行政策問以及判詞文牘等類共數十題無不具備每題皆選極精之佳構若干篇俾便揣摩復依據歷屆所出試題之意義觸類旁通另選名家所著關於史漢政治法制外交財政教育實業軍備邊事種種之論說以備研鍊臨場得此不患不取青紫如拾芥也全書都數百藝洋裝袖珍本尤便攜帶每部八册定價洋壹元

中華

法律全書

現行法令為今日從政者最重要必需之學然年來法令迭頒朝暮紛更亦為今日最難治之學知事試驗第一試現行法令釋要及第二試之設案判斷草擬文牘各題皆與法律有關即口試之時亦不免旁及法學故法律一書最為應試知事試驗者不可不備之品本編搜羅較坊間各本尤為豐富完備且校對無訛縮印精良洋裝袖珍本更便舟車攜帶每部二十册定價洋三元

定價洋壹元

洋裝袖珍本八册

也

游戲欄



酒國長春令 藝雲軒製

● **皇都春** 武林市肆記 京師人飲 面北者飲 么豈濤曉月曾到京者飲 二雙鬢歌詩勸客飲 三旗亭畫壁工詩者飲 仍遺三壽

不卸旗 四朱紫官高位尊飲過缺卽升令 五郎官清曾作郎官飲寶酒 六待漏朝天曾引見者飲

● **甕中百斛金陵春** 太白句 兩江所轄皆飲 藏酒多者飲 么落星換酒自飲 二海燕雙栖夫婦眉 三

飲並蒂花令 三元武湖島龍令 四朱雀航通關輪拳過 五醉翁亭年高飲 太守飲量小飲 六孫楚樓寶酒

● **劍南燒春** 國史補 蜀人飲 么臨印寶酒 二文君送酒勸人飲 三樓道曾入蜀者飲 四相如諭蜀合席輪敬凡出差者飲 五花蕊夫人妻妾能詩者飲快樂飲酒令 六六出岐山六季過

● **秦淮春** 武林市肆記 江寧人飲 么胭脂井自飲 二青溪小姑有女者飲關草令 三長干三季 通關 四產偷采米招人博戲以不出之指作數 五玉樹後庭花歌詩勸飲 六六朝烟水吃水烟者飲

● **武林梨花春** 長慶集注 杭人飲 酒自飲仍招人一字清不倒旗三拳 四銷金窩好開者飲 五襟上酒痕曾游 杭者飲 六六橋花柳年少飲華服飲

● **宜春** 唐地理志 江行人飲 新娶飲 新年合當飲 么一口吃兩江自 飲 二麻姑進酒勸大量飲續麻令 三宜春帖工書者飲規短令

● **富平石凍春** 國史補 山陝人飲 吳冷酒者飲 么長安市寶酒 四春城飛花合席飲考試令 五春蠶羯鼓催花令 六沈醉春風五官榷家令

● **富平石凍春** 國史補 山陝人飲 吳冷酒者飲 么長安市寶酒 四春城飛花合席飲考試令 五春蠶羯鼓催花令 六沈醉春風五官榷家令

● **富平石凍春** 國史補 山陝人飲 吳冷酒者飲 么長安市寶酒 四春城飛花合席飲考試令 五春蠶羯鼓催花令 六沈醉春風五官榷家令

● **富平石凍春** 國史補 山陝人飲 吳冷酒者飲 么長安市寶酒 四春城飛花合席飲考試令 五春蠶羯鼓催花令 六沈醉春風五官榷家令

● **富平石凍春** 國史補 山陝人飲 吳冷酒者飲 么長安市寶酒 四春城飛花合席飲考試令 五春蠶羯鼓催花令 六沈醉春風五官榷家令

● **富平石凍春** 國史補 山陝人飲 吳冷酒者飲 么長安市寶酒 四春城飛花合席飲考試令 五春蠶羯鼓催花令 六沈醉春風五官榷家令

● **富平石凍春** 國史補 山陝人飲 吳冷酒者飲 么長安市寶酒 四春城飛花合席飲考試令 五春蠶羯鼓催花令 六沈醉春風五官榷家令

酒 令

一

人飲 四牧野招人四季無勝負左右各飲手口相逢同席各飲 五酒池合席
牛飲 六糟垢壘打播盞令

鸚鵡杯中簪下春

劉夢得句 浙人飲
二管夫人女兒令
三鷓波亭工書者飲 四四明狂客賀姓飲紹郡人飲 五順清嗜茶者飲
六箭村賣酒

羅浮春

坡公詩法 粵人飲 蘇姓道姓飲
二林下美人勸大量飲 三酒家賣酒 四飲流
覆面紅飲說笑話 五賞梅合席飲 六翠羽清歌衣翠者飲數翎者飲行貼翠
令

烏程竹葉春

吳郡志 浙人飲
二吳郡說餅吃點心者飲 三白蘋
湖太守飲柳姓飲 四桃花流水漲姓飲溫翁下網令 五梅溪五子三猜令
六綠葉成陰後到者飲

蓬萊春

武林市肆記 濱海各省人飲坐東者飲
二飛環步虛聲許姓飲 三海屋添壽年高
者飲福祿壽令 四海色生春面紅飲 五五雲吃烟者飲 六神仙過海令

鎮江浮玉春

武林市肆記 鎮江人飲
二醞醞有妾飲大小對令 三丁卯橋
許姓飲工詩飲卯生人飲行三色令 四鶴林杜鵑拍七令 五蒜山奇捷武貼
翠令 六絲水橋酒樓賣酒

西域葡萄酒

元氏被延記 甘涼人飲坐西者飲
二娘子泉動人飲 三于闐河姓王者
么夜光杯自飲

燈謎

鞠射 戴記一句

洞洞乎其敬也

金陵劉曉鐘

飲 四星宿海行七風伴月令 五法蘭西打更放礮令 六陰山默坐者飲行
樂樂令

勸教沈醉洛陽春

李紳句 隸人飲
二洛陽女兒對門各一季
三三月花如錦華服飲行錦團圓令 四牡丹富貴首坐飲行金帶團令 五平
泉花木脫卸竹節 六通池乍會者飲

洞庭春色

坡公賦序 楚人飲 王姓仰姓飲
二龍女牧羊勸未年生人飲無
則自飲 三呂仙劍影武將飲行點將令 四散花醜酒醜交錯令 五翌夫
石未搗春者飲 六鷓樓飲中八仙令

洗觴猶及艾陵春

范特句 齊魯人飲
二艾陵妻家貴者飲折字
對令 三金絲堂行點戲令 四容壇秀才飲金門射策令 五魯酒獨行令
六青州從事勸人飲

吳釀木蘭春

司馬溫公句 吳人飲
二吳姬壓酒勸客飲 三
垂紅亭游客飲男子雙名令 四獅子林五行生剗令 五生公石尋唐僧令
六雲巖山訪西施令

秀才瀉盡中山春

放翁句 趙人飲 坐北者飲
二河間姪女行數錢令
三高陽酒徒連環拳 四黃金臺一認五一認對啞拳 五南皮觥籌交錯令
六邯鄲女勸人飲

● 行行去去 四書一句

● 合璧 四書一句

● 子程子曰 書籍名一

● 日中無市 美人名一

● 煙 西廂一句

● 救命皇菩薩 西廂一句

● 閏二月 西廂一句

● 鷄 毛詩一句

● 魚上冰 西廂一句

● 宅相 古文一句

● 蔡仲之命 方音一句

● 鶯鶯燒夜香 唐七言一句

● 如夫人 易經二句

● 小姑居處本無郎 古文一句

● 灶妾 盲左一句

燈 謎

行行如也

子男同一位

伊訓

賈午

厨房近西

仗佛力吶一聲喊

如今又也

二三其德

倒是一書緘爲了媒証

千金之子

胡說

一寸相思一寸灰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

乃不知有漢

納諸厨子之房

●朋友之交

漢人名一

第五倫

●國士無雙

四書一句

何謂信

●文必己出

四書二句

吾不試故藝

●桐葉封弟

戲名一

戲叔

●四十而仕

藥名一

官桂

●先生不知何許人也

禮記二句

師與有無名乎

●飛鳥沒何處

四書一句

習相遠也

●張別古寄信

曲牌名二

貨郎兒 一封書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

唐人一

駱賓王

●赤壁

四書一句

辟土地

●執手言歡

易經一句

一握爲笑

●雷

四書一句

書同文

●先生何爲出此言

河名一

徒駭

●宗

四書一句

言其上下察也

●平安竹

用物一

報君知

●畫餅充飢 西廂一

●五人聽卜 字一

●奴 俗語一

●借券 藥名一

●舌 四書一

●有子 左一

●天子 易一

●公媳同浴 四書二

要看十分飽

從

拏不出手

車前子

人其舍諸

鬪宜申

乾道成男

欲潔其身而亂大倫

紅樓夢觥史 (續)

侍史三十四

入畫彩屏彩兒並惜春婢。

贊曰：藕樹孤冷，脂粉不施；棋枰畫稿，三人是司。

請惜春儀注。

燈 謎

侍史三十五

素雲宮裁婢。

贊曰：脂粉殘，脂波及晉國，不有閨賢，誰懲其失。

跪請宮裁儀注。

侍史三十六

碧月宮裁婢。

贊曰：嫠也之居，竹籬茅屋，采采黃花，人淡如菊。

合席行戒本色令，令畢弗禁。

戒本色令。

梅靠東牆，月照西。兔兒北走，雁南飛。綠敬主人紅敬客。從今三西不須題。用一骰擲么爲月，二爲兔，三爲雁，四爲紅，五爲梅，六爲綠。

侍史三十七

小紅林之孝女，怡紅侍史，後事熙鳳。

贊曰：如簧之口，娓娓可聽，蜂腰橋畔，未了癡情。

說急口令免飲，再與對家拈橋。

拈橋式。

橋面用大杯兩塊。以次遞減。一响過一層。如在橋面。一响。輸者喫大杯。再搯橋。搯橋完止。

侍史三十八

彩明。熙鳳婢。掌書算。

贊曰。彩能作字。鳳不識。丁如瞽。有相。如跛斯行。

善書者一杯。合席行寫字令。

寫字令式。

以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七爾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禮也等字。每家挨寫筆畫。重二不重三。有筆畫向左左家接。向右右家接。

侍史三十九

豐兒。熙鳳婢。

贊曰。閨房之私。乃以白日謝客。當關不堪者一。

請鳳姐儀注。

侍史四十

善姐。熙鳳婢。監尤二姐者。

贊曰。晉公之葵。用之則嗾。鳳兮。鳳兮。殺人假手。

做狗叫三聲。跪敬尤二姐一杯。

侍史四十一

萬兒。宵府婢。焙茗私之。

贊曰。記字之文。感夢而孕。惜哉。落花乃入於溷。

與寶玉下家揸拳一肩。輸家請寶玉儀注。

侍史四十二

銀蝶兒。寧府尤氏婢。

贊曰。銀蝶翩翩。前身莊叟。凭之以行。穿花度柳。

合席行春城無處不飛花令。凭肩者一杯。

春城無處不飛花令式。

本人念詩句飛花。飛着之人。亦念詩句飛出。即將酒敬與別人。別人亦復如是。飛遍爲止。着末飛到者。不准再飛。自飲。

侍史四十三

鶯兒。寶釵婢。姓黃氏。本名金鶯。有巧思。

贊曰。有鶯遷喬。有鶻啼血。天與之巧。乃不如拙。

揸編籬笆拳一巡。

編籬笆拳式。

對家起輪下家出拳。搵遍止。

侍史四十四

文杏。寶釵婢。

贊曰。文杏小小。道三不兩。有鶯。其領事則從長。

同鶯兒搵三兩一拳。

三兩一拳式。

一响勝三杯。兩响勝兩杯。三响勝一杯。至四响。仍自三杯起。

侍史四十五

翠縷。湘雲婢。

贊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太極圖說。衍之蓋詳。

同湘雲講陰陽。湘雲不笑。翠縷自飲一杯。

能星卜堪輿者一杯。

侍史四十六

小螺。寶琴婢。

贊曰。旋螺之紋。我佛之髻。蓮座捧瓶。龍女則侍。

立捧酒壺。請寶琴儀注。

侍史四十七

篆兒岫烟婢。

贊曰：邢於書法長非所擅。其夫則糾其婢則篆。

善篆書及篆刻者一杯。自請岫烟儀注。

侍史四十八

笑兒岫烟婢。

贊曰：愁不工顰。樂然後笑。主既安貧。婢亦能效。

說笑話一免飲。如無笑者。自飲一杯。

侍史四十九

臻兒香菱婢。

贊曰：菱娘工詩。苦心結構。臻侍其旁。錦囊是負。

合席行倒捲珠簾令。

倒捲珠簾令式。

念七言詩一句。逐句減一字。念完復逐句增一字。如一團茅。艸亂蓬蓬。團茅。艸亂蓬蓬。茅。艸亂蓬蓬。艸。亂蓬蓬。亂蓬蓬。蓬蓬。蓬蓬。蓬蓬。亂蓬蓬。艸亂蓬蓬。茅。艸亂蓬蓬。團茅。草亂蓬蓬。一團茅。草亂蓬蓬。之類。各就所能。不必限定詩句。遲悞者罰一杯。

侍史五十

小吉祥兒。趙姨娘婢。

贊曰。惠迪則吉。作善斯祥。彼役於趙。毋乃反常。

飛福字一杯。敬元春。祿字一杯。敬史侯夫人。壽字一杯。敬太君。誤飛者罰自飲。籤未見者免。

侍史五十一

小鶻。趙姨娘婢。

贊曰。蠅慣含沙。鶻能傳語。昨夜依稀。有人譖汝。

面南坐者一杯。

侍史五十二

同喜。同貴。薛姨媽婢。

贊曰。皆大歡喜。莫大富貴。多福多男。以此爲例。

同年同庚同居同寅同硯携二拳。

侍史五十三

小捨兒。金桂婢。

贊曰。隘巷誕寘。空桑寄生。小捨小捨。我悲其名。

唱蓮花落。上下二家和調。

女樂一

文官末脚。後侍賈母。

贊曰。其文蔚也。蔚爲班首。終依太君。如星拱斗。

說末脚開場白一套。免飲。

女樂二

寶官。玉官。生旦脚。

贊曰。以一寶玉。拆而名之。迷離撲朔。孰辨雄雌。

合唱折柳一曲。免飲。

女樂三

齡官。本名椿齡。旦脚。心許賈蓋。

贊曰。渡海應真。登瀛學士。以意度之。我識此字。

合席行胡笳十八拍令。

胡笳十八拍令式。

從本人說起。某一拍。某一拍。某一不拍。某一拍。隨意說人。其人便接。至第十八。說某十八。不拍大家拍。凡說時。須拍桌。遲悞俱罰。

女樂四

芳官且脚入怡紅院。出爲水月菴尼。獨守戒行。贊曰：始事花主。終歸空王。艷如桃李。凜若冰霜。

與晴雯隔肢怯癢者一大杯。不能倩寶玉分飲。

女樂五

藕官蕊官藥官並生旦脚。藕蕊分給釵黛。後出爲地藏菴尼。藥早死。

贊曰：藥蕊與藕失偶得偶。其名則是。其實則否。

合席行點戲令式一巡。

點戲令式。

各佔脚色。以手中有子者爲到。偷所點戲中。應到不到。不應到而到。俱罰。席上每人各點一齣。點畢爲徧。

女樂六

葵官淨脚分給湘雲。

贊曰：不釵而弁。不粉而墨。暗啞叱咤。千人辟易。

對家拈霸王拳。

霸王拳式。

對坐第一輪立。第二揖。第三屈一足跪。第四雙足俱跪。第五叩頭。輸贏問者各依次行。不准抵銷。每輸

飲一杯。有叩頭者卽止。

女樂七

荳官丑脚分給寶琴。

贊曰：朱儒獍雜滑稽之流，亦尙口給，惟其面柔。

說小丑科諱一段免飲。

女樂八

艾官茄官。老外老旦脚。艾分給探春，茄給尤氏。

贊曰：美能破老，藥可還童。公然一婆，皤然一翁。

有鬚者一杯。

女樂九

雲兒歌妓也。

贊曰：有觥錄事，以雲爲名。娘皆夜度兒，則朝行。

行手把銀壺令。本人起至第五人止。

手把銀壺令式。

手把銀壺酒自也麼斟。停壺放盞且消停。我是行令人。燈花彈落亮晶晶。胡琴弦子笙簫磬。忽聽譙樓鼓打一更。再斟也麼斟。遞銀壺替我行子個个令。下重一句令家用大杯斟起。挨至五更者末可改一。

口乾。其實難從命也。重一句中間各色要做手勢。如悞者飲乾重斟。一更起。

雜親一

薛姨媽。王氏寶釵之母。

贊曰。豐年大雪。賈王齊名。絲蘿雖固。冰山易傾。

黛玉敬酒一杯。叫乾娘一聲。餵黛玉物一箸。離席者一杯。

雜親二

劉老老。王狗兒妻母。三至榮府。

贊曰。有嫗善啖。是曰母蝗。黑甜一夢。怡紅之牀。

合席餽菜一筋。每喫合掌念佛一聲。行所對非所問令。

所對非所問令式。

令家隨意對人說一句。答者須與問意絕不相關。對畢者立即問人。若遲誤者罰。

雜親三

李嬌娘。宮裁從母。紋綺之母也。

贊曰。庶人之命。其風則雌。維二女果。若固有之。

女字飛觴兩杯。

雜親四

尤老娘。尤氏後母。初嫁生二姐。三姐後母。改醮。贊曰。挈瓶之智。二女偕來。瓶之罄矣。悔不可追。

合席行拖油瓶令。

拖油瓶令式。

斟酒一杯。從本人起。不拘雅俗。飛油字。得油者飛瓶字。合席飛徧爲止。最末飛着者飲。

雜親五

史侯夫人。王子騰夫人。甄夫人。並榮州貴戚。

贊曰。薦羅親附。葭莩誼聯。朱門大宅。香車駢闐。

王夫人安席敬一杯。

雜親六

夏金桂。薛蟠妻。淫妒欲醜夫妾。誤服自斃。

贊曰。叔不曾痴。婦也可醜。天網恢恢。自罹其咎。

斟酒一杯。先嘗過。同果品送行二者飲。叫叔叔一聲。行二者不肯喫。卽自喫。

節義一

施嬪將軍林氏。行四。恆王侍姬。有勇力。命掌女軍。王爲賊所害。姬率衆姬陷陣。殺賊而死。贊曰。紅粉拔戟。自成一隊。落日大旗。英風如在。

行紅旗報捷令。得酒者主將臺打將拳一巡。
紅旗報捷令式。

以一紙捲燃火。挨次遞下。至火熄之家飲。

節義二

李執。字宮裁。珠妻。早寡。守節。名在正冊。詩社稱稻香老農。子蘭成進士。
贊曰。一珠先亡。魯於是鬻閔。茲茶苦報。以蘭芽。

行金門射策令。

金門射策令式。

得令者爲考官。用六骰覆于盆中。擺成色樣。念詩或成語一句。要與色子意合。令人猜。猜着免飲。不着。飲一杯。請考官儀注。如考官出題不通。罰一大杯。成色不成色。全色不全色。先報明各人。輪到爲止。

節義三

張金哥。長安富家女。幼許字守備子。父母欲令改適。介老尼淨虛賂熙鳳。以書屬上官。離守備子婚。金哥聞之。自經死。守備子亦沈於河。

贊曰。南山有鳥。北山張羅。誰強委禽之死。靡他。

淨虛跪捧色盆。候金哥搶紅。斷者鳳姐一杯。搶全及止。
搶紅式。

用六子擲得紅提起。俟六子俱成紅。乃止。每擲無紅。罰一杯。

節義四

鴛鴦。賈母婢。姓金氏。賈母卒。自經以殉。

贊曰。母死亦死。就義從容。赦也不良。乃欲爲雄。

搖骨牌拳。與太君姨媽。釵黛湘雲。劉老老各三拳。迎春一拳。有未見者免。如全未見者。存籤。俟全見後。

搯。凡鴛鴦有酒。俱嬌紅代飲。

骨牌拳式。

文武各佔一樣。隨意出拳。得文則武飲。得武則文飲。

節義五

尤三姐。二姐之妹。欲適柳湘蓮。不果。自刎死。

贊曰。乍合乍離。若遠若邇。一劍瞥然。美人死矣。

自行美女尋夫令。名號中有湘蓮字者一杯。

美女尋夫令式。

如座客有該隻數。除寶玉用骨牌對子合轉各取一張。令家尋取配對之牌。尋着免飲。令止。不着飲一

杯。被尋之家。照式尋取。

節義六

瑞珠。秦氏婢。秦氏死。觸柱以殉。

贊曰。觸柱以死。其死亦創。彼方鴛鴦。一時瑜亮。

免冠。向可卿磕頭三。請儀注飲一杯。

節義七

紫鵲。黛玉婢。黛玉死。依惜春以終。誓死不嫁。

贊曰。絳珠既枯。鵲不能殉。一心。皈依。六根。清淨。

用四骰與寶玉擲。事事如意。取十六令。紫鵲有酒。俱雪雁代飲。

事事如意。取十六令式。

用四骰擲得十六點。俱免飲。點少自飲。點多對家飲。杯數照點數。

方外一

妙玉。蘇州良家女。出家爲女道士。名在正冊。元妃省親。榮府以禮聘。主擺翠菴。自號檻外人。爲盜所劫。不

知所終。

贊曰。一出禪關。魔從此起。我爲阿難。惜此戒體。

合席行闌干令。妙玉喫茶。寶玉以酒陪飲。

闌干令式

闌干令。梅柳韻。差一字從頭飲。用一骰擲。擲至十二點爲止。三爲柳。五爲梅。如第一擲見么。則云一擲

么欠十一闌干未當飲酒。第二擲見二。則云一擲么二擲二共成柳下欠九闌干未當飲酒。第三擲見六。則云一擲么二擲二柳擲六共成九下欠柳闌干未當飲酒。再偷擲過闌干。免飲酒。每句須三字報清。

方外二

智能。水月菴尼。私於秦鍾。

贊曰。青豆房深。白檀香裊。好事多磨。幽歡未了。

茶一杯自飲。一口敬寶玉。合席行指搖攤令。

指搖攤令式。

合席不開口。令家用手指去。被指之家。搖手。令家攤手。被指之家。另行指出。合席行到爲畢。若遲悞俱罰。

方外三

智通。智善。圓信。水月菴地藏菴尼也。芳藕從之出家。

贊曰。度牒非真。衣鉢斯贗。好爲人師。人之大患。

席有師生各飲一杯。芳藕各斟一杯。敬智通。智通自斟二杯。出儀注命芳藕飲。

方外四

沁香。鶴仙。水月菴女僧女冠也。私於賈芹。

贊曰。樓沙雜亂。五欲相濟。法喜捨身。瑤光奪堵。

名號中有草頭者。斟酒一杯同飲。

合席行水中撈月令。本人當椿。

水中撈月令式。

盆中設小杯。以酒斟滿。椿下家擡起。挨次打椿一响。如椿勝打椿者飲。杯中酒椿輸為止。

方外五

色空鐵檻寺住持。

贊曰。色卽是空。空卽是色。卽色卽空。是波羅密。

合席行六根清淨令。

六根清淨令式。

五官四體。各認一樣。如問者認口而問認耳者曰。耳在何處。認耳者卽指口曰。這個不是耳。鳴認耳者再指別人問。問到令畢。

方外六

淨虛水月菴老尼。熙鳳爲金哥離婚。尼代關說。

贊曰。淨實不淨。虛亦不虛。怨毒甚矣。神囑其居。

自斟一杯。請金哥儀注。飲畢然後跪捧色盆。俟金哥拾紅畢方起。

方外七

大了散花菴尼。

贊曰：好相具足，巧德完備。各散天花，而作佛事。

合席散花寶玉尋花。

散花令式。

以十二枝籌書四季花名。各拈一花。令寶玉猜。如要猜春花。拈春花者三家。挨他猜。猜着。拈花者飲。如不着。寶玉飲。再猜。如仍不着。與拈花者搯一肩。再猜別季。猜着乃止。

方外八

馬道婆妖人也。能符咒斃鎮術。敗伏法。

贊曰：巫蠱之興。邪不勝正。殛彼妖魔。有如律令。

合席行拏妖令。除馬道婆。凡妖有酒一杯。馬道婆陪一杯。

拏妖令式。

用籌書唐三藏及孫行者豬八戒沙和尚。餘看人數。書妖怪名目。須要除出馬道婆。各人掣。如拈着行者。須尋師。尋者敬師一杯。遇妖搯拳。收伏再尋。倘八戒沙僧亦先搯拳。以勝即止。協同尋師。他妖止留三次。惟紅孩兒留無算。

仙釋一

警幻仙子。癡夢仙姑。鍾情大士。引愁金女。度恨菩提。並太虛幻境諸仙。
贊曰。指彼迷津。登於彼岸。幻耶真耶。一重公案。

合席行問花答仙令。

問花答仙令式。

各人認一花名。一仙名。如問某花當飲。卽答某仙不當飲。便問誰飲。答者再指別家。不得問仙答仙。問
花答花。悞者罰。



怪石兩則

紅樓夢 賈史

平江伯治淮。工人得一石。把玩之下。忽有水自罅流出。剖而視之。中有男女數人。長只寸餘。作裸體偎抱狀。見暖姝由筆

湖南辰州溪水中。常有石如鵝卵。中外瑩徹。或黑地白章。或白地赤文。多作男女秘戲。土人視之。不以爲異。見秋燈叢話

DOAN'S



PILLS.

治 主

背脊疼痛
腰穴酸楚
骨節疼痛
酒風脚痛
風濕癱瘓
四肢虛腫
眼簾浮腫
經年頭痛
膀胱發炎

小便頻數
夜多小便
沙淋石淋
水蠱腫脹
小孩遺尿
婦人白帶
月經不調
諸傷百損

背脊痛如剪刺乃腎虧也

兜安氏秘製保
腎丸治內腎膀
胱所致各症靈
驗無匹請試之



各埠大藥房均有出售每瓶一元二角每打十二元

上海兜安氏西藥公司